目錄

[目錄 1](#_Toc92006256)

[編者序 13](#_Toc92006257)

[《許珊林醫話精華》 15](#_Toc92006258)

[暑熱 16](#_Toc92006259)

[濕溫 19](#_Toc92006260)

[哮喘 21](#_Toc92006261)

[血証 23](#_Toc92006262)

[霍亂 26](#_Toc92006263)

[泄瀉 29](#_Toc92006264)

[痢 31](#_Toc92006265)

[痿症 32](#_Toc92006266)

[癇病 33](#_Toc92006267)

[疝 34](#_Toc92006268)

[諸痛 36](#_Toc92006269)

[咽喉 38](#_Toc92006270)

[胎產 40](#_Toc92006271)

[《徐玉臺醫話精華》 43](#_Toc92006272)

[熱病 44](#_Toc92006273)

[喘欬 45](#_Toc92006274)

[瘧疾 46](#_Toc92006275)

[痢疾 47](#_Toc92006276)

[內傷 48](#_Toc92006277)

[偏枯 49](#_Toc92006278)

[痺症 50](#_Toc92006279)

[痿症 51](#_Toc92006280)

[腫脹 53](#_Toc92006281)

[黃疸 54](#_Toc92006282)

[諸痛 55](#_Toc92006283)

[胎產 56](#_Toc92006284)

[《程觀泉醫話精華》 59](#_Toc92006285)

[傷寒 60](#_Toc92006286)

[暑證 62](#_Toc92006287)

[欬嗽 63](#_Toc92006288)

[瘧疾 65](#_Toc92006289)

[噎隔 67](#_Toc92006290)

[勞瘵 68](#_Toc92006291)

[腫脹 69](#_Toc92006292)

[疝證 71](#_Toc92006293)

[瀉痢 72](#_Toc92006294)

[七竅 74](#_Toc92006295)

[失血 76](#_Toc92006296)

[經帶 79](#_Toc92006297)

[胎產 80](#_Toc92006298)

[《許恩普醫話精華》 83](#_Toc92006299)

[傷寒 84](#_Toc92006300)

[中風 85](#_Toc92006301)

[氣厥 86](#_Toc92006302)

[瘧疾 87](#_Toc92006303)

[欬嗽 88](#_Toc92006304)

[痢疾 89](#_Toc92006305)

[戰汗 90](#_Toc92006306)

[淋 91](#_Toc92006307)

[諸痛 92](#_Toc92006308)

[胎產 94](#_Toc92006309)

[《余聽鴻醫話精華》 96](#_Toc92006310)

[關格 97](#_Toc92006311)

[痿症 100](#_Toc92006312)

[脹滿 103](#_Toc92006313)

[水腫 107](#_Toc92006314)

[濕溫 108](#_Toc92006315)

[呃逆 109](#_Toc92006316)

[暑症 110](#_Toc92006317)

[戰汗 113](#_Toc92006318)

[欬痰 114](#_Toc92006319)

[濕痺 115](#_Toc92006320)

[脱証 116](#_Toc92006321)

[斑疹 120](#_Toc92006322)

[厥症 122](#_Toc92006323)

[吐血 124](#_Toc92006324)

[熱極似寒 125](#_Toc92006325)

[熱深厥深 126](#_Toc92006326)

[虛痞 127](#_Toc92006327)

[結胸 128](#_Toc92006328)

[黃疸 129](#_Toc92006329)

[便血 130](#_Toc92006330)

[便結 131](#_Toc92006331)

[癃秘 133](#_Toc92006332)

[遺精 134](#_Toc92006333)

[胎產 135](#_Toc92006334)

[《吳東暘醫話精華》 140](#_Toc92006335)

[傷寒 141](#_Toc92006336)

[中風 145](#_Toc92006337)

[暑症 147](#_Toc92006338)

[溫熱 152](#_Toc92006339)

[霍亂 154](#_Toc92006340)

[嘔吐 160](#_Toc92006341)

[瀉痢 162](#_Toc92006342)

[欬血 166](#_Toc92006343)

[痰濁 170](#_Toc92006344)

[瘧疾 171](#_Toc92006345)

[前陰 172](#_Toc92006346)

[《李修之醫話精華》 174](#_Toc92006347)

[傷寒 175](#_Toc92006348)

[中風 176](#_Toc92006349)

[暑熱 178](#_Toc92006350)

[血症 179](#_Toc92006351)

[泄瀉 180](#_Toc92006352)

[痺 183](#_Toc92006353)

[哮喘 184](#_Toc92006354)

[諸痛 185](#_Toc92006355)

[腹脹 187](#_Toc92006356)

[調經 188](#_Toc92006357)

[胎產 190](#_Toc92006358)

[《張畹香醫話精華》 192](#_Toc92006359)

[傷寒 193](#_Toc92006360)

[溫病 194](#_Toc92006361)

[暑證 198](#_Toc92006362)

[痢疾 203](#_Toc92006363)

[瘄子 207](#_Toc92006364)

[經產 208](#_Toc92006365)

[《姚龍光醫話精華》 210](#_Toc92006366)

[溫病 211](#_Toc92006367)

[痢疾 213](#_Toc92006368)

[結胸 214](#_Toc92006369)

[昏厥 216](#_Toc92006370)

[關格 218](#_Toc92006371)

[水氣 220](#_Toc92006372)

[虛熱 221](#_Toc92006373)

[腹痮 223](#_Toc92006374)

[瘧疾 224](#_Toc92006375)

[肝火 226](#_Toc92006376)

[失眠 227](#_Toc92006377)

[帶下 229](#_Toc92006378)

[產後 231](#_Toc92006379)

[《張希白醫話精華》 232](#_Toc92006380)

[傷寒 233](#_Toc92006381)

[溫熱 234](#_Toc92006382)

[斑症 235](#_Toc92006383)

[痰 236](#_Toc92006384)

[血症 237](#_Toc92006385)

[腫 239](#_Toc92006386)

[痢疾 240](#_Toc92006387)

[小便 241](#_Toc92006388)

[淋症 242](#_Toc92006389)

[胎產 243](#_Toc92006390)

[《魏筱泉醫話精華》 245](#_Toc92006391)

[傷寒 246](#_Toc92006392)

[溫病 247](#_Toc92006393)

[霍亂 248](#_Toc92006394)

[瘧 249](#_Toc92006395)

[黃疸 250](#_Toc92006396)

[頭痛 251](#_Toc92006397)

[怔忡 252](#_Toc92006398)

[臌脹 253](#_Toc92006399)

[疝 254](#_Toc92006400)

[二便 255](#_Toc92006401)

[產後 256](#_Toc92006402)

編者序

觀看坊間中醫古籍，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，台灣所出者，甚少，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，書籍的印行，皆以簡體字為多，因而簡體書籍，充斥於書市，書中所排的版面，也都仿西式的橫書，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。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，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，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，已不復見，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，況簡體有多字混用，如乾、干、幹，簡體字都是干，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，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。此外，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，要閱讀書籍，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，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，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。

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，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，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，最好是中醫師，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，能於診務之餘，空暇之時，願長時間犧牲，醉心於古籍，不旁涉俗務，又能精心點校，以使讀者在閱讀時，文理曉暢，無絲毫的阻礙。像這部份的工程，實在是浩大，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，望而卻步。

像我，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，性內向，不喜與人交遊，口中常言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心中所繫者，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，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，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，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，以供人下載閱讀，推廣中醫知識，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，更是醉心於此。然有諸多網友，喜歡書本的感覺。所以現在將此古籍，經由多次校正、句讀，做成直書，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，也可以印成書本。當然往後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，發布於世，敬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編者陳永諸敬上

《許珊林醫話精華》

許珊林（槤），海甯人，政治之外，留心醫籍，久之遂精其術，官平度州時，治幕友杜某腫脹病名，乃大著，蓋良醫良相可謂兼而有之矣。

暑熱

馬姓婦，夏月患氣喘嘔吐，頭汗如雨，粒食不進，已二日矣，乃邀余診，其脈洪大而數，舌胎微白，中心黃而四旁帶赤，余曰「此暑邪充斥肺胃，氣失肅降而喘」，乃以葶藶子、知母、南花粉、枇杷葉、碧玉散、川連，一劑而愈。

馮某，年四十餘，素質本虛，更患暑邪，脈極虛大而數近八至，舌絳目赤，面色戴陽，頭汗淋漓，目直視而神昏，余曰「病原暑邪未透，但真元虛極，醫甚棘手，當先固其元」，急用四逆加人參湯，益以龍骨、牡蠣，佐以膽汁、童溺，用地漿水一杯為引，濃煎候冷，徐徐投之，服下一時許，汗斂神定，目能轉動，但大渴舌燥，暑象畢呈，令食西瓜，神氣頓覺清爽，次日再診，脈象稍歛，有根而數，減去一至，為立竹葉石羔湯，服二劑，身能起而口能言，但覺困倦少食，此由胃津已耗，餘燼未熄之故，乃以沙參、麥冬、石斛、知母、生甘草、銀花、生扁豆等，滋養肺胃而清餘熱，數劑即安，徐洄溪慣用此法，用之頗不易也，蓋此症象白虎，開手即用白虎，用則必死，何以辨之？全在脈之虛實而已。

定海東山下翁姓子，年十二，丙戌夏患暑熱病，內挾穢濁，身熱如熾，十餘日不解，乃邀余診，脈極洪大，面色老黃，唇焦舌黑，舌本短縮，牙根舌心鮮血盈口，渴飲不止，兩目直視，不能出聲，閱前方係正氣散，余曰「症已至此，何能為也」。病家再三請方，余思木被火焚，杯水車薪，終歸無益，乃擬大劑辛甘鹹寒之法，於是以西瓜汁、蘆根汁、金汁水、銀花露、蔗漿、藕汁各一茶鍾，合置一甑，方用生石羔二兩，連翹五錢，鮮竹葉一握，黑山梔四錢，細生地一兩，犀角一錢磨汁，玲羊角三錢，西洋參、鮮石斛、丹皮各三錢，滑石四錢，囑其用大礶煎成去渣，和入諸汁，候冷恣飲，如再口渴，西瓜任食可也。第一日，服藥盡，又啖西瓜一枚，次日復診，脈症如故，仍用前法，石羔再加一兩，第三日再診，熱仍未退，津液略見濡潤，而右旁之頤發赤腫，大如卵而痛甚，余曰「暑毒之邪，結聚於此，肉恐爛穿，敷藥無濟，仍用前法，石膏又加一兩至四兩，又加元參、麥冬、生地，至五劑而熱方退，更下黑矢數枚，諸恙盡解，胃亦漸動，此症轉危為安，全賴病家之堅信不搖，而余得以一盡其技，否則難矣。

甯郡樂姓女，年及笄，夏秋之交，患腹脹痛，瞀悶嘔逆，水穀不入，肢冷汗出，身熱口渴，脈之浮部洪數，沈部弦勁，是為暑穢之邪，從口鼻吸受，直趨中道，入於募原，挾少陽胆火而上衝，故胸腹痛而嘔逆也，方用荸薺汁、藕汁、西瓜汁、萊菔汁，各一杯，磨鬱金、枳實、木香、梹榔各五分，投之而瘳。

武林吳子翁女，陸點翁孫媳也，丁亥冬患伏暑症，卒然厥逆，目瞪神昏，點翁急柬召余，余往診之，脈沈數有力，確係暑邪內閉，以夜分不能用針，急刺十指出血，及曲池、人中，方用石菖蒲、鬱金、竹𤃉、石膏、藿香、梹榔等，先調紫雪丹八分，次早復診，症復如前，乃用針從印堂刺入，沿皮透兩率谷，開目知痛，余即告以無妨，凡治卒厥及小兒急驚風症，全視此穴，針入得氣與不得氣，以及頂門入針之知痛與否，決其生死，如印堂針入無氣，針下空虛，如插荳腐，及頂門針入不知痛苦，雖華扁亦難再生，此症針畢即能開言，而方則仍主芳香利竅通神之品，數劑即愈。

甯波提標湖南弁勇患暑熱症，初微惡寒，旋即發熱，彼地醫士，喜用温藥，以桂枝、吳萸、蒼朮、厚朴等燥熱之藥服之，身熱如熾，口大渴，喜飲涼水，小便涓滴俱無，邀余診之，脈洪大而數，曰「此暑熱症誤服温燥之所致也」，乃用白虎湯加蘆根、花粉、麥冬、銀花、鮮石斛、鮮竹葉、金汁水、滑石，大劑煎成，候冷飲之，一劑即瘥，次日扶行至寓，診之熱勢甚微，小便已通，脈象已和，口舌濡潤，諸恙均瘥，乃照前方增減之，去金汁、知母、鮮斛，加西洋參、荷葉、川斛，服兩劑而愈，蓋省分雖分南北，而六淫之邪，感人則一，總須審體質之强弱，辨脈症之寒熱，不可固執成見以施治耳。

濕溫

寧波張義乾，秋間患濕熱症，發熱十餘日不解，大肉脫盡，肌膚甲錯，右脚不能伸動，小腹右旁突起一塊，大如拳，倍極疼痛，大便已十四五日不解，延醫治之，皆謂腸內生癰，伊親胡寶翁乃商治於余，余謂「腸癰脹急，金匱以敗漿散主治，今此草罕有」，伊於第三日覓得，乃問余服法，余曰「果爾，須同去診視，瞑眩之藥，豈堪懸擬」，因同至張家，見張倚於床褥，張目搖頭，病苦萬狀，面色青慘而枯，脈極堅實，沈部如彈石，尺愈有力，時或一駃，余曰「此非腸癰也，腸癰脈洪數為膿已成，脈弦緊為膿未成，今浮部不洪數而沈部實大，腹筋突起，目有赤縷，乃濕熱之邪結於陽明，腹旁之塊，乃燥矢之積聚也，但得大便一通，塊即消散，而腹亦不痛矣」，病者聞之曰「曾與前醫商過下法，醫云『人已虛極，豈可妄下』，余思脹疼不下，病何由除，今先生為我用下法，死且不怨」，余遂書大承氣方，大黃五錢，芒硝三錢，旁視者惶惶未决，余曰「不下必死，下之或可望生」，於是煎成置於几上，病人力疾起坐，一飲而盡，不逾時，腹中大響，旋復登廁，先下結冀如彈丸者三四枚，既而溏瀉半桶，腹平塊消，明日脚伸而脹痛俱失，繼進增液湯二劑而熱亦退，再與益胃湯法，胃納漸旺，津液漸濡，余便上郡，病者欲食羊肉，以問近地之醫士，云「病後胃氣當復，羊肉最能補胃」，由是病者坦然無疑，恣意飽餐，次日身又發熱，舌胎又厚濁而脈又數，復來召余，余曰「濕熱症初愈，以慎口味為第一要務，何如是之蒙昧耶」？乃與平胃散加神麯、焦查、穀芽而分量遽减，以胃氣久虛，不任消耗之故也，果服二劑而安，按是症初則失於清解，至熱已日久，津液枯涸，胃土燥烈，而猶日服運氣之藥，愈益其燥，迨至結冀成塊，腹旁突起，筋脈不能濡潤而脚攣急，醫又誤認為縮脚腸癰，設或悞投以敗漿散，攻伐無過之血分，又將何如耶？士君子涉獵醫書，大忌懸議開方，藥不對症，生死反掌，可不慎哉！

甯波石碶周子章室人吳氏，仲秋患濕熱症，遷延月餘，每日晡時必先微寒，旋即發熱，至天明而熱始退，胸悶不食，前醫固執小柴胡湯出入加減，愈治愈劇，乃延余診，診畢告曰「瘧脈自弦，今脉不弦而濡小，其為脾胃虛弱，濕邪阻遏募原而發，此潮熱當從太陰陽明兩經主治，且令閫體肥痰盛之質，外盛中空，中者陰所守也，中虛即是陰虛，是以治法又與尋常濕熱不同，若用風藥勝濕，虛火易於上潛，淡滲利水，陰津易於脫亡，專於燥濕，必致真陰耗竭，純用滋陰，反助痰濕上壅，必須潤燥合宜，剛柔相濟，始克有效，乃以沙參、石斛、麥冬、芡實、牡蠣、仙半夏、竹茹、陳皮、薏仁、黃芩等，調理數劑，潮熱除而胃漸開，余因上郡，彼就隣近之醫治之，方中仍用柴胡，服一劑而寒熱又作，復來邀余，仍仿前法，以桑葉、川貝、苓、澤、穀芽等，互相出入，調理而愈，葉天士云「柴胡動肝陰，非正瘧不可用之」，觀此益信。

哮喘

甯人鄭姓子，甫七歲，患哮吼症，脈形俱實，結喉兩旁青筋突起如筆管，喉中作牛馬聲，此係果餌雜進，痰濁壅塞，始用蘇子降氣湯加減，服六七劑不效，余思病重藥輕，遂以蘇梗八錢，易本方之蘇子，餘藥分量加重，分服二劑，青筋隱而不露，脈亦和軟，鳴聲不作矣，凡治病雖用藥不悞，而分量不足，藥不及病，往往不效。

廣東鹽大使汪公，囘杭途次，偶感微邪，又加忿怒，遂致喘逆倚息不臥，余因治桑觀察之症，乘便召診，其息甚促，音不接續，面色黧黑，中有油光，脈浮部豁大，中部空芤，沈部細弱不相聯貫，余曰「此症邪少虛多，勿誤用表散」，進二加龍牡湯，二劑而安。

甯波蓬萊宮羽士陳信良，患虛喘，欬逆而無痰，動喘乏力，脈虛自汗，症屬肺脾兩虛，與西洋參、冬蟲夏草、川貝、青鹽、陳皮、阿膠、當歸、𣏌子、枇杷葉、蒺藜、牡蠣等，土金相生，二十餘劑而愈。

郭姓，年四十許，素有痰飲，每值嚴寒，病必舉發，喘欬不臥，十餘年來，大為所苦，甲申冬，因感寒而病復作，背上覺冷者如掌大，喉間作水鷄聲，寸口脈浮而緊，與小青龍湯二劑即安，至春乃灸肺俞、大椎、中脘等穴，以後不復發矣，凡飲邪深伏臟腑之俞，逢寒病發，非用灸法，不能除根，惜人多不信，致延終身之疾，可嘅也。

祖廟巷高太太，年三十餘，平素肝陽極旺而質瘦弱，患痰火氣逆，每日吐痰一兩碗，喉問咯咯有聲，面赤煩躁，舌胎中心赤陷無苔，脉弦細虛數，乃感受風邪，少陽木火偏旺，風得火而愈橫，風火相煽，肺金受制，陽明所生之津液，被火灼而成痰，旋去旋生，是以吐之不盡，痰吐多而腎液亦傷，故內熱，《素問》云「大顴發赤者，其熱內連腎也，痰隨氣以升降，氣升痰亦升，治當用釜底抽薪法，先以清火降氣為主，火降氣降而痰自瘥矣，方書治心肝之火，以苦寒，治肺腎之火，以鹹寒，古有成法，方用鹹苦寒降法，丹皮、山梔、青黛、竹茹、竹𤃉、杏仁、黃連、黃芩、羚羊角、石决明、川貝母、旋覆花、海浮石，加指迷茯苓丸三錢，連服三劑，氣平熱退，痰喘俱瘥，安臥如常，後用清肺降火化痰之藥，如沙參、麥冬、石斛、竹茹、青黛、山梔、牡蠣、鼈甲、阿膠、川貝母、海石、茯苓、仙半夏、橘紅、首烏、雪羹等，出入為方，調理數劑而愈。

血証

性智長老，有人傳以坐禪，云「久久行之，則神氣完足，上升泥丸，始能出定入定，超脫生死苦海」，於是强制不睡，終夜枯坐，兩月來，體漸羸瘦，單聲咳嗽，血從上冒，一吐盈掬，乃就余診，脉虛大無力，三候皆然，余曰「《內經》云『起居有時，不妄作勞，乃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』，此古聖教人養生之大道，修行何獨不然，豈必强制枯坐，即能成仙成佛耶？古云『磨甎何以成鏡，坐禪何以成佛』，良有以也，且歸神煉氣，乃道家功夫，釋教以明心見性為上，坐禪雖是見性要着，其中却有妙諦，《六祖壇經》云『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』，其了徹生死處，並不在坐與不坐，此又在長老自參，不可以明言者耳，至於禪堂坐香，如坐一炷香，即跑一炷香，始則緩步，後則緊步，使周身之氣血，上下流通，不至凝滯，過二鼓即就寢矣，誠以子時不睡則血不歸經，必致吐血衂血等症，昔志公和尚日夜講經，鄧天王憫其勞，為製補心丹以賜之，要知人身一小天地，呼吸之氣與之相通，不善用之，未有不立蹶者，譬穀麥為養生之本，既飽而强食之，徒傷其生，財物為立命之原，既得而妄取之，徒害夫義，非謂坐禪無所俾益，第過於作勞，必入魔道，而此心反不能自主矣，大梅禪師云『即心即佛』，是參禪要旨，認定宗旨下手，庶不致為傍門別売所惑，蓋心知色相，便當思知色相者是誰，心知煩惱，便當思知煩惱者是誰，思無所思，是為真思，行住坐臥，刻刻如此用力，將一旦豁然貫通，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，古偈云『鐵馬撞開青石門，玉雞啄破黃金殼』，這個消息，長老掩關靜悟，必能自得，總之自性自禪，為禪門日用功夫，暗來明可度，邪來正可度，惡來善可度，智慧度癡愚，布施度慳貪，清靜度煩惱，名曰六度，波羅蜜即到佛法世界，今長老為人所惑，枯坐不寐，則陰陽之樞紐不能交互，而陽浮於外，陰不內守，其有不病者幾何」？為立潛陽固陰方法，用二地、二冬、石斛、京杏、參、苓、膠、苑、龜版、牡蠣，煎好加入人乳半鍾，守服二十劑，不必更方，長老唯唯頂禮而去，過廿餘日復來，據云服兩劑血即止，今則精神日健，因於前方去杏、苑，加歸、芍、枸𣏌服之，强壯反踰於昔，從此坐禪，遂無所苦云。

武林清和坊顧升泰扇店秋芳，患吐血十餘年矣，病起於傷酒過度，血熱妄行而雜藥亂投，肌瘦痰盛，惡寒心悸，神識如癡，自疑虛寒，妄將性熱之藥，雜湊四十餘味，亦無君臣佐使，猶恐欠熱，乃用生薑搗汁煎服，畏寒益甚，雖在重幃，尤嫌微風，心虛膽怯，常怕屋坍壓死，人眾雜處，又厭喧煩，丁亥秋延余診之，痰喘氣逆，脉虛大而數，一息七八至，蓋從前所服大辛大熱之藥，助火內熾，火盛尅金，肺臟己極，所謂熱極反現寒象也，症已危極，勉擬甘寒育陰法，用鮮蘆根、甜水梨、荸薺、鮮生地、麥冬，各絞汁半鍾，冲入人乳一鍾，每日徐徐緩飲，此蓋處方於無可處之地也，服之頗安。

錢塘張調梅先生，年四十餘，下血有年，丁亥九月，在吳山太歲廟斗壇，召余診之，神氣委頓，診其脉弦細芤遲，正仲景所云革脉也，男子則亡血失精，婦人為半產漏下，余曰「察脉審症，當主腹痛亡血」，曰「然」，余曰「此症乃木强土弱，蓋肝主藏血，脾主統血，今肝木之疎泄太過，則血不內藏而下泄矣」，伊云「下血數年，一日數行，氣若注下，後重難忍，踰時便又溏泄，腰尻痠疼，少腹脹急，行動氣逆，坐臥必監足方快，形如傴僂」，余曰「此奇脉為病也，小腹兩傍名曰少腹，乃衝脉之所循行，督脉貫於背脈，其一道絡於腰尻，挾脊貫腎入膕中，而帶脉又橫束於腰間，夫衝脉為病，逆氣裏急，督脉為病，腰溶溶若坐水中，又督脉虛則脊不能挺，尻以代踵，脊以代頭，諸病形狀如繪，凡奇經之脉，皆麗於肝腎」，方用歸、芍、川斷、山藥、枸𣏌、鹿角膠、熟地、龜版、牡蠣、寄生、小茴、木香、防風，煎送濟生烏梅丸三錢，數劑血止，後重亦減，乃去木香、防風、烏梅丸，加血肉之品，以峻固奇經，或為湯，或為膏，多方圖治，諸恙漸安，惟腎氣從小腹上衝，如賁豚狀，復灸中脘、關元、石門，調理兩日而愈，凡奇脉虧損，必多用血肉有情，乃克有效，《內經》云「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」是也，至於灸法，則尤宜三致意焉。

霍亂

丙戊秋定海霍亂盛行，有用雷公散納臍灸者，百無一活，鮑姓婦年三十許，亦患是症，瀉五六次，即目眶陷而大肉脱，大渴索飲，頻飲頻吐，煩躁反覆，肢厥脈伏，舌胎微白而燥，舌尖有小紅點，余曰「此暑穢之邪伏於募原，乃霍亂之熱者，勿悞作寒治，而灸以雷公散等藥也，蓋暑穢之邪，從口鼻吸受，直趨中道，伏於募原，臟腑經絡皆為壅塞，故上下格拒而上吐下瀉，如分兩截，此即吳又可所云『疫毒伏於募原也』，夫募原乃人身之脂募，內近胃府，外通經脈，熱毒之邪，壅塞於裏，則外之經絡血脈，皆為凝塞，故肢冷脈伏，內真熱而外假寒也，當先用針，按八法流注之刺法以開其外之關竅，其頭面之印堂、人中，手彎之曲池，脚彎之委中，及十指少商、商陽、中沖、少冲，皆刺出血，以宣泄其毒，服以芳香通神利竅之湯丸，方用黃連、黃芩、霍香、鬱金、石菖蒲、花粉、竹茹、陳皮、枳實、木瓜、木香汁、蠶失等，調服紫雪丹，一劑而吐瀉止，肢和脈起，諸恙皆安。

項姓子年十二，脉伏肢冷，舌白不渴，目直神昏，此內伏暑邪，外感寒凉，而本元又虛，若驟用芳香開達，必至元氣暴脱，乃以參、附、茯苓、白芍、霍香、冬朮、九製倭硫黃、木瓜等，先為扶脾固元，吐瀉果止，而肢温脈起，次日舌旁及尖現紅點，目赤口渴，此元陽已復，外寒去而內熱乃現，改用知母、石羔、竹葉、花粉、木瓜、藿香、鬱金、陳皮、銀花、滑石等，服兩劑而脉象漸和，惟覺懣甚而胃少納食，乃餘熱未清，胃絡不和，以輕清之劑，清養胃陰，如西洋參、石斛、竹茹、荷葉、麥冬、茯苓、生扁豆、西瓜、烏梅、山梔、木瓜、菉豆衣等，出入為方，調理數劑而愈。

一人腹痛如絞，上吐下瀉，面目俱赤，舌胎老黃，舌尖赤而起刺，肢冷脉伏，煩躁如狂，飲不解渴，吐瀉之物，酸臭不可近，此暑穢之毒，深入於裏，仿凉膈散法，加石膏、銀花，化其在裏之暑毒，一劑而吐瀉定，舌胎轉為鮮赤，略帶紫色，脉出洪大，此為熱搏血分，以竹葉石膏湯加細生地、丹皮、銀花、山梔，一劑而愈，此等症不概見，必須審症明確，方可用之，一或稍悞，禍不旋踵。

一婦轉筋，四肢厥冷，筋抽則足肚堅硬，痛苦欲絕，診之浮中二部無脉，重按至骨，細如蛛絲，然其往來之勢，堅勁搏指，先以三稜鍼刺委中出血，血黑不流，用力擠之，血出甚少，再針崑崙、承山，針刺畢，腿筋覺鬆，再用食鹽艾絨炒熱，用布包，能熨摩委中及足肚上下，方用三稜、莪朮、歸鬚、紅花、桃仁、僵蠶、山甲、地龍、牛膝、薏苡、木瓜，服下一時許，筋乃不抽，而吐寫亦止，次日改用絲瓜絡、萊菔子、桃仁、竹茹、薏苡、滑石、蠶沙、木瓜、刺蒺藜、山梔皮等，清暑濕而宣通脉絡，後以西洋參、麥冬、石斛、橘皮、竹茹、薏苡、絲爪絡、茯苓等，出入加減，調理旬餘安痊。

一農夫史姓，年四十許，偶入城，患乾霍亂，腹痛如絞，不吐不寫，倒地欲絕，四肢厥冷而脉伏，與立生二服不效，又急製獨勝散，用熱酒冲服仍不效，脣面青慘，鼻尖寒冷，痛益劇，其勢甚危，不得已，與外台走馬湯，巴豆霜用五分，服下半時許，腹中大鳴而大便乃下，大穢臭聞，痛乃稍緩，扶至城內親戚家將息，次日竟能緩行歸家矣。

泄瀉

武林吉祥巷陳維和四歲小兒，仲秋患泄瀉，已近一月，粒米不進，蓋五六日矣，腹痛口渴，泄亦無度，身熱咳嗾，將成慢脾暑瘵，病已垂危，乃召余診，方用清暑化積之品，以鮮荷葉、鮮蘆根、黃連、黃芩、木香汁、甘草、橘紅、萊菔子、雞內金、車前子、益元散等，服兩劑而症大減，計一日僅瀉兩三次，胃得安穀，嬉笑遂爾如常，惟食後猶患完穀不化，遂改用通補脾胃之部，如西洋參、荷葉蒂、茯苓、焦甘草、橘皮、木香、冬朮炒扁豆、石斛、穀芽、澤瀉、五穀蟲等，養胃陰而升脾陽，調理數劑，諸症悉愈，越數日，又重感者邪，泄寫復作，身復發熱，咳嗽氣陷，乃專清暑邪，以荷葉、蘆根、扁豆花、香、連、穀芽、澤寫、益元散、菉豆皮等，調理數劑即愈。

定海西門外，某從滬上來，感受暑邪，熱毒蘊結，身熱如熾，大渴引飲，脈象洪數實大，舌苔黃厚濁膩，泄瀉日百餘次，粒米不進，已垂危而就診於余，余謂「暑熱毒邪結於陽明，幸而大瀉，邪有出路，不然腸腐胃爛，早已死矣，症雖而危無妨，但不可用止截之藥」，乃遵喻氏通因通用之法，黃連五錢，黃芩四錢，生甘草三錢，銀花五錢，鮮竹葉一握，鮮荷葉一爿，生大黃五錢，元明粉三錢，花粉四錢，作地漿水煎服，一劑而鳴大减，次日僅變十飲次，熱勢亦緩，再進原方，減去大黃、元明粉，如此危症，止數劑而熱退瀉止，後以糜粥自養，不勞餘藥而瘳，亦幸事也。

顧姓，七月嬰孩，患暑穢食積，泄瀉身熱，用鮮藿香、鮮荷葉、西洋參、木香、川連、條芩、穀芽、花粉、雞內金、澤瀉、益元散、五穀蟲等，出入為方，調理而愈，凡夏秋之間，小兒之患泄瀉者甚多，其病由於暑穢食積者，十居七八，余悉主是法，莫不應手取效，如脾虛而傷於生冷瓜果者，則又不當以此為例也。

舟子劉某，年十四，風餐露宿，日以為常，夏秋之交，食少乏力，肌黃腹脹，其母以為虛也，與食桂圓，數日人益困憊，胃口愈閉，腹痛泄瀉，然猶勉力操舟，迨至泄瀉無度，魄門不禁，肢冷脉伏，目直神昏，始延余診，至則其母對余而泣，以為無生理也，余諦審之，舌胎白滑，口不渴飲，人不躁動，確係太陰寒濕，即慰之曰「病雖危險，尚屬可救，書附子理中湯與之，用生附子三錢，持方至藥鋪撮藥，而司櫃者謂「附子多則不過一錢，從未見生附可用三錢」，囑其再來問余，余曰「我曾用六七錢而應手取效者，三錢尚是中劑，何云多也，嫌多不服，我亦不能相强，且必濃煎方效」，其母以病勢危篤，姑進一劑，以冀萬一，於是申刻服藥，至酉戌時腹中作響，漸能開言識人，至亥子時，復大瀉一次，腹覺暢甚，起居自如，知饑索食，進鍋巴湯半盂，次日問以病狀，囑其原方再服一劑，竟不瀉，亦不服藥，三日後即能負物以行，羣以為奇，不知古法轉危為安者甚多，何奇之有，然是症幸在鄉僻窮民，故能速愈，若在富貴之家，延醫多人，各執己見，反多阻隔，不能愈疾。

痢

定海東山脚下某嫗，前翁姓之隣居也，年四十餘，患血痢日數十行，裏急後重，腹痛如絞，粒米不入者，十餘日矣，身大熱，口大渴，症在垂危，呻吟欲絕，余因治翁姓子之症，乘便邀診，脉兩關尺俱沈弦而數，按之搏指，余曰「症屬暑挾食積」，遂與大劑黃連、黃芩、荊芥炭、銀花炭、梹榔、木香汁、醋製大黃、歸尾、紅麯、貫眾炭、地榆、槐花、白芷、焦山查等，一劑而病減半，乃去大黃加甘草，再劑而十愈七八，腹亦不痛，稍能進食，復去梹榔、貫眾、白芷、槐花，而加西洋參、石斛、炒麥冬、鮮荷葉、辰砂盆元散，又三劑而全愈，其四歲孫，亦患是症，但稍能食，與芍藥湯去桂，加荷葉、益元散、焦山查、五穀蟲之類而愈，余治此三症，轉危為安，羣以為神，其實不過按症施治耳。

郭通圓靜脩菴尼，秋季患痢如魚腦，腹與脇牽引而痛，氣墮肛門腫痛，纏緜月餘，面黃肌瘦，裏急後重，脉象虛大，余曰「濕熱鬱蒸為痢，法宜透化，香燥耗液，反助火邪，與病不合，故不能愈」，乃與大豆黃卷、鮮藿香、黃連、黃芩、防風、木香、佛手柑、蘿蔔子、茅朮、車前、薏苡、澤瀉、白芷、荷葉、青蒿腦、滑石等，服兩劑而病減半，乃去白芷、豆卷、茅朮，加石斛、茯苓，又四劑而病去其七八，後以調胃和中化濕之劑而愈。

痿症

牛羊司巷陳銘甫世兄，年十三，身長如二十餘，十二歲而陽已發動，是以骨力不堅，試觀草木易於榮長者，而枝幹必嬌嫩，其理一也，丁亥春，患咳嗽痰多，食少體倦，兩足痿弱，不能起立，目合則遺精，甚至日間心有所思，夜則夢寐不安，乃延余治，診脉左關弦數，右關虛大，兩寸兩尺俱虛輭無力，余曰「症屬木强土虛，腎氣不堅，心火刑克肺金，治當先保肺胃之陰，取士金相生之義，且胃為後天之本，土能生化萬物，經云『納穀者昌』，待胃氣漸旺，然後可用血肉有情，同類相感，補精益血，病自漸愈」，於是先用桑葉、沙參、釵斛、炒麥冬、枇杷葉、白蒺藜、仙半夏、橘紅、竹茹、穀芽、茯苓、茯神、紫苑、百合、毛燕屑、女貞子、蓮子、淮山、芡實等，清淡之品，出入為方，服二三十劑而痰漸少，胃漸開，乃用舒養筋脉滋血和肝之藥，如歸、芍、金櫻子、釵斛、山藥、山萸、續斷、杜仲、麥冬、西洋參、五味子、阿膠、沙苑蒺藜、參、貝、陳皮、人乳蒸茯神、龍骨、牡蠣、芡實、丹參等，又三十餘劑，遺精夢寐等皆愈，但足仍無力，後用血肉有情之品，收合成膏，如吳鞠通天根月窟膏法，每服五六錢，一日早晚兩次，至戊子春，步履如常，強壯逾於平昔，可見補益之藥，必久服乃效。

癇病

寧波西郊陳姓子，年十七，患癇症，三四載矣，初則數月病作，後乃漸近，甚至一日數發，口角流涎，乃求余治，脉右三部洪滑流利，左關弦而搏指，左寸上溢魚際，余謂症屬痰火充斥，上蒙胞絡，閉塞神明之府，故昏厥卒倒，不省人事，先以牛黃清心丸，用竹𤃉一杯，入生薑汁二三滴化服，復以鮮石菖蒲、鬱金、膽南星、羚羊角、桑葉、鈎藤、橘紅等，宣絡道而清疏之，繼則用寧神安魂，佐以金石，堵其痰火復入之路，每清晨以橄欖膏入礬末少許，用開水沖服四錢，服月餘而病不復作矣。

山陰沈某，年四十許，偶一煩勞，則癇病即發，神不自主，譫言妄語，不省人事，或語鬼神，其狀非一，診之兩寸尺空大無倫，兩關弦緊，舌中心陷有裂紋，余謂「病屬虛症，神不守舍，神虛則驚，非有鬼祟，神氣浮越，故妄見妄言」，隨與桂枝龍牡湯加龍眼肉膏，囑其守服三十劑，服二十劑而病已不復發矣，按此症與前陳姓案，乃一虛一實之對證，總須審症的確，指下分明，庶所投輒效，病症萬端，治不執一，要不外乎虛寡寒熱四字，桂枝龍牡湯有旋轉乾坤之妙，用非熟讀金匱者，不知也。

疝

杭垣後市街施醫局內金少爺號有常，患狐疝偏墜，立則睪丸下墜，臥則上入少腹，陰囊赤腫而痛，延余診之，脉左弦大，右虛濡，余曰「陽明濕熱鬱蒸，厥陰風木內旋，故有此症，蓋陽明厥陰皆主宗筋，其脉皆循陰器，抵少腹，治當先用化濕疎氣」，乃從陳修園先生法，以二陳湯加木香、川楝、橘核、車前子、小茴香等，服三劑而稍安，復灸衝任而愈。

寧城應家衕何世全與施采成為鄰，采成，余契友也，辛己冬，余邀友就衕前酒樓小飲，而施亦在座，其子登樓云「何某刻患急病，即請診視」，余偕入其室，但聞其聲長吁，問其致病之由，自言午尚無恙，至未刻少腹稍有脹急，申即暴發，陰囊腫大，如升如斗，堅硬如石，痛苦欲絕，上吐下瀉，脉細而弦，陰莖入腹，囊底一孔如臍，為立理中湯加生附子三錢，半夏二錢，吳萸七分，囑其靜心安養，不可急躁，服藥後致戌刻，吐瀉止而疝仍如故，痛反更甚，余謂「此寒邪盛與熱藥相拒，下焦深痼之邪，藥力尚輕，不能勝病，再服可瘳」，病者有難色，余恐其疑，復邀同學王君元仲共商，王至已初更餘矣，診畢舉論與余合，乃立椒附白通湯合五苓散，仍用生附子三錢，至二更服下，余就宿於施友家，蓋恐病情有變，雜藥亂投，反致危殆，謂其子曰「若爾父病稍有變動，即來告我」，至三更後，其子來告，云「父病已好大半」，余大喜，持燈速往，病者曰「我因久坐尻痠，移動覺如氣泄，脹痛頓失，視之陰囊已小大半，而皮起縐紋，陰莖伸出其半，次日腫硬全消，平復如故，但覺精神困乏，後因境迫，不服藥而愈，渠竟稱為華陀再生云。

諸痛

一女年十二歲，患胸痛甚劇，床上翻覆滾號，治以消食行氣之藥不效，與阿芙蓉膏開水沖少許服始效，後仍不效，余視其肌肉消瘦，面黃有蟹爪紋，詢之肛門如痔痛，脉或時弦緊，或時細數而有歇止，却與金匱狐惑病證相符，乃依《外臺》殺蟲方法，用附子、桂心、大黃、鶴虱、雷丸、乾薑、甘草，各等分為粗末，每服二三錢，百沸湯入蜜半匙和服，兩劑以後，胃口漸開，肌肉漸生，至今六七年，是病不復作矣。

董嫗，年四十餘，患胸痛嘔逆，喉痹帶下頭痛，病非一端，診其脉沉細而濇，余曰「脉法云『下手脉沉，便知是氣，病由情懷不暢，鬱怒傷肝，木邪犯土，心脾氣結』，法當疎氣平肝』，先用歸、芍、香附、橘紅、鬱金、蔻仁、柴胡、丹皮、鮮橘葉、佛手花、瓦楞子、牡蠣等，以水先煑生鐵落，然後煎藥，服三劑，諸症俱減八九，後以逍遙散加丹、梔、香附、海螵蛸、牡蠣，服二十餘劑而愈。又徐嫗，年近五十，患胸痛，月信雖少而尚未斷，體肥脉弦而虛，余謂「此屬血虛氣鬱」，與丹參飲而愈，此二症雖同為氣鬱，而却有肝旺血虛之分別焉。

毛姓婦，患胸痛甚劇，床上亂滾，哀號欲絕，月信愆期，延余診之，脉沉弦搏滑，指甲與脣俱青，余曰「脉沉滑主血，弦勁博指其血苑結，當是瘀血留於胸膈而作痛也」，細詢得病之由，忽悟半月前被硬木觸胸，其為瘀血無疑矣，與歸尾、赤芍、桃仁、丹參、西洋參、琥珀、乳香、蒲黃、五靈脂，一劑而愈，故治病之道，四診皆當留意，乃能與病切中，而所投無不效也。

某木匠，因觸傷腰脇，瘀血留阻於經絡，痛甚，呼吸轉側，尤為難忍，惡寒發熱，脉弦勁而數，此因瘀留經絡，以致氣機不宣也，方用歸鬚、桃仁、蘇梗、橘絡、絲瓜絡、乳香、沒藥、紅花、丹參、穿山甲、牛膝、青葱管等，活血通絡逐瘀之品，兩劑而愈。

咽喉

武林丁松翁三世兄，患風熱喉癰，初起覺微寒，旋即發熱，閱三日，喉關之內，小舌兩旁如有物梗塞，至五六日，膿成痛甚，始悉喉內兩旁雙發喉癰，先延他醫治之，處以辛凉疎風輕劑，至七八日，乃召余診，脉之寸關二部浮數，兩尺虛軟無力，余謂「症屬風熱上壅，須以清火解毒為主，幸前方無悞，脉象清爽，症雖危而可安，但勿求速效，走入岐路，致增跋涉耳」，松翁深以為然，乃用羚羊、石膏、知母、銀花、殭蠶、薄荷、竹茹、青黛、山梔等，清化上焦之風熱，大便閉結，則用大黃、芩、連、元明粉等，以通利之，吹以消腫解毒拔膿之藥，至二十餘日，膿腐未盡，人益困憊，舉家惶惑，乃用斑蝥等外治之藥，欲提其毒從外而出，余至，急令揭去，用甘草湯洗淨，誠以膿腐已化，斷無外提之理，徒使毒氣散漫，遷延難愈，至廿餘日，膿腐方盡，脉亦平靜而腫痛依然，方信余言不謬也，乃用生甘草六錢，生菉豆一盞煎湯，再加化毒清火養陰之藥，次日腫痛果瘥，後以養胃安神之劑，出入加减，月餘始痊。

正紅旗滿州人，年三十許，患喉蛾，腫痛未破，三日湯水不能下咽，脉洪大而數，先刺兩曲池、少商穴出血，喉間即覺寬鬆，吹以開關散、稀涎散，吐出膠痰碗許，食能下咽矣，方用皂角、牛蒡、殭蠶、貝母、白芷、薄荷、甘草、桔梗、馬勃、元參、青黛、山梔、條芩，投之而瘳。

畢佐廷，甲申冬患傷風，誤服辛温表藥，遂病咳嗽，纏綿不愈，至次年二三月，燥欬無痰，音啞色夭，喉中漸爛，色白不腫，至夏六月不起床矣，方延余診，歷閱前方，寒熱溫燥雜投，脉象弦細而數，身發潮熱，面色時赤時白，余曰「病本可治，但悞於藥太甚耳，此症初起本屬傷風小恙，悞服麻桂乾薑大辛大熱之品，風火益熾，肺金受爍，至春令發升之際，少陽之木火上升，是以津枯音瘂，而更助之以燥藥，則火土燥烈，夏令火旺，而金益受制，治當金水兩滋，以助肺之化原，但須久服緩效，欲求速愈，則余謝不敏矣」，方用二冬、石斛、桑葉、貝母、蜜炙紫苑、蜜炙欵冬花、生地、龜版、青蒿、鼈甲、阿膠、山梔、丹皮、五味子、蒺藜等，出入為方，服三十餘劑，方能起牀，飲食漸進，聲音漸出，繼以十味地黃湯加減，又二十餘劑而爛孔漸平，後以人參養榮湯加阿膠、牡蠣、石斛、百合等，前後服百劇而始痊。

寧波一妓，年三十餘，患廣瘡，外科始用昇藥，瘡雖愈而毒聚於咽喉，腐潰綿延，小舌爛盡，通於鼻孔，服寒涼藥數百劑，以至面色㿠白，同於枯骨，聲瘂膚寒，連唇舌俱呆白色，腹脹便溏，脉象沈細席虛輭，縈縈如蛛絲，延余診之，余曰「寒凉過度，脾胃傷敗，陽氣消減，將登鬼錄，先保命根，休議其病，遂用附、桂、茯苓於朮、參、蓍、薑、草等，溫補之，服十餘劑，漸有起色，飲食腹脹便溏悉愈，乃以人參養榮湯，朝服五寶丹，以化其毒，吹以珠黃散，始終用溫補藥加化毒之品，至月餘而諸恙皆愈，爛孔平滿，但爛去小舌，不復生耳。

胎產

定海巡捕魏小隱夫人，年三十餘，前曾有孕，四月因腰疼腹痛，醫悞認血積，破血殞胎，年餘，原醫復用前藥，致殞，丙戌秋，停經四月，腰腹如舊疼痛，乃邀余診，脉絃虛滑數，尺脉躁動不安，余曰「此胎脉也」，問幾月矣，曰「將及四月」，余曰「脉已離經，胎將墮矣」，伊備述前因，余曰「前墮兩胎，皆在四月，今屆其時，瓜弱蒂脱，又欲墮也」，曰「腰腹雖痛，血尚未下」，余曰「脉象如此，勢必漏下，姑用安胎之法」，以四物湯加桑寄生、杜仲、川斷、膠、艾、砂仁，藥未服而血已下，持方來問，余曰「此方正治胎漏，然胎之能保與否，難以預決，而又不得不服」，次日下血更多，余復診之，脉數已減，尺脉稍安，余曰「脉似有根，胎可保矣」，渠云「胎既可保，何以下血反多，腰腹仍痛」，余曰「此憑脉不憑症也，昨血未下，余斷必下者，蓋離經之血，自然當下，若止濇之，將來瘀血為患，變症百出矣，已離之血，必當盡下，則未離之血自止，但產期須補一兩月耳」，復於前方加參、芪、白朮，又服二劑而血始止，胎卒不墮。噫嘻！天下之悞藥而殞胎者，不知凡幾，豈非醫之造孽耶？

趙姓婦，年十八，生一女，產下即暈絕，汗大出而目上竄，昏厥不知入，急召余診，余曰「此敗血衝於胃經也」，猝不及藥，急令先用醋三斤置甑内，以鐵秤錘，一個用炭火爐，內煆通紅，置產婦前淬之，令口鼻皆受之，烟氣薰入，少頃汗收，目開神定，復以童便灌之，方用當歸四錢，川芎二錢，桃仁、延胡索、蒲黃、五靈脂各一錢，薑炭八分，炒黑荊三錢，百草霜一錢，煎服即愈，不知者以為有起死囘生之術，其實古人原有此法，余亦不過效顰而已，病似雖危，治之極易，人人得而為之也。

姚姓婦，年四十餘，生兩男兩女，最後生者九歲矣，丙戊秋，月信愆期，至冬病不起床，半載以後，腹大如抱甕，肌肉盡消，面色暗慘，床內轉側，須人攙扶，有時腹痛如絞，痛過即饑，饑即欲食，而胃口倍強於平昔，延醫診之，或云胎氣，或云水氣，或云蠱脹，或云血積，紛紛不一，治亦無效，丁亥春，病更劇，延余診之，其脉右手浮部滑數，沉部參伍不調，左三部俱弦强，診時適當痛後，余曰「痛後之脉，不可憑信，明日再診，或可定方」，然大端總非胎脉，此等奇症，須認明的實，或可一擊而去，彼以為然，次早復診，左脉雖弦而不强，右脉如羹如沸，尋按之，細軟如絲，無氣以動，竟猶欲絕之狀，余曰「昨今脉候，大相懸殊，凡治病必先得其要領，可以下手，脉象如此無定，何敢輕治」，其夫再三求方，余曰「如是下午再商，可也」，午後復往診，而脉象又更，兩手頻現歇止，時數時緩，因知此脉本無定象，問其痛時腹中動否，痛處有無一定，曰「動處與痛俱無一定，或在臍上，或在臍傍，或在左右脇下，動則必痛，不動則不痛」，余曰「脉象屢更，且必動而始痛，胃反倍强，肌肉日削，其為怪胎無疑，但怪胎須下，藥必有毒，下後生死，余亦難決，然不下必死，下之或可望生」，婦云「如能下之，雖死不怨，現今身如巨石，扶持需人，家貧如洗，日食維艱，生不如死」，夫婦皆堅請用藥，於是鄰里共聞，余始疏方，用大黃一兩，附子五錢，乾薑、桂心、川烏、雷丸、鶴蝨、桃仁、牛膝、枳實各二錢，巴豆霜四分，麝香一分，共研細末，煉蜜為丸，開水送服五錢，一服腹中大動，痛更劇而胎未下，令再服三錢，約二時許，先下漿水斗餘，後出兩怪物，形圓且長如魚，兼有兩角，口眼俱備，不知何物，產下尚能跳躍，人盡駭絕，下後用銀花六錢，生甘草四錢，生菉豆一鍾，煎湯以解其毒，腹痛乃止，後以補養氣血，調理脾胃，月餘始能起床，僉為此婦慶再生云。

杭垣萬安橋天和烟店夥，年近七旬，平日體極健壯，身軀豐偉，戊子冬，患小便不通，半載有餘，久而愈閉，點滴難出，氣常下注，脹急欲死，延余診治，兩寸關脉俱極虛大，兩尺細濇不調，余曰「此症乃中虛，清陽下陷，初則不過如癃閉，醫者以熟地、桂、附漫補，則清陽愈陷，下竅填塞，遂致胞系了戾，膀胱之下口與溺管不相順接，故溺難出，病名轉胞，治之極易，何以半年之久，無有識此病者，真屬可笑，與補中益氣湯，黃芪重用至一兩，加木通三錢，肉桂三分，兩劑而便稍通，四劑其病如失，後以補中益氣全方，不加利水之藥，更囑其每日淡食豬脬數枚，取以胞補，同胞類相感而安，其從前之擾亂，半月後，胃强體健，渠以為神奇，其實亦是按症施治，何奇之有。

《徐玉臺醫話精華》

徐玉臺，南匯人，治病多新解，蓋經驗宏深，自臻於手揮目送之境，著有《醫學舉要》，論述病原，絲絲入扣。

熱病

南匯本城楊熙宗令郎，病瘧，寒熱俱輕，飲食如故，守不服藥之戒，一日自神廟燒香而歸，忽發狂言，似有神靈所作，邀余診視，脈象沉鬱，魄汗淋漓，未能審其果為熱厥，不敢驟用寒涼，姑用胆星、竹𤃉與服，服下人事頓清，詢其近日所服何物，曰「薑棗湯，日服兩次」，視其舌色，面白底絳，唇若塗硃，知為熱邪無疑，時已三更，余見其病勢稍持，約其明日轉方，天明復來邀診，據述醒時未及三刻，旋又發厥，望用犀角地黃湯合大承氣，許其大便一行即愈，奈他醫謂下則必死，病家轉多疑慮，時有張二川，係楊內戚，力勸本家定服余方，煎藥已近下午時候，病者牙關緊閉，強將犀角灌入，服至半劑，大便即解，前恙頓除。

南匯姚裕豐，醫士也，秋月寒熱，雜投霍香正氣、香茹飲之類，醫中來問病者，必定一方，其自己亦不能主持矣，其父沛寰，因其病勢危劇，始來邀余，余用急下之劑，前醫交阻，謂此屬不治之症，何用下為，余坐等其家煎服，大下宿垢，繼服滋補，半月而愈。

喘欬

發熱惡寒，頭疼身痛之暴症，人易辨之，惟久鬱肺經而成喘嗽，有似陰虛勞嗽者，不可不辨，郡城西門外奚藕莊客幕於外，上年道途受熱，曾患喘嗽，服自便而愈，今復患喘嗽，投自便而加劇，醫亦概用清肺補肺，終不見效，自疑為陰虛重症，傍徨無措，遂延予診，余為脈象見緊，似數非數，前患暑熱，故自便可愈，今患寒邪，故反增劇，用小青龍湯而愈。

老人元虛，病宜扶元，人人知之，竟有陽氣充實，常服大寒之藥，常得帶病延年者，南匯本城謝鳳鳴，年七十有四，因上年秋間，涉訟到郡，舟中冒暑，即發温瘧，微寒惡熱，胸膈痞悶，余適寓郡城，用清心涼膈散，而寒熱止，繼用半夏瀉心湯而痞悶除，旋即結訟囘南，不再服藥，延至初冬，喘嗽大作，醫用疏散，愈治愈劇，至新正初十外，日夜不能交睫，痰涎盈盆盈碗，囑其子恩榮等速辦後事，無餘望矣，適有徽友汪郁廷在坐，謂此症仍請予診治，必有出奇制勝之處，郡城僅一浦之隔，何不專舟邀歸以一診，鳳鳴平日持家甚儉，因欲死裏求生，不得不從汪議，余亦以世好難辭，即束裝東歸，時已正月十六，夜診畢，即知其誤用辛温，許以尚可挽救，方用大劑白虎，參入大劑犀角地黃，堅服四十餘日而全愈，若不細察其脈，而但拘年齒以施治，必至抱怨九泉，至嘉慶二十五年，重遊泮水，至道光五年，已八十有四，一日不飲蔗汁、梨漿等味，即大便艱濇，辛溫之誤人有如此。

瘧疾

寒熱往來之瘧，治宜小柴胡湯，不知陰虛之體，用之轉增大患者，郡城姚敬修，夏日病瘧，醫投小柴胡十餘劑，竟無增減，停藥二日，忽然發厥，舌短眩暈，危在頃刻，居與余寓相近，急來延診，余用大劑清肝之藥，一服而安，知其多服柴胡，肝陰虧乏，厥陽亢逆也，愈後四肢痠麻，用養陰藥調理半年，始得平復。

痢疾

府廩生高菊裳令堂，病陽虛久痢，醫頻服溫補，延至半載，病反增劇，晝夜三十五次，余診時，但述腰脊空痛異常，遂用斑龍丸峻補奇脈，初服一劑，病勢大減，自後連服數劑，竟無增減，服參些少，略安片刻，而菊裳昆仲以尊人病怔忡經年，參藥大費，人參豈能常服，余為沉思良久，改用黃芪建中加鹿角，時有醫士李秀在座，謂「峻補之法，繼以宣通陽氣，亦是一法」，力贊此方為中病，堅服二十餘劑而愈。

華庠生王燨令堂，秋月病熱，初延李謹診視，用薄荷、連翹、山梔等，俱用姜汁製服，服後發厥，復延一時醫診視，用白虎湯清火，人事雖清，下痢不止，改用補劑，亦無效驗，來寓懇余專治，為用仲景桃花湯而愈。

南匯東門李連城，病肝氣脹痛，因多服左金，遂至下痢不止，食飲不思，人亦不與之食，更醫則倏張倏李，用藥則惟朮惟苓，僉云不治，已措辦後事矣，不得已而索治於余，余令其早服大劑歸脾，晚服大劑六味，并令家人誘其食肉，即有效驗，一月全痊。

內傷

南匯南門張寶華，勞倦之餘，又兼食滯，乃內傷中之有餘者，脈象洪大，熱渴異常，予係舊戚，平日相信不疑，即用下奪清中之法，但前因葬事太勞，未即痊愈，親友中有疑為失表之症，囑其更請他醫調治，醫謂從未得汗，熱邪內陷之象，用葱鼓等發汗，汗竟不出，反發昏沉，仍懇予治，予惟以清降為事，漸漸神清食進，始終無汗而愈，愈後大便艱濇，惟服大黃，補藥一劑不服，於以知外邪宜汗，內傷禁汗，內傷之虛者為勞倦傷，宜補中益氣，飲食傷中，虛夾實者，宜枳朮丸，如內傷之純實者，則宜攻下也，王安道辨之甚詳。

偏枯

新場鎮閔欽齋，年五十外，形體清瘦，多火少痰，冬月忽患偏枯在左，遂從吳門解館而歸，醫惟以補氣消痰為事，反增咽燥喉痹等症，病家謂本原既竭，故用補劑不效，延予聊問消息，余謂「其脈其症，純是一團火氣，須用河間治火之法」，方用二地、二冬、知、柏等，甘寒苦寒相間，投二劑，頓覺神情清爽，病者方憶未病前數日，左肩胛猶如火燒，始信治火之說為不謬也，繼服虎潛丸而全愈。

提憲稿房陳掌衡夫人，患半身不遂，體質瘦弱，疑是血虛，投溫經養血，全無增減，因思《內經》云「痛者，寒氣多也」，病在脈絡，非辛烈猛重之味，不能勝任，服許學士川烏粥而愈。

痺症

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痹，祛風祛寒祛濕，人人知之，不知有當變通者，泗涇戴星杓，內年近四十，因烟業赴上洋，一夕忽患腿痛，不便行走，寓中適有素明醫理者，謂「腎氣素虛，乃類中之漸，必服大造丸可愈」，戴以客寓起居不便，遂乘肩輿而歸，本鎮及郡中之醫，皆用温藥，并服大造丸，服下掣痛增至十分，兩手亦痛，陽事痿縮，遂延余診，余謂「此屬熱痹，俗名流火是也」，舌苔雖白，其實底絳，陽事痿縮，王節齋所云鬱火也，逐用三黃石膏、犀角地黃等大劑，半月而起于床，更用虎潛、大補陰丸等，一月後步履如常矣。

南庠生謝恩榮令堂，患熱痹，醫以為血衰氣弱，投以補劑轉劇，余用羚羊角、二冬、玉竹、竹𤃉等，通絡之劑，投數劑而全愈。

痿症

前營千總龔振邦，多慾陰虧，夏月病起膝痿弱，余謂「當作暑痿治」，清暑益氣加活血之品，授方不服，轉服傷科之藥，一旦昏厥，心痛欲死，仍延余診，脈來氣散，生脈散加和中之品，服一劑，果覺少安，渠家信之不篤，遍請他醫，通同酌治改用參、地、桂、附，服之轉增脹滿，又請一醫，以和中降氣為治，脹滿雖稍除，而元氣益弱，病者益難支撑，改用參、朮，一劑而從前心痛欲死之症復作，不得已遂聽命於余焉，余謂「此屬少陰腎水虧乏，轉服傷科之藥，則氣亦虛矣，參、朮、桂、附適以耗陰，橘半、枳、砂適以耗氣，俱未中病，故愈治愈劇，壯水之主，以制陽光，乃正治也」，用六味合生脈等，堅服五十餘劑而愈。

南匯營兵朱七官，濕熱成痿，求治於他縣時醫，以峻補剛劑，囑其頻服，半月後，厥陽上逆，頭眩耳鳴，胸中擾攘不安，格寒於下，兩脚如故，自分已無生理，友人顧鳴鶴與朱鄰近，延余決死生，余按脈象狂大，謂「此症因溫補誤投，非絕症也」，遂用芩、連、知、柏、猪胆汁等，大寒之品，一劑即減，投二十餘劑而全癒。

郡城徐華封女，病痿，兩足不能相去以寸，脊間皮寬肉軟，有如斗大，醫用雜補氣血之劑不效，予謂「飲食如故，病屬下焦，芪、朮守中，不能達下，四藥誠為女科要藥，若欲填實精髓，則又不勝任矣，考《內經》，筋痿、骨痿皆屬奇經絡病，乃用生鹿角、龜版、海參、魚膠、羊肉等，血肉之味，配入熟地、枸𣏌、牛膝、歸、芍，堅服三十餘劑而全愈。

腫脹

南匯本城李孝思，單脹數月，諸藥不效，余按脈象沉微，此屬湯微，用塞因塞用法，專服理中加附子而愈。郡城卜姓女，十有三歲，先患痧疹，繼患瘧疾，醫用開泄太過，遂至脹滿，肚腹以下，堅硬如石，本家疑為虛症，請一老醫中專用補藥者診治，豈知竟云「痧毒內攻，法在不治」，余時初到郡中，遂來延診，余按其脈沉細而微，脾虛景象，顯然如繪」，初用錢氏白朮散，而堅硬消，繼用陳氏六神湯，而脹滿愈。

黃疸

吳靜山孝廉令正錢夫人，時邪後，遂發黃腫，日嚐乾茶無度，蘇太諸醫，皆用氣血並補，久而不愈，延余診之，脈兩手俱洪數之甚，詢得腹中攻痛無常，夜則身熱如烙，此由陰液不充，瘀滯乾粘所致，宿血不去，則肢體浮腫，新血不生，則肌肉消瘦，一切補脾剛藥，未可施於此症，考仲景治黃有猪膏髮煎潤燥之法，爰倣其義，專用滋腎之品，調養腎肝而愈。

前營遊擊温公，夏月自浦口來松，途中冒暑，到署後，請醫調治，初用清暑利濕不效，改用參、朮、歸、地，轉增脘痛，自後朝暮更醫，愈言誤補留邪，治難有效，遂延余診，余見其身病發黃，總是胃府結聚不行所致，用連理湯，辛開苦降法，授方不服，遂就診於青浦醫家，方用茵陳五苓散等，服之亦不效，遂以絕症為辭，歸至署中，計無復出，始委命以聽余焉，予仍用前法，服參些少，是夜即得安寢，改用理中湯，調理半月而愈。

諸痛

嘉定陳嫗，年五十有七，病頭痛數年，額上為甚，額屬陽明部分，久痛必虛，須填補陽明，兼鼓舞胃中清陽之氣，用玉屏風散加炙草、葛根，二劑全愈，推此而太陽頭項痛，少陽頭角痛，厥陰頭巔痛，皆可按法而治矣，又高橋鎮曹連珍室，操持家事頗勞，兼多暴怒，孟夏得疾，自天柱至頭巔，忽然强痛，堅重難移，兩耳赤腫，胃中𩞄雜，脈象洪數，宗喻氏治吳添官母例而愈。

楓涇鎮宋元英境享安閑，恣情房幃，患腹痛二年，醫藥不效，遂就診於吳郡極時之醫，以絕症為辭，宋即歸家料理後事，深信醫言為不謬，余適過楓，晤宋氏西席程永孚，談及醫理，遂為知己，同元英來寓就診，細按其脈，細詢其症，總是陰陽悖逆，升降不利使然，問曰「曾服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否」？曰「未也」，因酌一方以授，投一劑而稍平，數劑而全愈。

胎產

胎前宜涼，人人知之，而亦有宜於溫者，胎前宜補血，不宜破血，而亦有轉用破血而得安者，總在臨症時之細心體會也，郡城孫錦堂室，懷胎五月，病轉胞不溺，醫用清利水道，並不究及轉胞由於下焦虛寒，由於中焦氣弱，由於肝家血滯，猪苓、澤瀉、車前等藥，徒傷胃氣，故飲食減少，夜不得寐，諸恙漸臻，而胞系之繚戾者如故也，日請穩婆抬起，始得溺出，究之元氣不支，日甚一日，因而延余診治，余診其脈緩大有力，許以可救，遵《金匱》成例，投腎氣湯一劑，是夜稍得安寢，蓋利水之藥，足以瀉腎，投桂、附而命門温煖，故稍得安寢耳，再遵丹溪補氣成例，投參朮湯一劑，飲食漸能知味，惟病暑，大便不引已數月，腹中至此，更覺不安，改用茱連湯一劑，大便得解，小便雖仍穩婆伺候，病者因諸患悉減，深信不疑，再求良治，余為沉思者久之，脈象比前益見有力，元氣已復，而胎氣未畢，必有瘀血阻塞其間，遂用大劑破血之藥，一劑而脹遂消，三劑而胎氣舉，凡破血之藥，最足礙胎，今破血而胎反固，妙在先用補藥，以助其元氣也。

產後感冒時邪，宜溫散，不宜涼散，人人知之，而亦有不宜於溫而宜於涼者，誤用温則不得不用大寒矣。歸鞠氏姪女，冬月初產無恙，至六日，頭痛身熱，凛凛畏寒，予用梔豉湯，夜半熱退，逾日復熱，更醫用產後逐瘀成法，遂加煩躁，余謂「冬温為病，清之可安，通評虛實論曰『乳子而病熱，脈懸小者，手足温則生』」，仍依時邪治例，用白虎湯而愈，凡產後無產症而染他症者，即當以他症治之，而丹溪大補氣血之言，卻不可拘，仲景云「病解能食，七八日更發熱者，此為胃實，大承氣湯主之」，夫陽明經中，仲景尚再三戒人不可輕下，而產後亡血既多，仍云承氣主之，蓋既為胃實，自有不得不用之理，舉一症而產後之挾實者，可類推也，仲景云「產後，下利虛極，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」，夫既曰虛極，仍用白頭翁湯者，上痢中既有渴欲飲水，熱而下重之症，則白頭翁湯自有不得不用之理，惟其虛極，故加甘草、阿膠，以養其正，舉一症而產後之挾虛者，可類推也。

產後惡露不行，胸腹飽脹，溫之通之，人人知之，而亦有不宜於溫而宜於涼，不宜於通而宜而和者。東門鞠上玉室，初產患此，其脈數大而疾，上兼鼻衄，余用當歸二兩煎湯，冲熱童便與服，稍稍安穩，但惡露止有點滴耳，更醫用炮姜等温通套劑，遂至胸腹增脹，惡露點滴不行，有欲依產後春温治例，大進苦寒之品，余曰「又非穩治」，堅用歸、地、丹、芍等涼血和血之劑，十餘日，惡露大行而全愈，凡產後病解能食，七八日發熱者，當作別病治，初產後即發熱者，則仍作產後治，但各有寒熱兩途，不可不條分縷析。

郡城侯姓婦，年三十有八，因元宵夜遊，行走太勞，歸即小產，醫者皆以其胸腹有塊，用逐瘀成法，每劇必加炮姜，俱未有效，後雖停藥，而骨節如焚，積塊愈大，小便艱濇，熱痛異常，至三月初，始延余診，己奄奄一息，診其脈，沉伏之極，隱隱難尋，予固知其陰虛陽盛，但日期多延，宜用緩治，初投復脈減去姜桂，神氣稍安，繼投丹溪大補陰丸，諸患悉減，終投《本事》虎杖湯，積塊平復，淋痛皆除，不及一月，飲食大增而全愈。

得勝渡衛姓婦，初產惡露不行，發熱疼痛，中挾冬温伏氣，醫用逐瘀溫經套劇，遂至熱邪流注左腿，日夜難安，飲多食少，至冬至，朝延余診治，予變產後宜温之說，用涼血加大劑通瘀解毒，四服全愈。

郡城張六老室，產後月餘，崩中不止，時當暑月，醫用和中養血，俱不能止，病已三日夜，視為必死，余診其脈浮大欲脱，連聲索救，神氣尚清，急令煎黃茋一兩，當歸一兩，服之頃刻，立止，古方當歸補血湯，黃茋多於當歸五倍，今加當歸與黃茋等分者，時當暑月，恐黃茋之過亢也。

《程觀泉醫話精華》

程觀泉（文囿），一字杏軒，新安人，嘉道間以醫鳴，四方求治者，踵相接，其所讀書，自《素》、《靈》、《本草》、諸經，洎秦迄近代諸大家，說皆博通而詳解之，嘗取述而不作之意，著醫述十六卷都五十萬言。

傷寒

鄭鶴鳴，君平之流，冬日適患傷寒，初起寒熱身痛，不以為意，延誤數日，陡然肢冷脉伏，肌肉青紫，面赤煩躁，呃逆頻頻，請同道曹肖岩翁診視，詢知係慾事後起病，以為少陰下虧，寒邪乘之，逼其真陽外越，與六味囘陽飲，服之不瘥，勢已瀕危，邀予商酌，予曰「景岳囘陽二方，皆能救急，其中尚有分別，夫寒中陰經，審其陰陽俱傷而病尚緩者，則以陰陽兩囘之法，苟真陽飛越，重陰用事，須取單騎突入重圍，搴旗樹幟，使既散之陽，望幟爭趨，若加合陰藥，反牽制其雄入之勢」，定方單用薑、附、參、草四味，煎令冷服，外用葱、艾炒熱熨臍，老薑、附子皮煎汁，蒸洗手足，于是一晝夜，厥始囘，脉始出，惟呃未止，每晚必至百聲，知為腎氣上衝，于前藥中，參以熟地、枸𣏌、五味、丁香，攝納真元，諸恙漸減，改用右歸飲與服，二日，目辣舌燥，投六味地黃湯，浮陽頓平，復為調理脾胃，及脾腎雙補而起。

董千雲，賣花為業，年逾四旬，外狀丰腴，冬月患傷寒，診脉沉細無力，證見寒熱煩躁，頭身疼痛，面紅目赤，舌吐唇外數寸，病來勢暴，詢因房勞，感受寒邪，逼其虛陽外露，即格陽證也，方定六味囘陽飲，令其煎成冷服，無如飲藥旋嘔，并吐蚘蟲，躁擾如故，甚為躊躇，其母跪求救治，勉取前藥半盞，冲入猪胆汁數匙試服，不嘔，良久又與半盞，夜間盡劑，晨診躁象略安，舌收吐止，仍照原方再進，次易八味地黃湯，時屆九朝，忽口噤不語，十一二日，又寒熱如瘧，有從外感起見者，予曰「温中即可以散邪，强主正所以逐寇」，力排眾議，堅持數日，稍見轉機，此後尚多枝節，極力扶住正氣，守至兩旬，寢食雖安，神采欠爽，因思前病重時，祇圖固正，未暇驅邪，溫補藥多，未免留邪閉竅，曾記方書論傷寒時疫，愈後神識不清，有屬邪滯心包之語，與服蠻煎兩劑，神明頓清，續為調理而安。

朱，年五旬，心事內傷，兼挾外邪，藥誤因循，邪留不解，衇濡無神，汗多頭暈，交午寒熱，此陰陽衰憊，邪正交爭，烏可與傳經少陽之寒熱同語，張介賓云「邪氣如賊，其來在外，元氣如民，其守在中，足民即所以强中，强中即所以禦外」，斯症斯時，曰但驅邪可以卻病，吾不信也，曰舍輔正可以拯援，亦不信也，仲聖云「傷寒，若吐，若汗，若下，若温針不解者，名曰壞病，知犯何逆，隨証治之」，雖然理固如斯，而病已頓危，大廈欲傾，一木恐難撐持，勞感經旬，因循誤治，邪陷正虧，喻氏所謂「輕則半出不出，重則反隨元氣縮入」，觀其暈汗，每現於寒熱之頃，此陰陽交爭，正不勝邪，脱機顯露，如盜入人家，門戶洞開，藩籬不固，主憊如斯，何堪與賊角勝負耶？請先救人，後醫病。

暑證

堂妹適鄰村許姓，夏日浴罷，忽頭暈仆地，家人扶起，旋即發熱，狂間熱盛，煩躁嘔吐，詀妄不安，手指掣動，醫藥無效，予診脉息弦數，視舌尖絳苔黃，謂其翁曰「病由暑風相搏，邪熱燔熾，亟宜清解，以杜痙厥之患」，方用川連、香薷、甘草、半夏、茯苓、鈎藤、防風、青蒿、羚羊角、荷葉、篇莢葉，服藥兩劑，熱緩神清，嘔渴亦止，方內除川連、香薷、鈎藤、防風、半夏，加沙參、麥冬、石斛、稻露，又服兩日，證減七八，再除青薷、羚羊角、荷葉、扁莢葉，加玉竹、生扁豆、女貞子、當歸、白芍，調養而愈。

欬嗽

哮嗽多年，原屬錮疾，往歲舉發尚輕，此番發劇，胸滿喘促，呼吸欠利，夜臥不堪着枕，藥投溫通苦降，閉開喘定，吐出稠痰，而後即安，思病之頻發，膈間必有窠囊，痰飲日聚其中，盈科後進，肺為華蓋，位處上焦，司清肅之職，痰氣上逆，阻肺之降，是以喘閉不通，務將所聚之痰，傾囊吐出，膈間空曠，始得堵，無如窠囊之痰，為蜂子之穴於房中，蓮子之嵌於蓮內，生長則易，剝落則難，不刈其根，患何由杜，考《金匱》分外飲治脾，內飲治腎，且曰「飲邪當以温藥和之」，議以早服腎氣丸，温通腎陽，使飲邪不致上泛，晚用六君子湯為散，默健坤元，冀其土能生金，兼可制水，夫痰即津液所化，使脾腎得強，則日入之飲食，但生津液而不生痰，痰既不生，痰自不作，上工診病，須求其本，平常守服丸散，痰發間用煎劑搜逐，譬諸宵小澘伏里閈，乘其行動犯竊，易於拘執，剿撫並行，漸可杜患。

岐伯雖言五臟六腑，皆令人咳，然其所重，全在於肺，蓋皮毛者，肺之合也，皮毛先受邪氣，邪氣以從其合，其寒飲食入胃，從胃衇上至於肺則肺寒，肺寒則內外合邪，因而客之，則為肺咳，是咳之不離乎肺，猶瘧之不離乎少陽，據諭病緣夏熱曉起，感冒涼風，更兼飲冷，始而微咳，漸至咳甚，服藥月餘，咳仍不已，經云「形寒飲冷則傷肺」，此致病之大端，醫者只知天時之氣熱，不察人身之藏寒，頻投滋潤，希冀清火止咳，適燕指南，無怪藥愈服而咳愈頻也，蓋肺為嬌臟，性雖畏熱，然尤畏寒，金被火刑，固為咳，金寒水冷亦為咳，五行之理，生中有尅，尅中有生，金固生水者也，然金寒則水冷，使非火尅金，則金不能生水矣，譬冰地坼，以霜雪壓之，其能堪平，診衇沉細，口不乾渴，時當盛暑，背猶怯風，使非溫中滌邪，何以春囘陽谷，倘再因循貽誤，寒邪不解，久欬肺傷，更難為計，擬溫肺湯一法。

瘧疾

証經七朝，兩投温解，寒熱退而復發，乾嘔不渴，舌膩頭疼，病緣本質不足，因熱貪涼，感受陰暑之邪，怯者着而為病，方訂理陰煎，冀其雲蒸雨化，邪從少陽轉樞，歸于瘧途則吉，寒熱為期，呵欠指甲變色，似走瘧途，証因陰暑逗留，非開手正瘧可比，仍宜壯中温托，參以薑、棗和解，現在寒來，且看晚間熱勢若何，明日再議，寒熱仍來，邪猶未解，口仍不渴，體猶怕風，時當盛夏，薑、附服至四劑，並無火象，使非陰暑，安能勝任，不問是瘧非瘧，總屬正虛邪留，輔正即所以驅邪，强主即所以逐寇，乃昨熱發，至五更汗出始退，今午初又至，嘔惡呵欠，前次尚有微寒，此番并無寒意，衇見弦急，由陰轉陽之機，大凡陰証，得以轉陽為順，証既轉陽，温藥當退，中病則已，過恐傷陰，病經多日，正氣受虧，輔正驅邪為是，汗出熱退，頭痛稍減，衇仍弦急，舌胎轉黃，瘡刺俱見，寒邪化熱無疑，恐其熱甚傷陰，酌以補陰益氣煎出入，質虧感証經十二朝，單熱無寒，午初起勢，黎明汗出退涼，確係伏暑為病，較之傷寒，其狀稍緩，較之正瘧，寒熱又不分明，經云「少陽為樞」，陰暑伏邪得從樞轉，尚屬好機，不然則邪正溷淆，如白銀中參入鉛銅，不成銀色矣，夫傷寒一汗可解，温暑數汗不除，蓋暑濕之邪伏匿膜原，所以驅不易，今寒邪既化，似可清涼，惟嫌受病之源，終從陰分而來，甫經轉陽，苦寒未便驟進，昨用養陰和解，夜熱稍輕，頭痛稍減，衇急稍平，窺其大局，守過二候，當可獲效，熱來稍晏，勢覺和平，黎明退涼，渴飲較多，汗至午時，尚未收淨，夫暑汗與虛汗不同，經言「暑當與汗皆出，勿止」，衇急漸緩，頭痛漸輕，小便漸淡，邪剩無多，今將二候，愈期不遠，按純熱無寒，曰癉瘧，癉即陽亢之名，用藥自應轉手，昨熱作止，勢猶仿佛，衇急已平，神采稍好，惟舌根尚有黃胎，口猶作渴，仍屬伏暑餘波，今明二日，熱難驟止，好在發作有時，與癉瘧同例，《內經》以為陰氣孤絕，陽氣獨發，參加減一陰煎，昨熱仍作，其勢較輕，証屬癉瘧，因係伏暑，了無遺義，喻氏謂癉瘧，會《內經》金匱微旨「從飲食消息，調以甘藥」二語，悟入主用甘寒，保陰存液，《指南醫案》治用黎蔗，亦此意也，推諸病狀，似與秋時晚發之証相類，氣候稍有不符，情形大略則一，必須兩三候外，日減一日，方得全解，屆期果許霍然。

瘧雖小病而《內經》論之最詳，首稱夏傷于暑，藏於皮膚之內，腸胃之外，因得秋氣，汗出遇風，內外相薄，是以日作，可知瘧病由于暑風相發而成，然暑必兼濕，若無濕但必乾熱，非暑也，即此推之，瘧病雖屬暑風相薄而成，又必挾有温邪醞釀之所致矣，特六淫分配四時，暑之與溼氣雖異，而因則同，有可分不可分之義也，今歲太陰司天，濕土主事，其變驟注，其災霖潰，人在氣交之中，感而即病者，為霍亂吐瀉腫滿諸候，其不即病，邪伏膜原，內趨大腸，則為痢，外走少陽則為瘧，故瘧之寒熱往來，亦猶痢之赤白膠粘耳，恙逾匝旬，瘧經五發，胸腹飽悶，嘔惡不渴，衇沉弦緩，顯係濕鬱中焦，腑陽失運，幸得從樞外達，不至滯下疽滿，邪淨自瘳，無煩過慮。

噎隔

鮑宮詹，未第時，游毗陵幕，抱疴半載，百治不痊，因買舟囘里，延予治之，望色頰赤面青，診脉虛弦細急，自述數日來通宵不寐，聞聲即驚，畏見親朋，胸膈嘈痛，食粥一盂，且嘔其半，糞如羊矢，色綠而堅，平時作文頗敏，今則隻字難書，得無已成隔証耶？予曰「君質本弱，甚多抑鬱，心脾受傷，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，故食阻二腸，無所稟受，故便乾，若在高年，即慮成隔，今方少壯，猶無可慮」，方仿逍遙、歸脾出入，服至數十劑，病尚未減，眾憂之，予曰「內傷日久，原無速效，況病關情志，當內觀靜養，未可徒恃藥力」，續得弄璋之喜，予曰「喜能勝憂，病可却矣」，半月後，果漸痊，乃勸往僧齋靜養，共服煎藥百劑，丸藥數斤，乃瘳。

噎隔一病，古人論之甚詳，尚有似隔非隔之症，猶未言及，梅文彩兄，令堂年屆四旬，病經數日，初時不能食飯，後并米飲俱不能咽，强之即吐，隔症無疑，然每日尚可啖乾麵粿數枚，思古人論隔症，不去「胃脘枯槁」四字，又稱陽氣結于上，陰液衰于下，今既不能飯，何獨能食麵，且飲湯即吐，乾食反安，理殊不解，與逍遙散數服不應，考《張氏醫通》有飲鵝血法，行之又不驗，更醫多方圖治亦不效，因勸勿藥，兩載後，可食麵湯，并精猪肉，今十餘年，肌肉不瘦，起居如常，亦奇証也。

勞瘵

軒岐論五鬱，首究乎肝，肝主春生之氣，春氣不生，則長養收藏之令息矣，而欲其無災害者幾希，夫病端雖始于肝，久則滋蔓他臟，膚淺見血投涼，因咳治肺者，固無足論，即知求本，而不審諸陰陽消長之理，依然隔膜，所謂補陰補陽，義各有二，芩連知柏，有形之水也，麥味地黃，無形之水也，以無形之水，制無形之火，如盞中加油，其燈自明，乾薑桂附，温烈之温也，參蓍甘草，溫存之温也，以温存之温，煦虛無之氣，如爐中覆灰，其火不熄，日內咳頻，痰猶帶血，似須先投甘寒以降火，未可驟用參耆以補陽耳，《醫貫》云「凡人肺金之氣，夜臥則歸藏于腎水之中，腎水乾枯，無可用之地，故復上逆而為患矣，病始不得隱曲，漸至不月，風消，喘咳息賁，莫能正偃，所以然者，雖云火熾之相煎，實由水虧之莫濟」，夫火空則發，使非填實其空，炎燄何能歛納，王太僕云「益心之陽，寒亦通行，强腎之陰，熱之猶可，誠見道之論，昨論便溏多，恐脾元下陷，夜來便圊數次，煩熱少寐，夫土為物母，心肝肺腎，若四子焉，子虛尚未仰給母氣，苟土母傾頽，中無砥桂矣，古人謂脾肺兩虧之証，最難措置，方欲培土强脾，恐燥劑有妨于陰液，方欲濡燥生津，恐潤劑有礙于中州，惟上嗽熱而下不便溏，下便溏而上不嗽，而上不嗽熱者，方好施從耳，今日用藥，當以扶脾為急，昔士材先生治虛癆，嘗云「今日肺病多，保肺藥中，兼佐扶脾，明日脾病多，扶脾藥中，兼佐保肺」，亦因時制宜法也，但臟真損傷已極，藥餌恐難圖成。

腫脹

菜傭某，初患腹脹，二便不利，予用胃苓之屬稍效，渠欲求速功，更醫，目為藏寒生滿病，猛進桂、附、薑、萸，脹甚，腹如抱甕，臍突口乾，溲滴如墨，揣無生理，其兄同來，仍為懇治，予謂某曰「爾病因濕熱內蘊，致成單腹脹，被很藥吃壞，似非草木可療，吾有好藥，汝勿嫌穢，可乎」？某泣曰「我令祇圖愈疾，焉敢嫌穢」，令取乾雞矢一升，炒研為末，分作數次，每次加大黃一錢，五更清酒煎服，有效再商，某歸依法製就，初服腸鳴，便瀉數行，腹脹稍舒，再服腹軟脹寬，又服數日，十愈六七，更用理脾末藥而瘳，眾以為奇，不知此本《內經》方法，何奇之有，予治此証，每用此法，效者頗多，視禹功、神佑諸方，其功相去遠矣。

色白膚嫩，腎氣不充，數日病魔，脾元又困，諸醫理治，病勢日增，請求其本，而論治焉。經云「諸濕腫滿，皆屬于脾」，曩服五苓、五皮，非無所據，但腎為胃關，關門不利，故聚水而從其類，仲師主用腎氣丸，即此意也，若謂童年精氣未泄，補之不宜，然治標應理應求本，所謂「有者求之，無者求之」，是已，夫水流濕，水就燥，二陽結謂之消，三陰結謂之水，消者患其有火，水者患其無火，且水病雖出三陰，而其權尤重于腎，腎居水臟而火寓焉，此火者，真火也，天非此火不能生物，人非此火不能有生，即膀胱津液藏焉，亦必由命門氣化而出，華元化曰「腎氣壯則水還於腎，腎氣虛則水散於皮」，前服腎氣丸頗應，日來飲食不節，病復再投不效，考諸已任編云「此病單用腎氣丸不效，單用補中益氣湯亦不效，須用補中益氣湯吞金匱腎氣丸」，謹宗其旨。

疝證

經云「任衇為病，男子內結七疝。督衇為病，不得前後為衝疝」，是疝病雖屬於肝，而實衝任督三衇所主，據證睪腫少腹形堅痛甚，攻衝腰俞，病根深遠，愈發愈劇，考任衇起于中極之下，上毛際，循腹裏。衝衇起于氣街。督脈統督諸衇，而為奇經之長，葉氏云「大凡衝氣從背而上者，係督衇主病，治在少陰，從腹而上者，係衝任主病，治在厥陰」，揣諸病情，確為奇經受病無疑，醫不中肯，是以藥治無功，為專治奇經而愈。

瀉痢

族人聯昇，患休息痢，淹纏兩載，藥如清火固澁補中升提，遍嘗無效，偶遇諸途，望其色萎氣怯，知為脱血之候，謂曰「爾病已深，不治將殆」，渠告其故，予曰「我寓有藥，能愈爾病」，盍往取之，比隨至寓，付藥再服即愈，渠以兩年之疾，百治不瘳，此藥效速如此，稱為神丹，方用鴉胆子一味，去殼取仁，外包桂元肉撚丸，每早米湯送下三十粒，旋以食壓之，此方初得之人傳，專治休息痢，并治傷風便血，少則一二服，多則三四服，無不應驗。

經云「中氣不足，溲便為變」，人之二便，全籍中氣，為之轉輸，故不失其常度，腎氣虛，則關門不固，脾氣虛，則倉廩失藏，便瀉溲數之病生焉，方定補中益氣湯升舉脾元，四神丸固攝腎氣，二藥合投，並行不悖，加枸、兔，佐蔻、萸之功，增蓮、芡，輔參、朮之力，方則脾腎分施，病則溲便並治矣。

痢疾古名滯下，然此滯字，非單指飲食停滯之謂，言其暑溼內侵，腑氣阻遏而為滯耳，長夏感受暑邪，伏於腸胃，新秋患痢，腹痛後重，赤白稠粘，日夜頻次，考古賢治痢，不外通澁兩法，大都初痢宜通，久痢宜澁，夫暑濕邪熱，客於營衛，則生瘡癤，入於腸胃，則為瀉痢，痢之紅白，為癤之膿血，膿血不淨，癤不收，紅白不淨，痢不止，証在初起，治貴乎通經，曰通因通用，然此通字，亦非專指攻下之謂，言其氣機流行，而無壅滯，乃為通耳，丹溪以河間發明滯下証治，「和血則便膿自愈，調氣則後重自除」二語，實盲者之日月，聾者之雷霆，特其方法，每用芩連檳枳，苦寒攻伐，藜藿屬洵合宜，膏梁恐難勝任，敝郡汪氏蘊谷，書稱痢疾，即時疫濁邪中下名曰滯，亦雜氣之所乘，故多傳染於人，其自定黃金湯一方，藥雖平淡無奇，然於遂邪解毒之義，頗為切當，穀食不減，胃氣尚强，約期二候，可以奏功。

七竅

方氏婦，體本血虛，偶患目疾，眼科認為實火，初用芩連清之，更用大黃下之，飲藥一盞，頃忽暈去，舌吐唇外，不能縮入，肢厥脉伏，時已薄暮，急延予診，謂曰「寒下耗真陽，陽氣暴脫，勢屬可畏，速投溫補，希冀挽囘」，方疏通脉四逆湯，藥熱不能下咽，令取艾火灸氣海、關元數壯，身始動，舌始收，忙灌藥一鍾，移時又厥，乃令再艾，厥囘復進前藥，守至黎明始甦，續進左歸飲及滋腎生肝諸劑，病痊目亦明矣。

經言「腎氣通於耳」，故人至中年以後，腎氣漸衰，每多耳鳴之患，喻氏論之甚晰，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，必兼挾有內風，乘虛上升，夫風善入孔竅，試觀簾攏稍疏，風即透入，人之清竅，本屬空虛，是以外感風邪，其息即鳴，韓昌黎云「草木之無聲，風撓之鳴，水之無聲，風蕩之鳴」，凡物之鳴，由於不得其平，人身之陰失其平，陽失其秘，化風盤旋，上干清竅，泊汨之聲，晝夜不息，其義亦然，議與潛陽熄風，靜以制動之治。

經云「肺氣通於鼻」，又云「胆移熱于腦，則辛頞鼻淵」，可知鼻淵一証，病端雖屬肺，實由胆熱移腦之所使然，証經數載，腥涕流多，肺腎為子母之臟，金被火刑，陰液受傷，加之鼻竅右側，舊夏曾已穿潰，甫經收口，左側已潰一孔，至今紅腫未消，經謂「熱勝則腫」，雖由胆移之熱，醞釀為患，但治病須分新久，診脈數大無力，是屬恙久陰虛陽浮，非新病實熱可比，苦寒傷胃，洵非所宜，計惟壯水保金，冀其水升火降，庶幾紅腫可消，潰口可歛也。

目得血而能視，黑輪上戴日久，澁癢羞明，弦爛流淚，眼科苦寒消散，屢服無功，可知無形之火，原非苦寒可折，王太僕云「寒之不寒，是無水也，壯水之主，以鎮陽光」，小兒純陽，從錢氏六味地黃湯治之，曩緣血虛肝燥，目痛羞明，苦寒消散，陰氣益弱，今年厥陰司天，風木氣王，秋深燥氣倍張，肝藏血，其榮在爪，觀其爪甲，枯槁剝落，肝血內涸顯然，前議壯水以平厥陰衝逆之威，繼佐芍甘培土，酸味入陰，甘緩其急，交冬腎水主事，木得水涵，庶可冀安，哭泣躁煩，究由臟燥，肝在竅為目，肺在聲為哭，地黃滋腎生肝，二冬清肺潤燥，所加黑羊胆汁引之者，蓋肝位將軍，胆司決斷，胆附肝葉之下，肝燥胆亦燥矣，故取物類胆汁以濟之，同氣相求之義也。

失血

唇衄之名，醫書未載，而予則親見之，證治之奇，理不可測，乾隆壬子秋，一商人求診，據述上唇偶起一瘡，搽破血出不止，或直射如箭，已經旬矣，求與止血之藥，按唇屬脾，必由脾熱上蒸，以故血流不止，初用清劑不效，因血流多，恐其陰傷，更用滋水養陰之劑，亦不效，乃敷外科金瘡各種止血藥，又不效，挨至月餘，去血無算，形神羸憊，自分必死，忽夢其先亡語曰「爾病非醫藥能治，可用栗一枚，連殼燒灰，同硫黃等分研末，和𢾾自愈，醒後依法，𢾾之血果止。

汪氏婦，夏月初患齒衂，衂止旋吐血，血止鼻又衂，大流三日，諸治不應，診脉弦搏，知其肺胃火盛，非寒涼折之不可，乃用犀角地黃湯，取鮮生地絞汁，和童便冲藥，外用熱酒洗之，將蒜搗塗足心，一晝夜衂仍不止，因憶門人許生曾言「人傳止衂方法，先用粗琴線數尺，兩頭各繫錢百文，懸掛項下，再用手指捻定太谿穴，神驗」，外治之法於病無傷，今既諸治罔效，姑一試之，衂竟止，惟形神疲困，頭昏少寐，思血去過多，真陰必傷，改用麥冬地黃湯，加龜版、石斛、白芍、女貞、沙參、阿膠，旬日霍然，據此以廣見聞。

脈大不歛，陽虛體質，兼多煩勞，舊病喘汗，服陰補煎丸相安，月前偶感咳嗽，續見鼻衂，痰紅日來，吐多不止，口苦食減，頭昏氣促，若論尋常吐血，不過肝肺之火，藥投清降火平，大血自止，尊體精氣本虛，一陽將復，形神交勞，水火不交，氣隨血脱，病關根本，再投清降損真，則陰陽離决矣，先哲有「見血休治血」之語，可味也，議從黑歸脾湯，培養心脾，佐以生脈、保金，攝納腎氣，服藥三劑，血止衂歛，經云「人四十而陰氣自半」，平素質虧多病，今復大失其血，生生不繼，藏真耗傷，灌溉栽培，尤非易事，夫血雖生於心，藏於肝，實則統於脾，古人治血證，每以胃藥收功，良有以也，再按痰之本水也，原於腎痰之動濕也，由於脾，《內經》以痰多為白血，此果痰也，果精血也，豈精血之外，別有稱痰者耶？故昔賢又有「見痰休治痰」之論，參五陰煎，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。

向患血證，發將匝月，醫用血脫益氣之法，未為不是，惟嫌脈數不靜，肌熱咽乾，嗆咳莫能正偃，咳甚則血來，咳止血亦止，血去陰傷，陰不戀陽，水不制火，刻值金燥秉權，肺被火刑，金水不相施化，《醫貫》云「不投甘寒以降火，驟用參耆以補陽，此非醫誤，不知先後者也，自述胸脘，乍覺煩冤，即咳頻血溢，按衝為血海，大經起於氣街，挾臍上行，至胸中衝脈動，則諸脈皆動，豈非下焦陰火上逆，血隨火升之故耶？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，出丹田以上曰壯火，少火生氣，壯火食氣，欲止其血，須止其嗽，須熄其火，然非尋常清火止嗽之藥，所能奏功，務使下焦陰火歛藏，火不上逆，金不受刑，嗽止血自止矣。

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衇通，大衝脈盛，月事以時下，故曰月經，經者，常也，反常則為病矣，是以婦人首重調經，經調則百病不生，失調則諸證蜂起，夫血生于心，藏于肝，統于脾，而衝為血海，血猶水也，若江河之流行，設有枯涸崩决，其為患也大矣，求其致病之因，有謂血枯者，蓋女子以肝為先天，素性多鬱，木鬱生火，火灼陰傷，以致經血日耗，地道不通，經言「二陽之病發心脾，有不得隱曲，女子不月者」，此也，有謂「崩决者，崩如山冢崒崩，决為波濤橫决，蓋血屬陰，靜則循經營內，動則錯經妄行，經言「陰虛陽博，謂之崩」，陽氣內動發為心下崩者，此也。病經日久，形羸陰虧，木火鬱勃，舊春經阻崩暈，現又愆期二月，勿愁血之不行，切恐崩患復發，議養腎陰以濟心陽，兼培衝任，冀其生生有自，血氣調匀，無錯妄之虞，復經常之度，不徙病去人安，更可勿藥有喜。

經帶

先天稟薄，情志欠舒，心脾抑鬱，診脈細濇，細為氣少，濇主血虛，問寢食如常，惟月事失調，每值經期，洒淅寒熱，腰膂痠疼，按衝為血海，任主胞胎，二脈交通，乃能有子，脈證若此，即無他患，恐難孕育，間進加味歸脾湯，調養心脾血氣之源，常服毓麟珠補益衝任，陰陽和協，衝任調勻，則合浦珠還，藍田玉茁可預必也。

鄰村方氏女，年𦆵四歲，其母抱負來舍求治，予問何疾，曰「帶下」，問疾何時起，曰「女夜遺溺，常以帛墊臥，舊春晨起晒帛，乍見白物，以為偶然，後頻下不已，漸覺面黃肌瘦，飲食減少，今經一載，時發時止，附近求醫，皆言未見之證」，予曰「此先天稟弱，脾虛挾濕故也，但童真未充早洩，說非所宜」，令夜服地黃丸，早服參苓白朮散，匣月而效，半載後疾復發，仍令守原方服愈，嗣後不聞消息，及閱怡堂散記，載一七歲幼女，患此證，雖已治愈，後出室懷孕，一產即脱，亦夭之由也，方氏女孩，得無類此。

胎產

丹溪云「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，他証從末治之，言固善矣，然事竟有不可執者，乾隆乙已仲夏，岩鎮許靜翁夫人病延診，據述產後十二朝，初起灑淅寒熱，醫投溫散不解，即進温補，病漸加重，熱發不退，口渴心煩，胸悶便閉，時值溽暑，病人樓居，閉戶塞牖，診脉弦數，視舌胎黃，告靜翁曰「夫人病候，乃產後感邪，醫藥姑息，邪無出路，鬱而為熱，今日本欲即用重劑清解，恐生疑畏，且與一柴胡飲試之，但病重藥輕，不能見效，明日再為進步，並令移榻樓下，免暑氣蒸逼，詰朝視之，脈証如故，舌胎轉黑，眾猶疑是陰証，予曰「不然，陰陽二証，舌苔皆黑，陰証舌黑，黑而潤滑，病初即見，腎水凌心也。陽証舌黑，黑而焦乾，熱久𦆵見，薪化為炭也，前方力薄，不能勝任，議用白虎湯加芩連，飲藥週時，家人報曰「熱退手足微冷」，少頃又曰「週身冷甚」，靜翁駭然，亦謂恐係陰証，服此藥必殆，予曰「無憂，果係陰証，前服溫補藥效矣，否則昨服柴胡飲死矣，安能延至此刻，此即仲景所謂熱深厥亦深也，姑待之」，薄暮厥囘復熱，煩渴欲飲冷水，令取井水一碗與飲，甚快，予曰「揚湯止沸，不若釜底抽薪，竟與玉燭散下之，初服不動，再劑便解黑矢五六枚，熱勢稍輕，改用玉女煎數劑，諸候僉平，調養經月而愈。

萬翁夫人，懷孕數月，欬嗽胸痹，夜不安寐，食少形羸，予曰「此子嗽也，病由胎火上衝，肺金被制，相傅失職，治節不行，經曰『欬嗽上氣，厥在胸中，過在手陽明太陰』，夫嗽則週身百脉震動，久嗽不已，必致動胎，古治子嗽，有紫苑散、百合湯法，猶未善，鄙見惟補肺阿膠湯內有甘草、兜鈴、杏仁、牛蒡，清金降火，糯米、阿膠潤肺安胎，一方而胎病兩調，至穩至當，服藥兩日，欬嗽雖減，喘喘痹未舒，方內加葦莖一味，取其色白中空，輕清宣痹，再服數劑，胸寬喘定，踰月分娩，無恙。

方繡文夫人，舊冬曾患弱証，今春又病肝風，俱余治愈，續復得一奇証，口吐清涎，日計數碗，道經云「涕唾精津汗血液，七般靈物總屬陰」，涎亦液屬，久吐真陰必傷，然百計治之不止，語其婦曰「古有嚥垂地真水之法，嚥之不吐何如」？婦曰「若强嚥下，即憒憒欲嘔」，診手少陰脉微動，問經事兩月未行，告繡兄曰「脉象似屬妊娠，不卜昔年懷孕，有此証否」？曰「拙荊往年受孕，原有吐証，但所吐者食耳，此番証絕不類，況舊病體虛未復，焉能受孕」，予曰「據脉多屬重身，不然斷無此等奇証，今不論其孕否，專意補養腎肝，兼益脾胃，以俟消息」，交夏後，腹中躍動，孕形漸露，復邀診視，繡兄笑曰「拙荊果孕矣，但吐涎如故，奈何」？予曰「無傷，產後當自止」，分娩後，涎竟止，計自春徂冬，十月之間，所吐涎沫無算，而津液竟無所損，且胎前諸治不應，產後不治自痊，亦異事也。

汪心滌兄夫人，體孱多病，懷孕三月，腹痛見血，勢欲小產，延余至時，胎已下矣，血來如崩，昏暈汗淋，面白如紙，身冷脉伏，予曰「事急矣，非參附湯莫挽」，僉謂用參恐阻惡露，予曰「人將死矣，何遠慮為」，亟煎參附湯灌之，少甦旋復暈去，隨暈隨灌，終夕漸定，續用參、朮、耆、草、歸、地、枸𣏌，大劑濃煎，與粥飲肉汁間服，旬日始安，再投歸脾湯，數十劑乃愈，後張效伊夫人證同，亦照此法治驗。

金匱云「婦人新產有三證，一曰痙，二曰鬱冒，三曰大便難」，三證所因，無非陰傷血耗之所致耳，人知四物湯能補血，此第認其面目，而未審其根源，夫血生于心，統于脾，故求其源，捨此誰與，再按脾主肌肉，脾虛故肌肉發熱，心主神明，心虛故神明失藏，計惟黑歸脾湯，一方可稱對證之藥，泛涉他求，恐多歧也，語云「甯醫十男子，莫醫一婦人，蓋女科病，本無難，其所難者，胎產兩端而已，胎前諸病，尚須培養氣血，况乎產後，百衇空虛，不言可知矣，產經十朝，發熱昏冒，肢掣煩燥，夜臥欠安，衇數大無力，斷非蓄瘀風邪，顯屬陰虧陽越，病關根本，非枝葉小差可比，歸脾湯培養心脾化源，喜其虛能受補，第補藥治虛，如旱田稼穡，灌溉宜頻，病人畏藥，昨晨至今，停藥未進，心煩肢擾，痙厥欲萌，原方加膠、黃、棗、麥，守服勿懈。

《許恩普醫話精華》

許恩普，祝其人，僑寓京師，診治多名公巨卿，如周錫恩、陳梅初、吳祖農、馮孟華、翁鼎臣輩，一時醫名噪起，斷証如折獄，處方若用兵，亦醫林健將也。

傷寒

乙未比部正郎歐陽伯，春病傷寒，世醫誤以為瘟，治以苦寒之藥，不眠者三日，譫語揭被，狂叫大熱，舌苔黑刺，延余診視，脈洪無力，知為虛熱，以薑擦舌即白，的為傷寒，非瘟疫也，虛火上炎，內無實熱，擬以人參竹葉湯加減，引火歸原之品，伊諸親多不敢主，幸伊姑丈比部郭幹臣力主服之，遂安，四服全愈。

甲午冬，黃慎之殿撰傷寒，時醫以為冬瘟，治以元參論兩等寒藥，二十餘日，煩躁不省人事，三日不能合眼，延余診視，脈數不及，知為胃氣欲絕之象，擬以人參湯加減，引火歸原之劑，一服遂眠，至次午方醒，請余道謝復診，脈復，依方加減，月餘全愈。

中風

辛卯，劉仲良太史夫人，比部段少滄之胞妹，因觀劇夜深衣單，卒中痰迷，齒脈均閉，便溺俱遺，心窩微存一息，針不出血，諸醫束手，延余診視，曰「症有七不論脈，此其痰閉之一也，係受風寒痰閉，便溺俱遺，亦非五藏絕也，手未撒，髮未指，面未如裝，汗未如珠，尚可挽囘」，幸段至契，深信不疑，擬以小續命湯、三生飲、再造丸合參，加全蠍等藥，以扶正氣，逐風化痰，行氣利血，以口閉藥不下咽，用烏梅擦牙，竹箸啟齒，小壺呷藥，時許即呼媽矣，醫治三日方甦，月餘遂愈。

氣厥

張書城侍御夫人，病厥，每不省人事，諸醫均以肝風治之，不效，延余診視，脈沈濇知係鬱結氣厥，非肝風也，詢夫人生育否？答以無，年幾何？答以不惑，余曰「夫貴妻榮，何以氣鬱至此」，夫人言「理該如此，而事有不然者」，余復詢張公納側室否？張曰「今春買一妾」，余曰「后妃能逮下，而小星抱衿與裯，樂只君子，有何鬱處」，及至書房，余詰張公，具以告，實寢妾處時多，余曰「誰家郎能被汝呼也，無怪氣厥耳」，逐擬以調氣和血之方，勸張公常宿夫人房為引，數服而愈，後遇張公，笑余醫外醫耳。

瘧疾

李有槻明府在京投供，患瘧數月，病勢沉重，諸醫罔效，延余診視，脈沉緊，知邪伏于太陰少陽之間，擬清脾飲加減，略重草果以解兩經之邪，外用胡椒末合蒜搗爛，置兩錢于兩關脈上，置椒蒜泥，用布條紮緊，一伏時拔出白泡，洩邪遂愈。

李虹若小軍機癉瘧，誤服他醫涼藥病劇，延余診視，脈緊，間日一發，先冷後熱，譫語四時方退，已二十餘日，自謂五臟皆空，病將不治，余言包治，擬以清脾飲加減，渠云「最忌柴胡」，余云「此症必用柴胡和解少陽，姑試服之」，過日又發，伊云「柴胡不效，定不服矣」，余診脈見緩，知邪將解，復强令服，瘧止，再以加減，數服而愈，從此不信許濟東大名醫矣。

欬嗽

戶部萬錫珩夫婦，咳嗽，晝夜不止，痰吐成盆，時醫用人參、鹿茸等藥，痰咳逾甚，延余診視，脈洪數，知係風寒閉於肺中，擬以二陳導痰湯加麻黃，一服而愈。伊子書城，黃疸秘結，十數日不便，時醫治以承氣湯，余診脈沈細，知係虛黃秘結，擬以茵陳潤導，滋養氣血，使下焦氣化而能出矣，飲以猪蹄湯，十四日便通黃退，遂愈。

吳𣀢臣司業父刑部毓春公，咳喘呃逆，延余診視，脈七八至，將絕之候，服殿撰陳冠生方石膏、黃連多日，以至此劇，余擬腎氣湯加減以救垂絕之陰陽，服之見效，次早來請，以為得手，至則見喘已輕，呃逆已止，精神大好，原可挽囘，復依原方加以滋陰扶陽之品，適陳冠生至，持方連曰「火上添油也」，余請示姓名，知為殿撰，曰「何知為熱」，陳曰「脈數」，曰「浮數為風熱，沈數為寒熱，洪數為大熱，數而有力為實熱，數而無力為虛熱，今數而無力，不及之象，猶燈油將盡，拍拍欲絕之侯，添油猶恐不燃，若加滴水即滅矣」，陳曰「脈之理微」，曰「誠然，然優人胡琴二絃，三指挑撥，五音合調，君能之乎」？陳曰「未習也」，曰「以此即知脈理未習，故不知也」，遂辭，燮臣司業送出，詢以病勢，余曰「若聽陳君主政，預備後事，不出三日也」，旋陳病，自用苦寒之藥，亦亡。

痢疾

壬辰胡呂瑞部郎，痢疾，晝夜百餘次，汗出如流，年逾五旬，諸醫均以年老氣血就衰，將脫之象，重用參芪等藥而痢反劇，延余診視，脈急有力，寒化為邪，照《內經》初痢用清，久痢用固之法，擬以黃芩湯加減，以扶正清熱，胡不敢服，强而後可，一服見效，數服減輕，滿月後，用真人養藏湯加減，滋陰固攝之劑，數服遂愈。

戰汗

庚寅張季瑞殿撰夫人，體虛難眠，延余診治，脈沉細，用溫補藥數服而愈，嗣後感冒風寒，以為舊證，用參芪等藥服之，以致沉重，復延診視，脈緊無力，知為虛人外感，治以再造散加減，解邪和中之劑，服之寒戰，似藥不合，渠言奈何？余復診之，脈動，言時發汗，以薑白糖水飲之助氣，夫人胞叔楊子琛，明府知醫，信余力，言不錯，藥邪相爭，故寒戰耳，張留余俟之至十點鐘時，果汗而愈矣，又張次子二歲時，素患腿疼不能行走，教人捶打，以重物壓之，方眠，余診視脈弱極，兩尺幾無，知為先後天不足之故，擬用十全大補湯，加杜仲、牛膝下注三陰，數服遂愈。

淋

徐頌閣侍郎三公子，于甲午歲淋症，他人誤以血淋，苦寒之藥，數月病劇，臥牀不起，身不能動，將一年矣，延余診視，僅存一息，脈沉細，知為陰虧變色，非血淋也，詰其故，言無外務，以妻歸甯浙省，經年不歸，思想而得，余曰「欲心一動，精即離舍成淋，久則陰虧變色，誤為熱淋，治以苦寒，至于此極」，擬以人參兔絲丸加減，大補之劑，以固心腎，一服見效，復診加減，數服能食，月餘全愈，甚神余技。

諸痛

劉次方，於庚寅年為巡街御史時，相召宴飲，余赴道謝，言未會面何見愛之深也，劉云「見余脈案擬方，真有道理，願為疾病扶持之交」，余以小道偶中，遜謝無何，劉患牙疼面腫，太陽筋跳如錐痛，諸藥罔效，寝食俱廢，延余診視，脈數無力。知為虛熱，氣血相搏，邪火上蒸，內服玉女煎加減，外以開水熏洗痛處，以和氣血，又以熱手巾熓之，再用燒酒以小指蘸滴耳内，如火外發，傾刻痛止，氣血和矣，再用唾膏貼之消腫，再用硼砂、冰片、細莘、蒲黃、黃柏、青鹽，共研細末，頻擦牙齦，消腫止疼，內服滋陰以退虛熱即愈，又水部張蔚如夫人，牙疼異常，飲食俱廢，亦如法加減治之，遂愈，此虛火疼十之八九，若實火疼宜用連翹、銀花、綠豆皮、蘆根等，清涼之藥，若蟲牙疼，用明雄黃、松香等藥，擦之即死，以上諸疼，七十方中無此妙也。薩嘉樂太史夫人，患牙疳，腫疼異常，已落一齒，幾於穿鼻透腮，延余診視，脈洪有力，知為熱毒，內服金銀花散加減，外用硼砂、冰片、紅棗燒灰，兒茶、人中白、陀僧、青鹽、枯礬，研細末敷，繼用犀黃散加輕粉、麝敷之，旬日遂愈。

甲午秋，戎部李星若夫人，腹疼如絞，日久欲死，延余診視，脈沈細，知係寒氣結，他醫誤用涼藥，以致病劇，余始擬以附子理中湯加減，一服而愈，旋因食抄，絞痛如故，九日不便，診脈虛細，係九結中之秘結，不可攻下，擬以前方加潤導之品，便通而愈，旋又風抄九月初一日痛絕，齒脈俱閉，僅存一息，其胞兄內閣中書虹若言女，初三日吉期，設無救奈何？余為情急，恐藥餌不及，囑星若親灸章門、虎口、三里等穴，並將前方加山甲、牛膝、桂枝、木香等品，烏藥擦牙，以箸啟齒，呷藥一時而甦，脈復，余出曰「包辦喜事無虞」，數服而愈，丙申年來請，言夫人血崩暈絕，往診脈擾急，知係小產，非血崩也，治以生化湯加參、芪，去舊生新之品，遂愈。馬積生太史夫人，亦患腹痛如絞，數月病劇，延余診視，脈息腹痛相同，因體因症，加減擬方，不敢服，以為與他醫用寒藥相反也，適曾任廣州府馮端本太守壽日，與馬姻親，李星若亦姻婭，同往稱祝，即馬遍詢同鄉，可否服余之藥，僉云可，歸即試服，次早請余，言病減半矣，深信不疑，連服數劑而愈。農都張馨菴屠遜菴，亦河南人，兩夫人亦患此症欲死，均為如法治愈。

胎產

李實之，太史放甘肅主考時，夫人住京，係朱相國之孫女，湖北廉訪之女，內閣章京伯平之妹，產後病劇，延余診視，脈沈細，四肢拘攣癱萎，溺黑，知受風寒化熱為痹，擬以獨活寄生湯加減見效，繼為加減數服而愈，朱即請以夫人小產數胎為憂，余診視脈沈無力，氣血兩虛，擬以泰山磐石散、千金保胎丸合參，令有孕時服三十劑，果胎安矣，連舉二子，甲午農部，李有榮之夫人，臨產三日未落草，咸謂胎死腹中，夫人自期亦死，李情急，許穩婆百金，下死胎以保夫人之命，穩婆無策，延余診視，脈緩，舌苔面色均無青赤，知胎無恙，詢之穩婆，向言尚未順胎，知經人早，漿破血竭，猶魚在盆，無水不行，數日不生者多也，安慰夫人，不要慌亂，靜心安臥，包管無恙，即重用達生散，加重參、芪、歸、芎各一兩，外加葱頭七個，黃楊腦七個，熊亦奇太史知醫，斟酌意藥太重，余言「非此重劑，不能壯氣生血，毋疑」，幸李素信余醫，留坐茶點，少待服藥時許，家人報喜，生一少爺，母子均安然矣。

京幾道徐叔鴻夫人，胸脹大痛，世醫誤以經閉三月，癥瘕治之，幾危，延余診視，六脉相等，陽博陰別，孕兆也。徐公曰「生過三胎，知無孕」，余曰「十樣胎，十樣生，年近四旬，氣血漸衰，正氣不敵，胎氣引動，素有肝氣，故脹痛，擬以安胎養血，調和肝氣之品，請姑服之」，以手試腹，如伏雞狀，即知是胎，非病，徐公如約，次早來請，言真醫也，果胎跳矣，再擬數服全愈，至秋舉一子，即六少爺也。

已丑工部員外楊味春夫人，吳勤惠公小姐，產時搐溺，不省人事，集醫治以肝風，不效，適夫人嫡堂兄吳純甫太守進京引見，與余父子世交，延余診視，脈虛知為血暈，非肝風也，先用韭菜根置兩嘴壺中，加醋煑開，以壺兩嘴對兩鼻孔熱氣熏之，立時生男甦醒，擬以當歸參芪千金湯，服之安然，繼而胞衣不下者一日，合家驚惶，余着尋雞頭菱葉撕破，加炒皂刺三錢，同煎服之，時許，胞衣墮，惡血分碎而下，安然無恙矣。

《余聽鴻醫話精華》

余聽鴻（景和），宜興人，初為藥肆徒，繼以所業與醫近，乃取《醫宗金鑑》讀之，冥心蒐討，無間寒暑，繼又從黃蘭泉游學，大進後，應友人招，懸壺常熟，歷愈危証，醫名大噪，著有傷寒附翼註。

關格

琴川趙姓女，年十九，面色如常，毫無病容，脈見左弦右弱，余曰「木强土弱，肝木犯胃尅脾，飲食作吐否」?其父曰「然」，即進疏肝扶土降逆之劑，明日又至，其父曰「昨日所服之藥，傾吐而盡」，余即細問其病之始末，其父曰「此病有一年半矣」，余曰「何不早治」？其父曰「服藥三百餘劑，刻下只能每日飲人乳一杯，已月餘，未得更衣」，余乃細詢其前服之方，皆進退黃連湯、資液救焚湯、代赭旋覆湯、四磨飲、五汁飲、韭汁、牛乳飲，俱已服過，又云「不但服藥，而川鬱金磨服已有三斤，沉香磨服亦有四五兩」，余曰「今之鬱金，實即莪蒁之子，大破氣血，伽南香雖云理氣，其質是木，有氣無味，二味多服，津液愈虧，胃汁愈枯，藏府日見乾澁，此乃雜藥亂投，大傷津液而成關格也，余細細思之，取大半夏湯加淡蓯蓉、懷牛膝、金匱腎氣丸，絹包同煎，以取半夏之辛開滑降，甘草、人參生津養胃，生蜜甘潤，甘瀾水取其引藥下行，增肉蓯蓉之滑潤腸腑滋膏，牛膝之降下而潛虛陽，再以《金匱》腎氣丸温動真陽，雲蒸雨施，藉下焦之陽而布上焦之陰，服後仍傾吐而盡，余頗焦灼，問曰「人乳何以飲」，其父曰「一杯作四五次，方能飲盡，惟金匱腎氣丸三四粒亦能下咽」，余曰「得之矣」，將原方濃煎，或置雞鳴壺內，終日燉溫，頻頻取服，令病人坐於門前，使其心曠神怡，忘却疾病之憂，將腎氣丸四錢乾者，每次三四粒，用藥汁少些送之，一日夜盡劑，就余復診，余曰「別無他治，仍將蜜作腎氣丸乾嚥，以原方藥汁送之，服三四劑，忽然神氣疲倦，面色轉黃，一月餘未得更衣，忽下燥糞兩尺，臥床不能起矣，舉家驚惶，余曰「下關雖通，上關仍閉，飲食仍不得下，幸而乾者能嚥，尚有一線生機」，將腎氣丸四錢，和入蒸飯四兩搗丸，將前方去蓯蓉、牛膝，遵前法漸漸吞之，後仍前法，再加蒸飯四錢，照法吞之，數日後，胃得穀氣，食管漸潤，腎氣丸每日加服一錢，漸加至飯三四兩，皆用大半夏湯吞之，後以飯作丸，用清米飲吞之，一日能進飯丸四兩，再食以乾飯，上格已開，腑氣亦潤，後用潤燥養陰之品，調理三月而愈，所以仲聖之法，用之得當，如鼓應桴，人云仲聖之法能治傷寒，不能治調理者，門外漢也」。

琴川東周墅顧姓，年三十餘，素性好飲縱慾，腎虛則龍火上燔，嘔血盈盆，津液大傷，他醫以涼藥遏之，後年餘，大便秘結，匝月不解，食入即嘔，或早食暮吐，又經他醫投以辛香溫燥，嘔吐更甚，就余寓診，余曰「大吐血後，津液已傷」，又經辛香溫燥，更傷其液，肝少血養，木氣上犯則嘔，腸胃乾澁，津不能下降，則腑道不通，故而便堅陰結也，即進進退黃連湯，加蓯蓉、枸𣏌、歸身、白芍、沙苑、兔絲、柏子仁、麻仁、牛膝、肉桂、姜、棗等，溫潤之品，服四五劑，即能更衣，其嘔亦瘥，再加鹿角霜、魚版膠，又服二十餘劑乃痊，至今已八年矣，或有發時，服甘温滋潤藥，數劑即愈，此症如專以香燥辛溫，耗爍津液，關格斷難復起。汪訒庵曰「關格之症，治以辛温香燥，雖取快於一時，久之必至於死，為醫者，當如何慎之」。

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蔓如，生平嗜飲過度，且有便血證，便血甚多，始則飲食漸少，繼則四肢痿軟，後即飲食不得入，手不能舉，足不能行，邀余診之，詢其顛末，每日只能飲人乳一杯，米粉粥一鍾而已，看前醫之方，皆服芳香溫燥，診脈弦澁而空，舌津燥，余曰「此乃血不養肝，津液乾澁，食管不利，夫格症皆屬津枯，剛燥之劑亦在所禁，痿屬血少不能榮養筋絡，多服燥烈芳香，胃汁枯，津液傷，痿症已成，格亦難免，即進以養血潤燥之品，服五六劑，格症漸開，余思草木柔潤之劑，難生氣血，亦不能入絡，因其好酒，便血太多，後起此症，即進以血肉有情之品，虎骨、鹿骨、魚版等膠，牛筋、蹄筋、鹿筋、羊脛骨、鷄翅及蓯蓉、魚線膠、枸𣏌、歸身、巴戟、猪脊筋，大隊滋補重劑，服十餘劑，關格大開，漸能飲食，手足痛勢已舒，手略能舉，步稍能移，後即將此方，加羊腎、海參、淡菜，共十七味，約四五斤，濃煎收膏，服四五料，步履如常，飲食亦復，手亦能握管矣，古人云「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」，其言洵不誣也。

痿症

琴川小東門王姓，年約十七八，素有滑洩遺精，兩足痿軟，背駝腰屈，兩手扶杖而行，皮枯肉削，彼云「我有溼氣，已服三妙湯數十劑，罔效」，予曰「瘦人以溼為寶，有溼則肥，無溼則瘦，觀其兩腿，大肉日削，診脈兩尺細軟，《難經》曰『下損於上，一損損於腎，骨痿不能起於床』，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，損其腎者益其精，如再進苦燥利溼，陰分愈利愈虛，兩足不能起矣」，進以六味地黃湯加虎骨、魚版膠、鹿筋、蓯蓉，大劑填下滋陰，服十餘，劑兩足稍健，再將前方加魚線膠、鹿角霜等，服十餘劑，另服虎潛丸，每日五錢，兩足肌肉漸充，步履安穩也，我習醫已三年矣，余即勸其改業，不必習此小道，夫醫之一業，功少過多，利小任重，有生計者，不必習也。

治痿諸法，惟乾濕二字足矣，看痿之乾濕，在肉之削與不削，肌膚之枯潤，一目了然，如肉腫而潤，筋脈弛緃，痿而無力，其病在溼，當以利溼祛風燥溼，其肉削肌枯，筋脉拘縮，痿而無力，其病在乾，當養血潤燥舒筋，余治痿症甚多，今憶兩條，未嘗不可為規則也。治翁府船夥錢姓，至上海，驟然兩足痿軟無力，不能站立，就診於余，診其脉帶濇兼數，按之數更甚，口中臭氣不堪，小便短赤，莖中澁痛，問其上海宿妓否？答曰「住宿兩宵，可曾受溼否」？曰「因醉後在船蓬上露臥，半夜即兩足痿弱，不能起立」，余見其兩足微腫，捫之微熱，余曰「此乃酒溼之熱內蒸，露溼之寒外襲，化熱難出，又房事兩宵，氣脉皆虛，溼毒流注於經絡，即進以萆薢、猪苓、赤苓、澤瀉、苡仁、木通、黃柏、牛膝、土茯苓、丹皮、草梢、桑皮等，服三劑，兩足漸能起立，後以北沙參、麥冬、石斛、苡仁、甘草、茯苓、萆薢、牛膝、知母、黃柏、桑皮、桑枝等，再服四五劑，步履如常，此治溼熱流注之痿也，又治一乾痿，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程筠章，自四月寒熱，經他醫治，至九月，先以牛蒡、豆豉、枳売、厚朴等，至夏以藿香正氣之類，至秋以厚朴、枳壳、赤腹皮等，均係燥溼淡滲之品，服百餘劑，以致遍身肌肉削脫，筋脉拘攣，四肢拳縮不能伸，手不能舉，足不能立，十餘日未能飲食，月餘不能更衣，王姓醫仍進以香燥淡滲，後邀余診，見其口唇上吊，齒露舌乾，不能吸烟，烟膏從齒縫中吞之，飲以稀粥，噎而難入，匝月不更衣，眾皆謂不起之症，余笑曰「此症最易治，斷斷不死」，眾問故？余曰「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，損者益之，燥者潤之，當先用老肥鴨一隻，水海參一斤，豬蹄一斤，三物用大沙罐煨之糜爛，以布濾去渣滓，吹去油質，將此汁加以葱姜汁少許，醬酒和好燉溫，隨其量飲之，使其食管腑道潤滑，再論服藥，依法製服飲之，數日，似乎喉間稍爽，能下粥稀，再以大劑虎潛法去鎻陽，服四劑，其熱已平，再立一方，熟地一兩，淡蓯蓉五錢，牛膝三錢，龜版一兩，虎骨五錢，蹄筋五條，麥冬五錢，石斛五錢，陳酒二兩，芝麻五錢，煎濃汁飲之，以鴨肉、海參汁助之，服十餘日，大便更燥矢數尺，胃納漸醒，服至四十天，肌膚潤滑，兩足漸能起立行走，服至百餘劑，胃氣大甦，兩手漸能舉矣，後調理二百餘天，手指仍然無力，尚不能握管作小楷，肌肉雖充，肢尚少力，今已七年，尚未復元，如不以大劑滋潤，藉灌溉之功，此症不死何待，服燥藥百餘劑，滋膏竭盡，醫家病家，兩不醒悟，豈非奇聞。

脹滿

朱雲卿，洞庭山人，年三十六七，在琴川老吳市典為業，有氣從少腹直衝胸膈，腹脹如鼓，堅硬臍突，屢服檳榔、枳壳、五皮等消導尅伐之品，愈服愈脹，匝月未得更衣，兩足漸腫，小便不爽，面上色澤漸枯，胃氣日憊，欲囘籍袖手待斃矣，吾友松筠張君，偕至余寓就診，余曰「脉遲濇而肌膚枯黯，腹硬而堅，不得更衣，此乃衝任足三陰肝脾腎陽虛，陰氣之所結也，衝脈起於氣街，挾臍而上，任脈起於中極之下，循腹裏，上關元。足三陰之脈，從足走腹，衝脈為病，氣逆裏急。任脈為病，男子內結七疝。肝脈為病，有少腹腫滿，少腹氣衝於上，此乃衝疝之類也。陽氣虛不能運行，陰寒之氣蟠結於中，結聚不消，况下焦陰氣上升，非溫不納，中宮虛餒，非補不行，投以東洋參、白朮、鹿膠、附、桂、茴香、巴戟、蓯蓉、枸𣏌、兔絲、姜、棗等，溫補滑潤之品，服一劑，脹更甚，余曰「此氣虛不能運藥也，若更他法，則非其治」，强其再服一劑，脹益甚，且氣阻不爽，余再强其服一劑，忽然氣從下降，大解堅糞甚多，其腹已鬆，氣歸於少腹角，一塊如杯，余曰「當將此方購二十劑，煎膏緩緩服之」，服盡而愈，所以治脹病，當分虛實，藏府為最要，此症若疑實脹，投以破氣攻伐，斷無生理矣，然不能辨之確，斷之的，見投劑不效，即改絃易轍，有不致僨事者乎？故治病以識症為第一。

常熟西門俞義莊，俞瀛洲先生之少君，瑞舒世兄，年二十三四，時正酷暑，邀余診之，腹脹如鼓，足腫臥床，余問其病由，素有便血症，按脈極細，小便短赤，余曰「此乃久痢便血，脾腎兩虛，土敗之症也，觀前醫之方，大約檳榔、枳、朴、五皮、香、砂、苓、瀉之類，余曰「此症非大用溫補，助火生土，斷難有效，使其向虞山言子易坟上，取黃色泥土百斤，將河水攪渾澄清，煎藥炊茶煑粥，均用此水，若水盡再

換泥一石，攪水兩石，用盡再換，取土可補土之義，進參、朮、附、桂、補骨脂、益智、黃芪、枸子、巴戟、杜仲、熟地等大劑，腹上繫繩緊束，服大補藥三劑，以繩驗之，約鬆三指許，後余恐其太補，方中稍加枳売，所繫之繩，仍緊如故，以此驗之，破氣之藥，一毫不能用也，專以溫補大劑，服百餘劑，其脹已消，約用去熟地四五斤，參、芪各四五斤，杞、仲、朮等稱是，起床後，服金匱腎氣丸，并補劑而痊，至今六年，惟行路常有氣喘耳，下焦之虛，不易填也。

常熟青菓巷，吳鑄菴先生，年五十餘，平素有便溏，清晨泄瀉，後腹脹臍突，腰平背滿，囊莖腿足皆腫，兩臂脇肉漸削，余曰「便瀉傷及脾腎，非溫補不可，後進參、朮等補劑，服三劑，腹脹仍然，二次邀余診，見其案頭，有《臨證指南》、《醫方集解》等書，余曰「閣下知醫，莫非更吾方乎」？彼曰「實不相瞞，將方中略加枳、朴、香、砂等味耳」，余曰「既然同道，若不依余，斷難取效，余存之方，切不可更動」，約服四五十劑即可痊愈，仍進參、朮、芪、草、益智、巴戟、仙靈脾、補骨脂、姜、棗、桂、附等，服四五十劑，便溏已止，脹勢全消，至今四年，强健如昔，所以辨虛脹實脹，大約在便溏便堅之間，亦可稍有把握，庶不致見脹即攻伐尅消亂投也。

常熟西弄，少府魏葆欽先生之媳，因喪夫悒鬱，腹大如鼓，腰平背滿臍突，四肢瘦削，臥則不易轉側，余於壬午秋抵琴川，季君梅太史介紹余至魏府診之，面色青而脈弦濇，余曰「弦屬木强，澁為氣滯，面色青黯，肢瘦腹大，此乃木乘土位，中陽不運，故腹脹硬而肢不脹也，中虛單腹脹症，雖諸醫束手，症尚可挽，以枳、朴、檳榔等味，治木强脾弱中虛之症，如誅罰無罪，豈不僨事，恐正氣難支，急宜理氣疏肝，溫中扶土抑木，進以香砂六君湯，加干姜、附子、刺蒺藜、桂枝、白芍、紅棗、檀香等，服五六劑仍然，然終以此方為主，加減出入，加杜仲、益智、陳皮等，服四五十劑，腹脹漸鬆，肢肉漸復，服藥百餘劑而愈，再服禹餘粮丸十餘兩，金匱腎氣丸三四十兩，腹中堅硬俱消，其病乃痊，今已十五年，其健如昔，吾師曰「脹病當先分臟脹、腑脹、虛脹、實脹、有水、無水等因，寒涼溫熱攻補消利，方有把握，若一見脹症，專用枳、朴、查、曲、五皮等味，無故攻伐，反傷正氣，每致誤事耳。

常熟東門外顏港橋老虎灶內小童，年十歲，先因腎囊作脹，常熟俗名鷄肫臌，覓單方服之，延四十日後，肢瘦腹脹，臍突而高作喘，腎囊脹亮，莖腫轉纍，如螺如索，小便六七日未通，奄奄一息，余診之，思如此危症，難於下手，急進濟生腎氣湯大劑，附桂各一錢，倍車前、苓、瀉，服兩劑，小便漸通，一日數滴而已，後服之五六劑，小便漸暢，莖亦直而不轉矣，再以原方減輕，服二十劑，腹脹亦消，惟形瘦不堪，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痊，將近十齡之童，前後服桂、附各兩餘，所謂小兒純陽一語，亦不可拘執也。

水腫

常熟縣南街麵店內某童，年十六七，冬日墜入河中，貧無衣換，着溼衣在灶前烘之，溼熱之氣，侵入肌肉，面浮足腫，腹脹色黃，已有三年，友憐其苦，領向余診，余以濟生腎氣湯法，熟地一兩，萸肉二錢，丹皮二錢，淮藥三錢，澤瀉二錢，茯苓三錢，牛膝錢半，車前二錢，附子一錢，肉桂一錢，余給以肉桂一支，重五錢，時正酷暑，人言「附桂恐不相宜」，又云「脹病忌補，熟地當去」，余曰「此方斷不可改」，服六劑，小便甚多，猝然神昏疲倦，人恐其虛脫，余曰「不妨」，服六劑，有熟地六兩，一時小便太多，正氣下陷，未必即脱，待其安寐，至明午始甦，而腫熱全消，後服參苓白朮散，十餘劑而愈。

濕溫

常熱靈公殿楊府一小使周姓，無錫人，年十八九，壬午七月間病後，至八月間，又勞碌反覆，發熱面紅，脈沈氣促，有汪姓醫，以為虛陽上脱，服以參附，熱更甚，脈更沈，汗出不止，邀余診之，以脈沈面赤氣促論之，却似戴陽，視其正氣，斷非虛脫，太常楊公曰「虛實惟君一決」，余曰「待余再診，方可直決」，再診之，面目俱紅，口中氣臭，小便短赤，脈沈滯而模糊不清，余曰「此乃溼温化熱，被參附阻於氣機，熱鬱不能分洩，逼陰外出，故反汗多氣促」，楊公曰「實熱有何據」？余曰「仲景試寒熱，在小便之多少赤白，口中氣臭，斷非虛熱，溫涼執持不定，必致僨事，若不用寒涼藥，症必危矣，楊公不能決，余即書黃柏、木通、梔皮、鬱金、苡仁、通草、苓皮、竹葉、滑石、杏仁、藿香，令服之，明日復診，熱退汗止而神倦，余即以香、砂、白朮、二陳之類，令服之，楊公曰「昨寒涼，今溫燥，何也」？余曰「溼溫症，熱去溼存，陽氣即微，再服涼藥，必轉吐瀉，昨以寒淡滲熱，今以苦温化溼，服三劑，溼亦退，後服香砂六君，五六劑而愈，症非危險，若執持不定，因循人事，仍用參附，不死何待。

呃逆

常熟慧日寺，傷科劉震揚，始因溼溫發疹，其人體豐溼重，醫進以牛蒡、山梔、連翹等，已有十餘日，邀余診之，脈來濇滯不揚，舌薄白，神識如蒙，冷汗溱溱不斷，身有紅唇不多，溲少而赤，呃逆頻頻，症勢甚危，余曰「肥人氣滯，溼邪化熱，瀰漫胸中，如雲如霧，充塞募原，神識昏蒙，况呃之一症，有虛實痰氣溼血寒熱之分，不可專言是寒，鄙見看來，上焦氣機阻逆，斷不可拘於丁香柿蒂之法，先立一清輕芳香，先開上焦，佐以降逆洩熱，進以蘇子梗、藿香梗、通草、鬱金、沈香屑、杏仁、茯苓、薏仁、佩蘭、半夏、橘皮、姜、竹茹，另研蘇合香丸汁，頻頻呷之，服後，神氣日清，診七八次，皆進以芳香苦洩淡滲法，而熱退呃平，乃愈，此症者誤疑呃逆為虛寒，投以溫補，立斃。

暑症

暑溫、風溫、熱病，最忌大汗傷陰，苦温傷液，溫補助熱，俱可化火，為害最烈，葉天士曰「温邪傷液，急則變為痙厥，緩則變為虛勞」，前輩屢試之言，詢不誣也，余見一某姓子，平素陰虛內熱，是年壬午，君火司天，溫邪極甚，六月間得熱病，琴川有一四時風寒通套之方，豆豉、牛蒡、山梔、厚朴、枳壳、連翹、陳皮、山查、半夏、赤苓、通草、蟬衣、杏仁之類，熱甚者，加入鮮石斛、鮮生地等品，不大便，則加瓜蔞仁、元明粉或加涼膈散兩許，無論四時六氣，皆從此方加減，某醫即以此方加減進之，然暑必夾濕，燥則化火，涼則溼凝，而甘淡微苦之法，全然不知，以致病人津乾舌絳，脘阻便溏汗多，見其因表致虛，某又進參、芪、熟地、𣏌子、杜仲等温補之品，不知補則礙氣助熱，聚溼填中，病在垂危，延月餘，邀余診之，脈虛細而芤，舌絳如猪肝，汗出氣促，不得平臥，手指戰振，灼熱津乾不渴，咳嗽痰多，溲濇，已有緩變虛勞之勢，余曰「此症古人云『不服藥為中醫』，若再服藥危矣」，病家曰「此不治之症耶」？余曰「非也，暑為陽邪，溼為陰邪，天地之氣也，清邪先中於上，肺先受之，暑溼交阻，蒸化為熱，用藥若涼，則依溼一面，而化為寒，必轉便溏痞滿,冷汗，用藥若温，則依暑一面，而化為火，必轉唇焦舌黑厥厥等症，故前輩治暑邪之方，最難着筆，要清熱而不礙溼，化溼而不礙熱者，惟有劉河間之天水散、三石湯，吳鞠通之清絡飲、三仁湯，如補而不助熱，不聚溼，則孫真人之生脈散，此諸方皆暑症之要方也，雖然平淡，却能消息於無形之間，以輕能去實也。又以甘涼淡滲，清熱存陰，微苦泄熱等輕劑」，服五六十劑之後，病家問曰「若專於清輕之劑，病人正氣，恐難支持，亦可服大補否」？余曰「人之養生，最冲和者，莫如穀食，既然熱清胃甦，飲食大增，不必拘於溫補，然熱病不服溫補，斷不能收全功，直至十一月，方能服異功散、歸脾湯之類而愈。

北門葉姓婦，素有肝氣胸痹，發時脘痛，屢進瓜蔞、薤白、半夏、枳實一劑，更衣即平，屢治屢驗，是年夏杪，此婦雇船下鄉，囘城受暑濕而見寒熱，胸脘阻格作嘔，戴姓醫進以胃苓湯，加藿香、蘇梗，此方亦屬不錯，乃服之反甚，邀余診之，脈滯而沈，汗冷作噦，脘中作鞭，按之甚痛而拒按，余視此症，乃熱邪挾濕內陷，為小陷胸症無疑，進小陷胸湯法一劑，明日更重，診脈仍滯不起，舌灰潤作噦頻頻，湯液不入，胸中格如兩截，拒按作痛，且讝語，言澀不出，汗冷撮空，余竟不解，問病家曰「大便何如」？曰「大便已溏數日」，余思小陷胸湯已錯，又屬太陰症矣，即進四逆加人參，余思此症，下利虛痞，作噦肢寒，顯然濁陰上犯，雖不中病，諒亦不遠，即將此方與服，余歸即細心思之，因憶《溫病條辨》〈下焦篇〉中，有暑邪深入厥陰，舌灰，心下板實，嘔噁，寒熱下痢，聲音不出，上下拒格者，有椒梅湯法，此症頗切，黃昏病家至寓云「服藥似乎肢温汗少，神識仍蒙，作噦，便溏不止」，余曰「將二次藥煎好，以仲景烏梅丸四錢，將藥汁煎化灌之，服後胸膈漸開，利止噦平，而能安寐，明午復診，神清言爽，余即將烏梅丸原方，改作小劑，服兩劑痊愈。

戰汗

常熟旱北門外，孫祠堂茶室婦，始因温邪未能透徹，延之四十餘日，邀余診之，脈細數，鬱於內，著骨始見，肌枯肉削，乾燥灼熱無汗，熱亦不甚，耳聾舌强，言語澀蹇不清，溲少，大便洩瀉如醬色，舌色底絳，而上有烟煤之色，眼白珠淡紅，鼻乾不欲飲，手足痙動，余曰「此乃温邪深入於裏，汗未透澈，此症當戰汗於骨髓之間，若不戰汗，熱不得泄，陰液爍盡亦死，若戰汗不出亦死，且先以甘涼重劑，養肺胃之陰，以作來日助其戰汗之資，故先進生地、麥冬、元參、石斛、梨汁之類，一劑肌膚較潤，泄瀉亦稀，復診，進以大劑復脈湯，加鷄蛋黃二枚調服，生地黃一兩，阿膠三錢，麥冬六錢，生白芍三錢，炙甘草二錢，石斛六錢，生牡蠣一兩，煎濃汁服，余曰「此藥服下，令其安寐，不可擾亂，到天明時，如且冷汗淋漓，手足厥冷，目反口張，遍體冷汗，切勿驚慌呼喚，尚戰不透，亦死症也，若服此藥汗不止，腹膨無汗，此正不勝邪，戰汗不出，亦不治矣」，日晡服下，至四鼓果然遍體冷汗，脈靜肢冷，目反不語，舉家因余預囑，故靜以待之，直至日中，汗收神醒，熱退瀉止，後服甘涼養胃，存陰泄熱，數劑而愈。

欬痰

常熟瞿橋倪萬泰染坊何司務，於庚寅除夕得病，寒熱咳嗽痰多，他醫進以豆豉、梔子、杏仁、蔞、貝、蛤壳、茆根之類，更劇，一日吐出柔膩之痰數碗，辛卯正月初四，邀余診之，脈緊，肌燥無汗，咳喘痰白如膠飴，日吐數碗，脇痛，余曰「此乃寒飲停胸，再服涼藥即危矣」，進小青龍湯，原方略為加減，重加桂姜，服三劑，症忽大變，猝然神識如狂，舌紅口燥，起坐不安，即食生梨兩枚，明晨又邀余去診，症似危險，診之脈緊已鬆，口渴舌紅，又已化火，陽氣已通，可保無虞，後轉服化痰潤肺之劑，仍每日吐柔膩白痰碗餘，十餘日後，再服六君子等，和胃藥十餘劑而愈。

濕痺

常熟大市橋王姓，年二十五六，面色青黃，足腫如柱，脹至腰，腰重不能舉，足軟不能行，其父背負而至，余問曰「此症起於何時」？答曰「已一年有餘，服藥近二百劑，鮮效」，余診其脈澁滯不利，下體腫脹，身弱不能行，腰重不能舉，余曰「此症雖未見過，揣其情，即黃帝所謂『緩風溼痺也』，《金匱》云『着痺，溼着而不去，腰中如帶五千錢』，《千金》云『脚弱病，總名謂之脚氣，甚則上衝心腹，亦能致命』，此症服補劑，往往氣塞而閉者甚多，服表藥而死者，未之有也，斷不可因久病而補之，余進以活命檳榔飲，方橘葉四錢，杉木片一兩，陳酒三兩，童便二兩，水二碗，煎至一碗，調入檳榔末二錢，服後，將被溫覆而臥，遍身汗出如洗，腫退一半，再服一劑，汗後腫即全退，足漸能步履，復診，更本事杉木散方加味，杉木片五錢，大腹皮二錢，檳榔二錢，橘皮、橘葉各二錢，防己二錢，附子四分，酒二兩，童便二兩，服三劑，病痊，其父曰「藥價極廉，不及百文，四劑即能愈此一年餘之重症，神乎技矣」，余曰「藥貴中病，不論貴賤，在善用之而已」。

脱証

常熟東門外葉泳泰布行一童子，名錦蘭，年約十二三，吐瀉止後，即就余診，兩尺皆伏，惟寸關脈浮，汗多氣促，余曰「此症大有變局」，進以和中分清，芳香淡滲之品，至明日又邀余去診，汗如珠下，面紅目赤，肢厥脈伏，口中要飲井水雪水，煩躁不休，余曰「此症陽已外脫，若認為熱症，一服寒涼即死，若畏其死，無法矣」，病家人曰「聽君所為，死不怨也」，余曰「吾開方後，不可再請他醫，因他醫以余方為是，死則歸罪於彼，若以余方為非，而更立一方，死則其罪愈不能辭，症既危險，死生不如余獨肩其任」，即以乾薑一錢，附片一錢，肉桂八分，猪膽汁一錢，童便二兩，三物先煎，將汁濾清，和入胆汁童便，沸一二次冷服，此症本可用白通四逆加人尿、猪胆汁為是，因症已危險，故去參草之甘緩，恐其奪薑附之功，加以肉桂之辛，如猛將加以旗鼓，萬軍之中，以奪敵幟，不料時已在晡，膽汁、童便俱無覓處，病家先以薑附桂三味煎而飲之，欲將胆汁、童便明晨再飲，余聞而大駭，即送字與其父，曰「薑附桂陽藥，走而不收，一誤猶可，胆汁、童便陰藥，守而不走，再誤不可，一服即死，明晨速即將原方照服，或可挽囘萬一」，明晨果照方服一劑，至午余又去，診之，汗止，口渴亦止，面目紅色亦退，脈細如絲而已見，余曰「脈已微續，可無慮矣」，即進四逆加人參、人尿，再一劑而病霍然，亦快事也。

吾幼時在孟河天寶堂藥舖，曹煥樹先生之門下習業，其弟魯峯素有咯血症，是年十月，忽起寒熱，頭痛身疼，治以桂枝葛根，汗之，寒熱已盡，漸能飲食，停一日，忽然面紅汗出如珠，神靜脈浮而無力，即請馬培之先生診之，服藥依然，至晚汗出更甚，莫可為計，至二更，余看《醫宗金鑑》少陰戴陽一條，即謂煥樹先生曰「魯峯叔之病，與戴陽相合，急宜引火歸元」，煥樹恍然悟曰「此陽脫症也，非溫納不可」，因其素昔吐血，最懼陽藥，故畏縮而不敢專用，倘一差失，殺吾弟矣，余曰「陽無陰不斂，當陰陽並顧，與其不治而死，不如含藥而亡」，即以熟地四兩，黨參四兩，黃芪四兩，附子三錢，肉桂三錢，煎汁，加以童便三兩，分三服，先進一服，靜待半時，無所變，再服亦然，三服已盡，汗仍不收，面赤不退，不寐不煩不脹，後治法已亂，曰「既能受補而無他變者，恐病重藥輕故也」，再濃煎高麗參二兩服之，又不脹，再以紫河車一具，東洋參二兩，煎濃汁服之，約一時許，汗收面紅漸退而安寐，至明日始醒，宛如無恙。

丹陽貢贊溪在琴開豆腐店，始以温邪，有王姓醫專以牛蒡、豆豉、柴胡、青蒿等，已服十餘劑，陰液已盡，陽氣欲脫，狂躁咬人，神識皆憒，痙厥皆至，舌黑而縮，牙緊不開，病已陰絕陽亡，余即進以復脈法，去薑桂，加鷄蛋黃，大劑灌之，不料明晨反目瞪口張，面青肉僵，脈沉而汗出如珠，四肢厥冷，余曰「陰囘戰汗，陽不能支，欲脱矣，不必診脈，先炊鑪燃炭，急以桂枝龍骨牡蠣救逆法大劑，高麗參三錢，白芍三錢，甘草一錢，龍骨四錢，牡蠣一兩，淮小麥一兩，紅棗三錢，茯神二錢，煎之，先灌以粥湯，含不能嚥，即將藥煎沸灌之，稍能嚥，緩緩盡劑，不料至晡汗收而遍體灼熱，狂躁昏厥，舌黑津枯，余曰「陽囘則陰液又不能支矣」，仍進復脈去薑桂法，生地一兩，阿膠三錢，麥冬五錢，白芍三錢，炙草一錢，麻仁四錢，鷄蛋黃二枚，服後至明晨，依然汗冷肢厥脈伏，目瞪口張不言語，余曰「陰囘則陽氣又欲脱矣」，仍服前方桂枝救逆湯，至晡依然，舌黑短縮，脈數灼熱，仍用復脈去薑桂法，如是者三日，症勢方定，此症陰脱救陰，陽脱救陽，服藥早温暮涼，若護陰和陽並用，亦屬難救，故不得不分治也，後服甘涼養胃，二十餘劑而愈。

同道徐賓之，金陵人，住常熟西門，始而寒熱，繼則下痢紅白，三四日後重不爽，小便少而澁，自服藥數劑不效，邀余治之，舌面白，舌心舌邊俱剝而紅燥，脈來滯而不揚，進以胃苓湯意，理氣而洩溼熱，一劑溲澀後重俱爽，紅積止而見薄糞，猝然遍體汗出如珠，自寅至酉，而起坐言語飲食一如平人，惟大便溏薄，日瀉二三次，並不後重，自戊至寅，四時中煩躁汗多，額與指尖均冷，撮空囈語，喜怒之狀不一，或以為祟，余曰「此乃陽脱之症，躁而不煩，是陽氣虛竭」，即以附子理中合桂枝加龍骨牡蠣法，急守中陽，以固表陽，人參三錢，於朮四錢，附子一錢，白芍一錢，桂枝二錢，龍骨三錢，牡蠣一兩，炙草一錢，乾薑一錢，紅棗五枚，服之，入夜仍拈衣摸床，囈語汗出，明日原方再加重三成，加五味子五分，一服後，汗收神清陽，陽囘痢止，飲食漸進。停服六七日。後服乩方，黃芩三錢，白芍三錢，服兩劑，仍煩躁不休，冷汗淋漓，大便水瀉，遍體如冰，再服扶陽固表，已無救矣，噫！生死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，醫究有理評，黃芩苦寒，白芍泄脾，既自為醫，反服乩方，其死宜哉！

斑疹

常熟大河鎮道士王少堂，六月初，偕妻囘里，十四日起寒熱，徧體紅疹滿布，周姓醫進以辛涼解肌之方，服後病增，至十七，病更劇，其岳母邀余診之，脈極細而微，重按至骨，微見數象，神織頗清，遍體乾燥，身無點汗，舌絳無津，而又不渴，言語輕微，躁不能寐，紅斑密布無空隙之處，余思此乃正虛邪陷之陰斑也，余曰「初十晚到家，逐日所作何事，試一一述之」，曰「十一至十三做法事，十四日懺事畢，結帳後，當夜即熱」，余曰「再去問之，初十有房事否」？答言有之，初十日酷暑，坐船數十里，外風襲表，暑熱偪蒸，至夜慾後，氣脈皆虛，熱邪即乘虛內伏，加之十一至十三，身為法官，終日厚衣，汗出不止，汗多則外陽已虛，津液亦涸，腠理空豁，又高叫勅令，中氣亦虛，熱邪易入，故見寒熱，又被寒涼之藥，遏其陽氣，故內熱雖甚，無陽氣蒸動，無津液化汗出表，若再服寒涼，表陽愈虛，熱陷更深，陰斑無疑矣，用仲景桂枝湯，加乾薑、人參，重用甘草，服後再飲以米湯，余思汗多則陽弱陰傷，以桂枝湯和其表，以乾薑合桂枝護其中陽，假甘草之多甘合米飲之穀氣，甘淡以助其胃津，得乾薑之熱，蒸動其胃津以上升，又賴桂枝之力，推之出表，若得汗出，則中陽動而表陽和，內伏之邪，亦可由外表而發，待其煩躁狂叫，或奔走越垣，方為佳兆，切不可與以涼藥，恐火鬱不能外達也，如服此藥後，仍然不變，則難治矣，服藥後，明午果然神識漸狂，聲高而起坐不安，渴已能飲，病家驚惶，飲以蔗漿一碗，依舊靜臥，聲微脈細，至二皷，余至其家，問之曰「今午漸狂，聲高渴飲，不料服蔗汁後，依然如故」，余曰「正欲其陰症轉陽，由裏出表，陽囘而煩，方為佳兆，又為寒涼所遏，事屬周折」，仍從原方加臺參鬚服語之，明午又見煩躁能飲，以温水飲之，汗出脈起矣，再進以甘涼之品，生胃陰而洩熱助汗，託之外出，汗透而神靜安寐，脈亦轉和緩，能思飲食，余曰「汗後肌潤，脈和思食，正能勝邪，病有轉機矣，陽囘以養陰為要」，進以生脈法，加甘涼鹹寒之品，數劑而痊。

厥症

常熟星橋石姓嫗，晨食油條一支，麻糰一枚，猝然脘中絞痛如刀刺，肢厥脈伏，汗冷神昏，余診之曰「食阻賁門，不得入胃，陰陽之氣，阻隔不通，清陽不能上升，濁陰不能下降，故揮霍撩亂，窒塞於中，宜用吐法，以通其陽」，生萊菔子三錢，藜蘆一錢，橘紅一錢，炒鹽五分，煎之，飲後以雞羽探喉吐之，再以炒鹽湯飲之，吐二三次，痛止肢溫，厥囘汗收，惟嘔心一夜，乾嘔不己，余曰「多嘔，胃氣上逆，不能下降」，以烏梅丸三錢煎化，服之即平，後服橘半六君子，三四劑而愈，夫初食之厥，以吐為近路，其陽可通，若以枳實、檳榔等消食攻下，其氣更秘，危矣。

常熟大東門陶姓嫗，暮年傷子，肝氣久鬱，又因有一人抵賴其子賒出之賬，兩相執持，陶姓嫗猝然跌倒，氣息全無，急邀余診，脈來沉伏，目上反，口鼻之間，呼吸氣息全無，手足厥冷，其勢已危，余曰「此乃肝鬱氣秘，痰阻靈竅，藥不得入，惟用至寶丹、蘇合香丸各一粒，用竹𤃉、薑汁、菖蒲汁、藜蘆煎汁一杯，將諸汁和入灌之，以雞羽三四支探喉，吐出白膩痰甚多，氣息稍通，片刻後，又氣息全無，再灌再探再吐，如是五七次，痰雖多而氣仍不轉，余疲甚，直至五更，氣漸轉而能呼吸，天明已能言語，咽痛三四日，調理而愈。余思木鬱則達之，吐即達之之意也，知此症不用吐法，去其痰，通其陽，而能救者，吾不信也，又有百歲坊朱姓嫗，因口角動怒，猝然昏厥不語，脈伏肢冷，呼吸不通，余即用炒鹽湯，用雞羽探吐，一哭即醒，醒則大哭不止，此鬱極則發之也，如天地鬱極則雷霆奮發之義，余見肝厥、食厥、氣厥等症，惟有吐為最速耳，所以吐之一法，不可棄而不用也。

吐血

常熟大東門外，吾友謝蔭庭，辛卯六月間，忽大吐血，每日約有碗餘，半月不止，某醫進以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、川斛、生地、山梔，大涼之劑，罔效，半月以來，已有氣隨血脫之狀，飲以井水亦不止，是夕三皷，邀余診之，脈來沉細，目瞑聲低，言語輕微，肢冷汗冷，面紅煩躁，欲寐不能寐，余曰「事急矣，氣隨血脱，陽隨陰脫，速宜引陽入陰，引氣納脫，先將陳酒十斤煑熱浸其兩足，兩時許，再以生附子錢半，元寸五厘，萆蔴子肉七粒，擣如泥，貼左足心湧泉穴，立方以中生地一兩，元參四錢，麥冬四錢，蒲黃炭二錢，阿膠四錢，生龜版一兩，石斛六錢，生牡蠣一兩，生石決一兩，懷牛膝二錢，茜草炭二錢，煎好，再以鮮柏葉、鮮荷葉搗爛絞汁，入童便一茶杯，或秋石一錢，化水同沖，一氣盡服之，血即止，後服沙參、麥冬、梨、藕、石斛，甘涼養胃，數劑而愈，其友問余曰「前醫進犀角、羚羊角、生地、石斛等，可謂寒矣，何以半月不能止其血，今方服之即止，何也」？余曰「實火宜涼，虛火宜補，此乃肝陽挾龍雷之火上騰，况吐血已多，陽隨陰脱，下焦之陽，不安其位，方書云，在上者當導之使下，陳酒附子是也，鹹可下引，介可潛陽，童便、阿膠、龜版、牡蠣、石決是也，甘涼泄熱存陰，生地、麥冬、元參、石斛是也，清血絡，引血歸經而止血，鮮柏葉、荷葉汁是也，若專服寒涼，是沸油中潑水，激之使怒，豈能望其潛降乎？

熱極似寒

夫熱極似寒之症，最難辨别，余診同鄉趙患甫先生之孫卓士，是年九月間，忽起嘔瀉，邀余診之，進以芳香理氣，淡以分泄，至明日舌苔白而轉紅，脈滯而轉滑，嘔吐已止，再進以辛涼甘淡，存陰泄瀉，至黃昏忽然發狂，持刀殺人，至明日，闔家無策，余曰「熱透於外，非瀉不可」，即進以三黃石膏法，黃連三錢，黃芩五錢，黃柏三錢，大黃二兩，石膏二兩，梔子五錢，淡豆豉五錢，煎濃汁兩大碗，余曰「多備而少飲，緩緩作數次服之，服一杯，即瀉稀糞，又服一盃，又瀉稀糞，連服四盃，連瀉四次，神識稍倦，狂躁略減，藥已盡過半矣，扶之使睡，囈語不休，如癡如狂，即進以存陰清熱之劑，生牡蠣四兩，元參二兩，麥冬二兩，細生地二兩，金石斛二兩，鮮竹芯一兩，石膏二兩，竹瀝二兩鮮，鮮沙參四兩，大劑灌之，即能安寐，明日醒，仍囈語，神識或渾或清，後每日服竹葉石膏湯一劑，西洋參錢半，麥冬五錢，石膏一兩，鮮竹葉四錢，薑半夏錢半，生甘草一錢，知母三錢，梗米二兩，此方共服二十餘劑，而神氣亦清，囈語亦止，此症共服石膏二十餘兩而愈。

熱深厥深

常熟大東門龐家弄顏姓，因失業後，室如懸磐，有病不能服藥，延六七日，邀余診之，脈沉如無，四肢厥冷，無汗神識昏蒙，囈語撮空，遍體如冰，惟舌底絳而焦黑，乾燥無津，余曰「此乃熱深厥深，陽極似陰，熱極似寒也」，當時即進以銀花露一斤，再進以大劑白虎湯，加犀角、生地、人中黃，煎好，調服至寶丹、紫雪丹，罔效，明日再次以銀花露二斤，仍服原方，犀角八分，生地一兩，石膏八錢，知母二錢，生草一錢，人中黃二錢，梗米湯代水，調至寶丹一粒，紫雪丹五分，服兩劑如故，余思既是熱深厥深，有此兩劑，亦當厥囘，如果看錯，寒厥服此兩劑，無有不死，何以不變不動，正令人不解，至明日復診，神識已清，肢體皆溫，汗出淋漓，問其母曰「昨日服何藥」，曰「昨日服黃霉天所積冷水五大碗，即時汗出厥囘，神清疹透」，余曰「何以能知服涼水，可以囘厥」，其母曰「昔時先伯為醫，每晚談及是年熱症大行，服白虎湯、石斛、鮮生地等，往往不效，甚至服雪水方解，吾見先生服以銀花露三斤，大劑涼藥二劑，如果不對，宜即死，今無變動者，必係病重藥輕，吾故斗膽以黃霉水飲之，諒可無虞，誰知竟即時轉機，噫！余給藥資數千，不若其母黃霉水數碗也。

虛痞

常熟大步道巷余姓，年五十餘，素嗜洋煙，時正酷暑，忽嘔瀉交作，邀余診之，進以胃苓湯加藿香、半夏，明日嘔瀉均止，脈靜身涼，毫無所苦，惟神倦好寐，脘中堅硬，按之作痛拒按，病家以為病愈，余曰「病入陰藏，微見乾噦，即進大劑附子理中湯加生薑之法，黨參五錢，白朮二兩，乾薑一錢，附子八分，炙草五分，薑汁冲服一劑，覺脘中稍舒，再服一劑，而噦亦止，脘中已舒，吾友問曰「脘中拒按，何以反進參、朮，實所未解」，余曰「吸烟之人，素體本弱，又經大吐大瀉，斷無食滯內停，其脘中堅硬者，乃中虛濁陰蟠踞，虛痞於上也，霍亂之後，太陰必虛，法用理中，吐者加生薑，腹滿加附子，腹痛加人參，故輕用朮而加附子、人參、生薑，俾陽氣充足，濁陰自散，噦可止而痞滿自除，斷無大吐大瀉之後，而有實結胸者。

結胸

泰興太平洲王姓婦，始而發熱不甚，脈來浮數，舌苔薄白，因其初熱，投以二陳、蘇葉等，其舌即紅而燥，改投川貝、桑葉等，其舌又白，吾師蘭泉見其舌質易變，曰「此症大有變端」，使其另請高明，王姓以為病無所苦，起居如常，諒無大患，後延一屠姓醫診之，以為氣血兩虛，即服補中益氣兩三劑，愈服愈危，至六劑，即奄奄一息，脈伏氣絕，時正酷暑，已備入木，吾師曰「王氏與吾世交，何忍袖手」，即往視之，見病人仰臥正寢，梳頭換衣，備入木矣，吾師偕余細看，面不變色，目睛上反，唇色尚紅，其形似未至死，後將薄紙一張，蓋其口鼻，又不見鼓動，氣息已絕，按脈亦絕，吾師左右躊躇，曰「未有面色不變，手足尚温而死者」，後再按其足上太衝、太谿，其脈尚存，曰「未有見足脈尚存而手脈已絕者，必另有別情」，即將其衣解開，按其脘中，石硬而板，重力按之，見病人眉間皮內微動，似有痛苦之狀，吾師曰「得矣，此乃大結胸症也，非水非痰，是補藥與熱邪搏結而成，醫書所未載也，即書大黃一兩，厚朴三錢，枳實三錢，萊菔子一兩，芒硝三錢，瓜蔞皮一兩，先煎枳、朴、萊、蔞，後納大黃濾汁，再納芒硝濾清，將病人牙關撬開，用竹箸兩隻，插入齒中，將藥汁漸漸灌入，自午至戌，方能盡劑，至四更時，病人已有氣息，至天明稍能言語，忽覺腹中大痛，吾師曰「病至少腹矣，當服原方再半劑」，腹大痛不堪，下燥矢三十餘枚，而痛即止，後調以甘涼養胃而起。

黃疸

陰陽黃疸，雖云難分，然細心辨之，最易分別，陰黃色淡黃而泛青，脈細肢倦，口淡舌白，小溲雖黃而色不甚赤，陽黃如橘子色，脈實身重，舌底稍絳，苔膩黃厚，面黃溲赤，雖諸疸皆從溼熱始，久則皆變為寒溼，陰寒亦熱去溼存，陽微之意也，惟女勞疸治法看法俱異耳，又有肝氣鬱則脾土受制，肝火與脾溼為熱為疸，又非茵陳、薑、附、梔子、大黃可治，此又在調理法中矣，余同窗鄒端生患黃疸日久，孟河諸前輩始從溼熱治之，進以黃柏、茵陳、四苓之類，不效，余適有事至孟河，診之，脈細色淡黃而青，舌白口淡，進以薑、附、茵陳五苓，合香燥之品，數劑而愈，此余未習醫之時也，後有茶室夥，黃疸三年，亦以前法服三十劑而愈，有肝鬱黃疸，忽然嘔吐發熱，遍體痠痛，熱退則面目俱黃，此宜從疏肝理氣，利溼健脾自愈，又不可用溫熱也，又有脾虛氣弱，面目淡黃，用參苓白朮等，服十餘劑自愈。

便血

常熟旱北門李姓婦，始以洩瀉鮮紅血，顧姓醫進以白頭翁湯，服後洞瀉不止，純血無度，邀余診之，脈沉欲絕，冷汗淋漓，舌灰潤，色如煙煤，肢冷畏熱，欲飲不能飲，言語或蒙或清，余曰「下痢純血，議白頭翁湯，亦未嘗不是，然厥陰下痢純血，身必發熱，太陰溼聚，下痢純血，身必發寒，太陰為至陰溼土，非溫燥不宜，兼之淡以滲溼為是，擬胃苓湯，加查炭、炒黑乾薑一劑，尚未囘陽而神識稍清，再進白朮二錢，猪苓二錢，赤苓二錢，炒薏仁四錢，查炭三錢，澤瀉二錢，桂枝一錢，炮薑五分，藿香一錢，蔻仁五分，荷葉蒂三枚，薑棗服之，洩瀉已止，痢血亦停，漸漸肢溫汗收，神識亦清，後將原方更改，服二三劑而愈。

便結

太倉沙頭鎮陳厚卿，為人儉樸篤實，足不出戶，身體肥胖，是年秋，覺神疲肢倦，胃納漸減，平昔可食飯三碗，逐然減至碗許，延醫治之，進以胃苓湯、平胃散、香、砂、枳、朮之類，後邀支塘邵聿修先生，以為胸痺，進薤白瓜蔞等不效，後又延直塘任雨人先生，進以參苓白朮等，亦無效，四十餘日，未得更衣，二十餘日未食，脈見歇止，雨人曰「病久脈見結代，五日內當危」，舉家驚惶，吾友胡少田，即厚卿妹丈也，邀余去診之，余見病人毫無所苦，惟脈三息一止、四息一止，而不食不便，余曰「人之欲死，其身中陽氣，必有一條去路，或氣促大汗，或下痢不休或神昏陷塌，今病人一無所苦，五日之危，余實不解，便之結燥，以鄙見論之，係服燥藥淡滲之品太多，腸胃枯濇，二十餘日未食，四十餘日未便，無穀氣以生血脈，血脈乾濇，不能流利，故脈見代結也，未必竟為死症」，余立一方以附子理中合建中法，通陽布陰，滑利腸胃，黨參五錢，於朮四錢，炙草一錢，干薑八分，附子四分，桂枝五分，當歸四錢，白芍三錢，淡蓯蓉五錢，枸𣏌子四錢，飴糖五錢，紅棗五枚，鹿角霜五錢，傍人見方譁然曰「此方非食三碗飯者，不能服此藥，且四十餘未大便，火氣熱結，再服桂、薑、附，是益其燥也」，余曰「因其不能食，自然要服補藥，因其不得大便，自然要服熱藥，如能食飯，本不要服補藥，能大便，本不要服熱藥，藥所以治病也，豈有能食能便之人，而妄服藥者乎」？人皆以余為妄言，余曰「余在此，候其服藥，如有差失，自任其咎，與他人何涉」，眾始不言，照方服後，稍能食稀粥，傍人曰「昨日之方太險，宜略改輕」，余諾之，將原方桂枝易肉桂，鹿角霜易毛角片、黨參換老山高麗參，眾人閱方曰「不但不改輕，且反改重」，七言八語余甚厭之，曰「延醫治病，其權在醫，傍人何得多言掣肘」，又服兩劑，再送半硫丸二錢，已覺腹痛，大便稀水淋漓，三日夜共下殭硬燥屎四十餘節，每節二三寸，以參附湯助之，大便之後，服歸脾湯而愈。

常熟西門虹橋葉姓婦，正月間血崩，經蔡潤甫先生服以參芪等補劑，血崩止，余於二月間到，琴邀余診之，胸腹不舒，胃呆納減，余以異功散，加香、砂、香附等進之，胸膈已舒，胃氣亦甦，飲食如常矣，有四十餘日未得更衣，是日肛中猝然大痛，如刀刺，三日呼號不絕，精神困頓，有某醫生謂生藏毒肛癰之類，恐大腸內潰，後邀余診，余曰「燥屎下迫，肛小而不得出」，即進枸𣏌子、蓯蓉、當歸、麻仁、柏子仁、黨參、陳酒、白蜜之類，大劑飲之，明晨出燥屎三枚，痛勢稍減，後兩日肛中大痛，汗冷肢厥，勢更危險，他醫以為肛中潰裂，余曰「如果肛中潰裂，何以不下膿血，經曰『清陽出上竅，濁陰出下竅』，此乃清氣與濁氣團聚於下，直腸填實，燥屎迫於肛門，不得出也，當升其清氣，使清陽之氣上升，則腸中之氣，可以展舒，而津液可以下布，蜜煎胆汁雖潤，亦不能使上焦津液布於下焦，進以大劑補中益氣湯加蓯蓉、𣏌子，煎濃汁，兩碗服之，又下巨糞如臂，並燥屎甚多，肛中痛已霍然，後服參苓白朮散，十餘劑而愈。

癃秘

常熟大河鎮李姓婦，孀居有年，年四十餘，素體豐肥，前為爭產事，以致成訟，鬱怒傷肝，後即少腹膨脹，左側更甚，小便三日不通，某醫進以五苓、導赤等法，俱無效，就余寓診，余曰「此乃肝氣鬱結，氣滯不化，厥陰之脈，繞於陰器，繫於廷孔，專於利水無益，疏肝理氣，自然可通」，立方用川楝子三錢，青皮二錢，廣木香五分，香附二錢，鬱金二錢，橘皮錢半，官桂五分，葱管三尺，濃汁送下通關丸三錢，一劑即通，明日來寓，更方而去。

常熟西鄉大市橋宗福湖，小便不通，延醫治之，不外五苓、導赤、通草、滑石之類，無效，已十三日，未能小便，少腹高硬作痛，汗出氣促，少腹按之石硬，余進通關法，加地黃，重用肉桂，一劑而通，溲仍未暢，少腹兩傍仍硬，臍下中間三指闊已軟，余曰「此陽氣未得運化也」，進以濟生腎氣湯大劑，少腹以葱薑水薰洗，三日溲暢如前。

遺精

老吳市陸少雲，遺精，三四日一次，已有三年，養陰固攝，俱罔效，余診之，脈細肢倦，神疲形寒，曰「初起之遺，在相火不靜，日久之遺，在氣虛不固，而龍骨、牡蠣之固攝，但能固其精，未能固其氣，治其病，當固其氣於無形之中，進以韮菜子二錢，𣏌子二錢，兔絲子三錢，黨參三錢，於朮二錢，鹿角霜五錢，桑螵蛸三錢，黃芪三錢，仙靈脾錢半，巴戟肉二錢，炙草一錢，紅棗五枚，煨薑兩片，服三劑，覺身體輕健，四肢漸溫，胃氣亦旺，服至十劑，則遺精已止矣。

胎產

常熟寺前街李吉甫先生夫人，妊娠七月，痢下紅白，他醫治以利溼清熱分消，痢更甚，腸滑後重，一日夜百餘度，裴菊村前輩診之，意欲治以補中益氣湯，恐升提胎元，欲用溫補，又恐胎前忌熱，左右躊躇，邀余合診，脈滑列而少力，腹中氣機滯已通，舌絳滑無苔，頭眩耳鳴，虛熱，余曰「治病不在胎前產後，有病則病當之，《內經》云陷者舉之，當用升提，脱者固之，當用酸澀，若再用通套利濕之方，恐胎元滑脱矣」，擬補中益氣法，重用參朮，輕用升柴，再以木瓜、肉果、煨薑，升提温濇，服數劑，略稀，余曰「滑脱太甚，非堵截之治不可」，即以參附湯調赤石脂末，仍服前方，見其舌紅漸漸轉白，舌燥轉潤，余曰「清陽已經上升，而能布津於上矣」，痢勢漸減，再以五味子、木瓜、乾薑等研末，和赤石脂飯糊為丸，每日用附子一錢，高麗參三錢，煎汁送丸四錢，服藥三十餘劑，每日痢下仍有十餘次，胃氣亦甦，分娩時，母子俱全，然痢尚有六七次，再服異功、參苓白朮等收功。

常熟長田岸某姓婦，妊娠四月，小溲點滴不通，某婦科進以鮮生地、龍膽草、青麟丸等寒涼之品，小溲秘之更甚，已有三日，余診其脈，沉細而濇，少腹脹痛，余曰「此胞阻也，被寒涼凝滯膀胱，無陽不能化氣而出，即將葱二斤，煎水熨洗少腹，略能小便，即進五苓散，桂枝一錢，猪苓、赤苓各二錢，澤瀉二錢，白朮二錢，研粗末，煎沸濾清飲之，仍不能通暢，而少腹痛勢稍減，將前方去桂枝易肉桂一錢，服法依前，服後而小便大暢而愈。

常熟花園浜王姓婦，妊娠九月，胞漿水已破之後，腸痛漿水滴盡，小溲不通，已有三日，少腹不動，穩婆謂胎死腹中，或欲試手法，或欲下死胎方，邀余診之，見產婦神情恬淡，並無所苦，唇舌均紅，使穩婆按其少腹，温而不寒，脈來流利，軟而無力，診畢，穩婆問腹中小兒能保全否？余曰「腹中小兒，酣睡未醒」，穩婆曰「何以不動」？余曰「因睡而未醒，故不動也」，主人曰「腹痛三日，小便不通，小孩不動，恐胎已死矣，諸先生一斷之」，余曰「此名胎壓膀胱，此方書所不載，必定是負重或跌仆而損胎元，又因坐蓐太早，氣掙於下，胞壓膀胱，小溲不能出，溲阻而脹，兼之胎元下墜，兩相擠軋，不能轉動，如果子死，當唇紅舌黑，少腹作冷，按脈未離經，未至臨產之時，胎元斷斷不死」，即問產婦曾否有負重跌仆之事，婦曰「三日前因有安息香兩支在地，俯之不能拾，乃跪而拾之，起時胞漿已破」，余曰「胞壓膀胱無疑矣，可先將燈草刺鼻中，令產婦噴嚏，嚏則肺氣開，上竅通則下竅泄，而小便可通，再吸洋煙三筒，將其胎提起，以免擠軋子門，小便通後，可讓出地面，使小兒可以轉身，臨盆即不難矣」，問服何藥？余曰「不須服藥」，主人曰「可服催生藥否」？余乃進以胃苓湯加蘇梗，利水行氣而已，噴嚏之後，吸洋烟三筒，果小便通暢，藥將沾脣，小兒已下矣。

常熟大東門外萬興祥茶葉舖執事，胡少由先生之妻，素未生育，至三十九歲，始有娠，懷孕七月，始則咳嗽，繼則下痢，初則不以為意，臨產頗難，產下未育，心中悒鬱，肝木乘脾，咳嗽下痢更甚，邀余診之，余曰「雖云新產，年近四旬，氣血本弱，況產前咳嗽，本屬土不生金，子反盜母氣，脾胃反虛，清氣下陷，轉而為痢，咳痢已有三月，又兼新產，名曰重虛，若多服益母草等味，再破血傷陰，《內經》所謂損其不足，且有無虛虛無盛盛之戒，余進以十全大補湯去桂枝，加枸𣏌、兔絲、杜仲、飴餹等味，眾曰「產後忌補，斷斷不可」，余曰「放心服之，如有差失，余任其咎」，服後當夜咳痢均減，明日再進，其姑曰「產後補劑，勝於鳩毒，必致殞命」，余謂少田曰「既令堂不信，君可另請婦科開方，暗中仍服補劑，免得婦女多言，使產婦吃驚」，同道董明剛曰「此計甚善」，余即囘城，託明剛依計而行，余囘寓，使人贈少田人參二枝，曰「不服人參，下焦之氣不能固攝」，少田即煎人參與服，其母知之，執持不可，後將《達生編》與眾人閱看，產後並不忌補，其母始信，服後安然無恙，後再服數劑，咳痢均愈。

昭文慕友張筱洲之妻，生產正在酷暑，新產兩朝，猝然神昏顛倒，言語錯亂，余診之，見喘息氣粗，脈洪數極大，汗出如珠，口渴煩躁，余曰「此乃熱中於裏，逼陰外出而大汗，仲景白虎症也」，即將蓆置地上，令產婦臥於地，用盆置井水於傍，使其安臥片時，神識漸清，氣亦漸平，脈亦稍靜，即擬仲景白虎合竹皮竹葉之意，進以石膏、竹茹、竹葉、知母、白薇、鮮石斛、益元散、綠豆衣、丹皮、花粉、青荷葉、西瓜翠衣、甘蔗汁，大隊甘寒之品，服後至晡，神清熱減，仍令其移臥於牀，進以稀粥，仍以甘涼之劑，調理而愈。

辛卯冬，余至五渠夏宅診脈，囘至舟中，有陸二官，余之僕也，其妻追至舟中，云「家中姪媳病重，欲邀余診」，余因有別事，不能逗留，陸二夫婦匆匆囘家，余亦反掉，已去里許，余在舟山忖之，看陸二夫婦驚惶失色，必病勢危急，若袖手不救，於心何忍，即停舟步行至其家，見其家中聚集多人，病人勢已臨危，余即問其病情，因孖胎難產，去血過多，氣脫矣，余即診其脈已絕，目瞪直視，牙關緊閉，用火刀撬之，舌縮色白，面色如紙，肢體俱冷，余即將艾葉炙其小足指外，兩炷，稍能伸縮，余曰「未必竟死，此乃氣隨血脱也，若不急救，三四時氣必絕矣」，用黃芪四兩，當歸二兩，煅牡蠣四兩，炒棗仁三兩，煆龍骨一兩，炙甘草三錢，炒淮麥三錢，紅棗三兩，炒白芍六錢，桂枝錢半，桂圓肉二兩，茯神二兩，黨參四兩，給其藥資一元，將大罐煎沸，以氣薰其鼻，頻頻灌之，再添水煎，再薰再灌，共服十餘碗，肢體漸漸轉熱，至四更始醒。

常熟塔前高姓婦，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產，至十二月朔，下血甚多，請王姓醫治之，進以當歸、杏仁、冬瓜子等，又方加以肉桂，初五邀余診之，脈芤而無力，面色㿠白，唇舌俱白，毫無華色，神氣疲乏已極，口唇掣動，余診之曰「此氣隨血脱，血虛則內風煽動，宜遵血脫先固氣之法，非大補不可」，立方黨參一兩，黃芪一兩，枸𣏌一兩，當歸三錢，白芍二錢，桂枝五分，炙草六分，龍骨三錢，棗仁五錢，茯神三錢，紅棗十枚，桂圓肉十粒，服後神氣略清，精神漸振，照方減半，又服二劑，惟小便自遺，大便不更，此係神氣不固，血液虧損，津液不能敷布大腸，又改方淡蓯蓉三錢，杜仲三錢，𣏌子五錢，潼沙苑三錢，白芍二錢，兔絲子三錢，蒲黃炒阿膠二錢，紅棗五枚，桂圓肉六枚，服後小便遺止，大便已通，後服和營理氣，調養肝腎而痊，俗云產後忌補，不可執一而論也。

徐漢泉妻，新產後，小溲濇少而艱難，邀數醫治之，俱罔效，後請江陰周姓醫，進以五苓加通草、瞿麥之類，服後小洩頻數而極少，一夜數十行，出如箭速，而子門如烙，熱痛非常，發熱口渴煩躁，病勢甚危，邀余診之，余曰「仲景云產後小溲少者，無血也，若以淡滲苦洩，更傷其陰液，則小便更少，而熱更甚，急養其陰，自然溲長而虛陽亦潛，進復脈、增液合導赤湯法，生地一兩，麥冬五錢，玄參四錢，阿膠三錢，天冬二錢，石斛五錢，生草梢一錢，生牡蠣一兩，生龜版一兩，西洋參二錢，煎濃汁飲之，小溲漸止，煩躁發熱漸安，服三劑，熱痛已平，小溲清長，後服甘涼鹹寒，十餘劑而愈。

《吳東暘醫話精華》

吳東暘（達），江陰人，攻醫宗法昌邑黃氏，宗黃氏者，每流於溫燥，彼獨師其意而不泥其跡，晚年行道滬上，著有醫學求是初二集。

傷寒

壬午仲冬十一日晚，顧容齋先生邀診令姪倩張君書常兄之恙，診脈數疾異常，右寸關更甚，發熱無汗，喘急氣粗，咽喉閉塞，右耳鮮紅，口唇紅腫而罩黑如漆，痰中帶血，閒吐純紅，日瀉四五次，糞水直噴，小便短赤，證情危險異常，容翁謂予曰「喉證有藥水可保，內病如此沈重，須設法救之，予細究病情，隨即立方，用青萍以開汗孔，佐薄荷泄頭面之火，用青蒿、前胡和解少陽甲木之火，丹皮清風逐瘀，疏泄厥陰乙木之火，佐側柏葉涼降，并助肺金收斂之權，淡芩清其犯肺之火，生草瀉火生津，元參清胃熱，滑石理三焦下陷之火而利膀胱，川貝杏仁以利肺氣，雲苓以和脾土，投劑後詰朝往診，汗出熱退，喘急亦平耳，紅者白矣，舌上現細碎濕黑之苔，邪已外達矣，午前容翁來，告以證象悉平，申刻又至，因見病人熟睡，以為可慮，至晚復診，病人云「睡醒後覺身體舒暢，蓋營衛不和，久已不能熟寐也」，十三日早晚兩診，十四日晚診，知前方未服，因胃醒思食，喜進濁滯之品，證情反覆，仍見發熱氣粗，用法施治，十五日早診即平，自此連日皆用疏肝清肺養胃降濁之藥，紅痰已淨，二便如常，已能飽啖，至二十日，先余遠迎之費君至矣，廿二日邀予同診，閱費君第一方，與予相似，惟病人多飲藥水，項下日漸腫起，費君以為火退氣和，可以不成外症，予觀其食飲無礙，按之則痛，乃火毒已結於皮裏膜外，決其非潰濃不愈也，月杪費君去，仍服予方，至初三日，余按其腫處，痛甚而頂軟，知已成膿，隨書代刀散與之，病家以予决其有膿，另延外科，貼以膏藥，以為三日可潰，豈意藥上不及三時，而潰出之膿碗許，余隨用排濃補託之品進之，敷貼之藥，外科任之，予惟調其氣血，得奏全功，是證也，初起因外感風寒，內傷飲食，及延予治，已逾兩候，閱前服之方，均未用發表驅濁之法，蓋泥於夾陰之俗說耳，豈知初病曾見頭痛項强，却是傷寒初犯太陽之證，因其體表實陽旺，温燥發散，不能容受，平素又飲食豐腆，內有油腥煎炒之氣，薰灼肺胃，外邪最易傳至少陽，少陽火尅其肺金，則喉病矣，未經發表，則風寒裹束於外而遍營血，血鬱則發熱而向內焚，再進呆滯之藥，窒其腸胃，臟腑鬱極，內火又向外逼，內外相并，致少陽之火，勢如燎原，少陽乃半表半裏之經，經氣行人身之側，耳屬少陽，病人右耳鮮紅，乃少陽鬱火上飛，不得右降，此其明徵也，若外不達表而開皮毛，內不和解而清鬱火，漸至精液枯涸，其證不堪設想矣，予立方時將每味藥性註明，并釋所以對證之義，至浮萍尤為滬地醫方罕見，每有疑畏不敢服者，不知浮萍，浮於水面，其性輕清，易開汗孔，內火既鬱而欲求其汗解，非此不能為功，倘以風燥辛溫之藥，欲發其汗，非特汗不能出，先助鬱火之威，故予已屢言之，而於此更明辨以釋羣疑，所喜者容翁信予之深，毫無疑議，乃能收此全功，故樂得而誌之，嗣書常兄知余有求是集之刊，并深賴其贊助云。

是月念一日，蘇友吳調梅兄，邀診其鄰右周姓之恙，年甫成童，病已旬日，其證象與上案張君之恙略同，惟咽喉不腫，且煩躁而時尚惡寒，蓋張君乃傷寒失表，火鬱少陽，此則病入少陽陽明，而太陽之證，猶未罷也，余於表藥，亦用浮萍，越日語調梅兄云「余方已將煎服，適病家有至戚某過之，見方有浮萍，堅執以為不可，另醫用珠粉、犀角等味，服後熱已輕減，余笑而頷之，不與辯也」，越數日，再晤調翁云「已告斃矣」，相與悼惜者久之，夫浮萍，其性輕清，利於發表，凡內火既鬱，外衛未解之證，投之無乎不宜，余已屢言及之，毋庸贅述，特觀世俗之醫，於荊、防、羌、獨、豆卷、桂枝等，則肆意用之，以為發表，迨温燥既投，內火益熾，則又用寒涼以遏之，以至病變莫測，乃用者並不細審病因，見者亦毫不為怪，獨於浮萍則畏之，以為同於麻黃，是誠不可解矣，觀於此，而知余治張君之恙，第一方即重用浮萍，時則滿座親朋，罔不欲鄭重出之，而卒無有梗其議者，固由於信予之深，而其時病勢甚亟，當許助賬，及各善願數千金，活人即以活己，理有固然，特假余手以挽之耳。

立春後五日，有寶邑人，在滬寓患病，診得脉緊無汗，惡寒發熱，舌有薄白滿佈之苔，唇燥口渴，不欲飲水，咳嗽有痰，投以二陳湯，加薄荷、青蒿、浮萍、元參、杏仁、姜、棗，汗解而愈，余見症象，實係傷寒，無奈已交春令，木氣正在發泄之時，唇燥口渴之象互見，又值歲氣，春寒逼人，外寒束縛，而內火必鬱，鬱則木火更熾，斷不能拘於傷寒成法用麻桂之方，然拘於春溫治法，而以養陰忌汗為治，又非不宜，大凡感症，所見寒熱燥濕之象，非特四時不同，人有各異，即歷年所見，亦屬變現無常，惟有熟讀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、《溫熱》諸書，深明其理，再驗天時有不正之氣，人事有不謹之時，按經應變，立方施治，乃有捷效，若胸有成見，藥病相左，每至輕者重，而重者敗矣，余因今春所治温病，渴不喜飲，而發熱畏寒者恆多，用法既當因時致宜，又必細察症象，特書一案，以明天時人病之不可執一也。

中風

三月下旬，徐萍波先生至寓，請診謝松庭萱堂之恙，年近六旬，忽患中風，因惱怒傷肝而厥，厥後左半身偏廢，不能轉側，口眼歪邪，神識模糊，已服時醫一方，方案云「謹防再厥，舉室惶然，余診其脉，右三部滑大，左脉雖小，尚覺流利，驗其神色，體質堅強，兼夾痰濕，且有外感，決為可治，人皆危之，余用溫膽湯加薄荷、苡仁、澤瀉、滑石、青蒿、淡芩、前胡等，和中而理少陽，蓋少陽為中氣之樞紐也，服後外邪透達，發熱無汗，余將前方，去澤瀉、枳壳，加元參、丹皮、浮萍，囑其服後取粥飲助汗，翌日汗出衛泄，温邪已解，神識亦清，漸思食飲，嗣後每用和中為主，漸進驅風養血，流利經絡之品，如歸身、白芍、川芎、秦艽、紅花、海桐皮、片姜黃、五加皮、蒼耳子、紫荊皮之類，相間迭進，至四月中旬，六易方而起居飲食如常矣，此症雖因鬱怒，內傷肝木，而外有風濕之邪，閉其衛而鬱其營，內外相觸，以成斯症，余故初用和中，兼轉運機樞，繼用宣泄外衛，解其表鬱，再用和中兼滋養營血，流利經絡，得以奏功，是症不用中風成法，桂枝、附子從未沾唇，但驗脉象症情，隨意用藥，六次之方，難以悉記，因誌其大略焉。

張叔和觀察，請診其太夫人之恙，年已七旬有四，晨起飲人乳一杯，倦怠而臥，忽然動風，口歪於左，舌卷不能言，診其脉右寸獨大，尺極微，左三部如絲不絕，余診病，向不肯作險語，此真年高病重，恐難奏功，因囑其另延高手，叔翁强予為治，勉用理中，加化痰疏木熄風之品，服後右寸漸平，左脉略起，叔翁孝思純篤，偶摘一鮮花娛親，太夫人因接而嗅之，知其神識稍清，叔翁喜甚，余謂脉雖稍起，而語言不發，誠恐無功，且風病亦有傳經之義，至第六日，傳至厥陰，恐有變象，不可不防，第五日，右寸脉忽大，左脉忽小，與起病時脉象無異，第六日右寸更大，左脉愈小，深以為慮，後果症象大變，痰湧氣脫，至第八日，手足牽引，呼吸漸促，無可挽囘矣，人以中氣為主，中氣不立，則升降無權，是症偏廢在右，而口歪於左，左主升，右主降，若偏廢於左，猶可升泄，偏廢於右，其根雖在於左，而欲施升降並行之法，其如中氣無主，樞機終塞，何前案謝母之症，同是偏廢，惟其患於左，而口歪於右，且年週花甲，元氣未漓，尚易奏效，茲則中權已傷，余每次往診，均未許其可治，竟至無可挽囘。

滬城內紅欄杆橋，馬貢三丈，仁厚誠樸，君子人也，面蒼黑而表實，耳微重聽，素日少痰，年已七旬有三，精神尚旺，客秋有鼓盆之戚，事多親操，不躭安逸，仲春五日，肩輿至寓求診，忽得偏枯之疾，左手足不能運用，診脈右部滑大，左手氷冷，脈象沈細，余用理中加附子、桂枝、阿膠、歸、芍、羌、防等，兩進效如桴鼓，改方仍以前法增減治之，越數日，忽遣价至寓請診，惟請診之地，非翁宅也，至則翁迎於輿前，喜形於色，始知翁之弟媳，有恙而邀診也，便索調理之方，隨以溫脾暖腎，滋木清風之藥與之。

暑症

寶邑真如鎮王杏生先生，己卯館於海上，聞予治病多效，特來訪之，一見如故，即訂知交，至庚辰九月三日，令郎有疾邀診，病已數日，服業罔效，余至，見其額痛如劈，汗出如油，身熱如烙，唇燥口渴，目赤鼻乾不寐，小便赤，大便瀉，瀉時直噴而出，脈象濇數，舌無苔垢，余以為外邪傳於陽明之經症，惟脈之濇，便之泄，秋病必夾濕邪，治法先理外邪為急，用白虎、白頭翁湯兩方，合參，增入清三焦而滲濕濁之品，詰旦先生至寓，云「病已盡退，且進粥食」，求調理方，余以為外邪暫退，内蘊暑濁，決難驟解，一劑而解者，惟春病有之，況邪在陽明經進退，其經達於胃腑，粥食早進，邪必復聚，未囑戒食，此乃予之疎忽也，固求方藥，不得已以清解之法應之，先生歸，其病果復作，惟頭痛少減，余囑前方加柴胡預和少陽，佐以黃芩泄其上火，三劑而外邪解，惟內蘊暑濕未清，餘熱未淨，便泄未止，但瀉時不似前之噴溢矣，余改方以輕清宣解之法，應變而施，延至旬日，病退而尚未能起，羣疑病後虛症，擬進補藥，先生不能決，乃延淞南世醫張君診，亦視為伏暑未清，萬不可補，索閱余方，以為深得治伏暑之法，認路極清，方極穩愜，堅囑迎余一手治愈，余之得奏全功者，張君之力也，余見時醫見症象錯雜，先以險語動人，豫留成則有功，敗則無過之地，豈知病家聞病之險，有力者即多延醫士，共議方藥，及羣醫既聚，藏拙者多，即使有深明症情，別具膽識者，其勢亦不肯違聚力爭，以邀謗議，致症有可治而不治者良多，其無力多延醫士者，聞病之難治，束手待斃者有之，果能察脈觀色，症情雪亮於胸，斷不願故作險語，以亂病家之心，若胸中本無把握，亦不得不以險語為護身符也，吁！醫術以濟人為急，徒思避謗保名，不願深求至理，於心安乎？有深悉俗情之友，每以必用權術相勗，余以為此心偶涉於私，誠恐漸没其自有之天良也，然耶？否耶？

衣莊李慎三兄，庚辰七月請診，病見發熱甚重，而不惡寒，自服蘇梗姜糖而大瀉，脈象沈數有力，右尺獨大，緣是年夏令，天無酷熱，汗孔常閉，是以秋病衛鬱其營，而見但熱不寒，與春溫之症相似，然熱甚不渴，究屬秋病夾濕，與春温不同，詢其腹不痛，而氣墜肛門，瀉時直噴而出，用白頭翁湯，增入二陳，佐以滑石、苡仁之類，因素體有痰濕也，亦一劑而諸恙悉平，明日即請調理，夫白頭翁一方，每利於春溫，因春溫發熱口渴，木火內焚，火先犯肺，大腸為肺之腑，肺急而移熱大腸，是以見熱瀉之症，今診秋病，見其但熱而不惡寒，熱邪亦移入大腸，而用之，佐以滲濕利竅諸品，究與春病有別，同中實有不同也，予謂習醫者於熟玩成方之時，將方中藥味一一精求其性，再參悟所列症情，前人因症立方之義，至臨症時，深究病情，察脈視色，因症用藥，求其針孔相對，並不知方之所由來，症自速愈，若並未明至理，但知拘執成方，見此等醫方，反以為師心自用，未按成法，可慨也已。

紹興友楊廷蘭，六月初求診，病已三日，發熱惡寒少汗，頭重脘悶，咳嗆有痰，大便直瀉，小便短赤，脉象濡濇，右大左小，方用薄荷、柴胡、淡芩、砂仁、杏仁、陳皮、半夏、苓皮、苡仁、滑石、秦皮、黃柏、浮萍，兩劑諸恙悉平，尚有微咳，易方清肺而痊，大凡脉之右大左小者，無不由於少陽相火，薰蒸肺胃也，遇痰喘之症，其象必見浮滑，火升不得降也，惟暑邪之症，每見濡濇，暑必夾濕也，白頭翁湯一方，春温之木火犯肺，肺急，移熱於大腸，而見泄瀉，用無不驗，因春溫木火內蘊，故用川連，今仿此意，用薄荷清其頭面，不用白頭翁而用柴胡和解少陽，淡芩救肺，砂仁逐穢，熱邪陷於庚金，用秦柏清之，杏陳治上逆之嗆咳，半夏降胃濁之上泛，暑必夾濕，與春温之燥火傷液者不同，必用苓皮、苡仁、滑石清上滲下，加生草和中，引用青萍以泄外閉，外解即內平，治效頗捷，竊見世之治暑者，見外有寒熱兼見泄瀉，以為表裏同病，不易立方，不知苟明其理，效如反掌，何嘗有伏半年之說哉！

吳有君，青浦人也，七月下旬就診，脉象模糊，舌苔白膩，詢其平素，不喜茶飲，口淡無味少納，本太陰濕鬱之體，客歲九秋，忽患衄血齒血，此乃深秋燥氣外侵，衛閉營鬱，內有暑濕積中，阻塞相火下納之路，火尅肺金則衂血，火擾膻中則齒血，延醫一脈滋涼，遂至濁邪愈結，而上升之火愈不得降，故至期年未瘳也，茲届新秋，酷暑猶復炎蒸，必用清暑滲濕，以治其本，和火逐瘀，以治其標，中氣和而疾可愈矣，即以苓、苡、斛、滑、半夏、橘皮、元參、白芍、丹皮、麥冬、茅根、柏葉，投之而愈，此案本無可誌，因血症而用滋陰之劑，幾於千手雷同，故又書此以明之。

馬春源，六月就診，脉象左濇右滑，舌苔黃濁，寒熱往來微汗，頭脹脘悶，口渴溺赤，四肢酸軟，蓋濕鬱于中，則左脉濡濇，火鬱肺胃，則右脉數滑，邪犯少陽，則見寒熱，濕濁迷漫，則頭脹脘悶，膽木不降，三焦火陷，則口渴溺赤矣，用輕可去實法，所謂治上焦如羽也，大凡暑邪初起，將成暑瘧，必用輕清泄濁，和解少陽，此症三易方而愈，藥用薄荷、青蒿、前胡、雲苓、杏仁、花粉、苡仁、象貝、通草、滑石、生草、荷葉邊等味，易方宗此增減，旬日之後，食飲如常，來求調理，余告以年輕體旺，元氣已復，毋庸求藥，彼亦欣喜而去，聞滬上時醫有言，醫者但知治病，不知騙病，其術必不能行，余謂「人以病來，我以術應，果能應手取效，何快如之，若因循玩誤，以售其欺，居心尚可問耶」？

馬貢三丈，年逾七旬，數載之閒病輒就診，皆獲捷效，舉家信之，謂其有藥緣也，篤信之深，得以窮其技耳，中秋後三日來診，脉象右濇左滑，已見肺胃不和，是歲白露節後，猶有非時酷熱，高年吸此蒸淫之氣，迷漫三焦，時值燥金司權，外衛漸束，腠理漸閉，閉則內鬱，鬱則外燥內濕，兩不相和而互𨷵，證見寒熱往來，頭重脘悶，咳痰不爽，胸脇吊疼，身痛溺赤矣，夫三焦乃手少陽之經，少陽受邪，因見寒熱胸悶溺赤之象，暑濁逆鬱於上則頭重，所謂因於濕者首如裹也，肺乃清虛之藏，濁邪犯之，故生咳嗆，手少陽之火，既不循經，致足少陽之火，亦不得和協而下降，擾亂於肺胃之間，而痰出不爽，胸脅吊疼矣，治以滲濕肅肺，和解少陽之法，方用苓、苡、滑石，淡滲脾濕而利下竅，半夏、高梁米降其濁邪，杏、陳、瓜蔞、象貝、淡芩，潤燥金而利肺氣，且清其犯肺之火，青蒿、前胡疏泄少陽升降之機，少用生熟草，和胃安中，服數劑而病如失，此方不犯汗下攻補之弊，看似平淡，實則神奇也。

小南門外陸家濱黃心莊兄，八月下旬邀診，年逾不惑，體肥素多痰濕，病已浹旬，初起寒熱嘔吐，服藥後，汗多熱甚，面赤，肌膚甲錯，脈皆沈伏，苔現裂紋，病人見汗多而虛汗脱，余曰「此病初起，乃伏暑輕證，若用和解少陽，滲濕降濁，數劑可愈，乃不明秋燥外受，夏濕內伏，火擾少陽，誤用表藥，是以致此，定方後，索前方觀之，果用麻黃、桂枝、細辛之類，余用潤肺為主，和解為佐，兼理濕邪，兩方而脈已起，苔亦平，汗亦歛，兩太陽現黑點如細粟，病家問瘰何名？余漫曰「燥瘰也」，實則少陽鬱火，因服燥藥而火上炎，得潤肺養胃之品，燥火透發現於少陽之位，皮毛之外也，惟木火未平，黎明時尚見發熱煩躁，改用涼營滋木養胃清金，兩劑而病失，易一方調理而安，余因時人不求温暑精微，但執傷寒成法，藥病相左，誤人實多，故不厭煩複，又誌此案。

溫熱

俞惠齋，癸未四月來診，右寸關滑數，舌苔薄白滿佈，舌本薄紅尖赤，頭脹畏寒，發熱多汗，口燥面紅，症因外感風邪，病於春末夏初之時，內有木火相應，實為溫熱，是以脉見浮滑洪大，毫無緊象也，議用涼營泄衛法，方用薄荷清在上之風邪，青蒿、前胡和解少陽內鬱之火，佐白芍平木而和中土之陰，元參、連喬、麥冬清上火而保肺胃，蓋溫熱之邪無不犯及肺胃也，丹皮清木火而熄風，生草和協諸味，引用姜泄其衛，棗鎮於中，服之旋愈。

五馬路，英昌照相館，李壽山兄，年未三十，身面俱長，乃木形之稟，病延旬日，前醫治以風溫之法，而加豆卷等味，藥進罔效，病勢甚危，余診脉象，其細如絲，沉數有力，此乃邪傳少陰之候，舌乾少苔，熱重額閒微汗，喉痛甚，喜冷飲，兩顴紅暈，兩耳赤色，唇微腫而燥，口渴溺濇善寐，明明病邪已傳少陰矣，夫人身病入於少陰，無不是寒，而惟內傷發為春温者，無不是熱，緣人身手足兩少陰，一水一火對峙，惟水能滅火，故見病是寒，在傷寒則用四逆湯之類，而冬傷其寒水蟄藏之令，發為春溫者，木火先盛於內，正在欲發未發之時，一經春風外襲，風火相因而病，初傳三陽，腑中之津已傷，傳至太陰臟中之陰告竭，再傳少陰，少陰之水立涸矣，余因重用生地，佐以元、丹、麥、芍、知母、天冬、滑石、浮萍、淡芩、花粉、竹葉、蔗皮之類，三日三易方，一以養陰泄衛為主，至第四日，脉象忽起洪滑而和，喉病先止，第五日熱已退清，七日後，不復求藥矣，此病見其善寐，而不知病傳少陰，再進發泄寒涼，欲其發癍，勢必咽喉脹塞，火亢水涸，即成敗症，葉氏謂溫病以存津為主，即是此症，虛谷謂銀翹散等方，但治風溫時行之症，若冬傷於寒，水不蟄藏之症，則非所宜，此為定論。

六月初九日午後，趙君寅橋，請診恆人里友人之病，至則見其居室湫隘，床前垂布幔，病人身着夾衣，脉象洪大無根，舌燥唇焦，面目俱赤而神呆，吾謂時正酷暑，病人何堪受此大熱，曰「前醫諄囑，癍未發透，不可受寒也，解視其胸，紅癍殆遍，且起瘰而灌漿，問其如此酷熱，汗出如何」？，云「前日汗出淋漓，今日已無汗矣，且前日口渴異常而溺赤，今日口不渴而溺白矣」，緣病已兩候，服滬城世醫之方，豆卷、生地已十餘劑，以熱治熱，豆卷發其暑火也，以濕治濕，生地助其暑濕也，前日口渴汗多時，急救其陰，尚可挽囘，今則內液盡涸，陽已離根，是以汗不見，口不渴，溺不赤，而神呆不語矣，際此酷暑炎蒸，猶畏其受寒，而蔽以幔，衣以衣，不愧為專治傷寒發癍之世醫也，二集之刻，其中論說，及所誌各案，每多辨論發癍之證，非好辨也，實因世醫，自謂得治傷寒之訣，而未究治溫治熱之理，一見發熱，斷為發癍，所用之藥，遇熱症，癍發更捷，自以為靈，發之而陰津未竭，或遇濕重之體，濕甚之年，可望收功，遂乃自鳴得意，發之而遇燥體燥盛之年，陰津立涸，又以為是年病深，藥難救治，並不自知藥誤，屢多敗症，漠不關心，余於兩月中，見夫壯盛之體，近則一候，遠則兩候，發病告斃者多人，所服之藥並無改易，故不禁又曉曉致辨焉。

霍亂

浦東人顧阿慶，壬午五月，忽得霍亂轉筋之恙，上吐清水，下利赤水而帶血，腹中氣塊攻觸，痛不可忍，口渴溺短而赤，飲熱湯則腹痛愈甚，兩足攣急而疼，外象畏寒無汗，身痛如縛，脈左大右小，兩尺皆空，舌苔白膩，此乃內蘊暑濁，外閉寒邪而發，方用苓皮、益元、苡仁、霍香、砂仁、薄荷、柴胡、豆豉、山梔、通草，灶心土煎湯代水，藥進熱發於外，旋即汗出熱退，嘔吐俱平，越日僱車來寓云「諸恙已平，惟臍間隱痛，腹中尚鳴，不思納穀」，隨書豆豉、山梔、杏、苡、苓、澤、半夏、滑石、柴胡、砂仁、丹皮、元參，調之而平，余診此症，見其險惡，以為難治，察其脈不沈伏，亦無弦强不和之形，其右小者，乃氣機之不利，中宮既鬱，自然兩尺皆空，爱將病情細書方首，循脈象症情，因症檢藥，見其畏寒，擬用桂枝以和營血，既而思之，衛外之氣尚閉，內蘊暑邪，必有鬱火團結，否則何以熱飲而腹痛加甚，至於腹中氣塊遊行，繞於臍旁而鳴，知係木為濕鬱而動，動則風火並發，並非食積，身痛無汗，乃外受寒邪，傷其營血，衛氣束縛，皮毛偶閉，外無宣泄之機，內蘊之暑火濕濁，因閉而鬱，鬱則衝擊於中宮，致有揮霍攬亂之作，肺主衛氣，乃一身氣化之原，肝主營血，為五內生陽之本，肺為寒束，不得下降而制木，肝為濕鬱，不得疏泄而生風，是以有兩足轉筋之症也，惟有重用薄荷泄其外衛，佐柴胡疏解少陽，苓、苡、滑石清上鬱而利下竅，藿香、砂仁芳以逐穢，且開中焦鬱結，豆豉、山梔有交通水火之義，葉氏以為能滁胸中陳腐，加灶心土鎮治中宮脾氣，方極平淡而奏效甚奇，雖其人尚在壯年，未必盡在藥力，然病去之速，亦可見立方之妙矣，設若誤用寒涼辛熱，發表消導，藥病相左，有不呻吟牀席者乎？大凡霍亂一症，變現無窮，用藥早晚各異，臨診必察內外之邪，孰微孰甚，症象之現，誰實誰虛，若遇虛體，一經吐瀉，四肢厥冷，脈沈伏而多汗者，固用理中湯為主，蓋外無閉鬱之邪，孔竅盡開，中宮大亂，亂後中陽散越無歸，將見陽根脫離之症，是以有囘陽等湯諸法，若上吐下瀉，肢冷脈伏，腹中攪痛，外閉無汗，此乃外閉內鬱之症，內有暑火濕濁食積等邪，因鬱而動，衝突於中，生風生火，而成霍亂之症也，若中宮但有濕寒而無暑火穢濁，再無外邪閉結，所見之症，不過痛於臍下，腸鳴泄瀉，即使胸脘不和，無非惡心上泛，若見吐瀉驟作，胸腹煩攪，兩足轉筋，雖外見肢冷脈伏，畏寒無汗，不可視為虛寒，必察其外邪之重輕，而深悉，夫病來之迅速，蓋五行之速，莫如風火，內發之風火，無非中氣阻塞，肝膽兩火，升降無路，故怒發也，此時之泄外閉，解內鬱，逐穢滲濕，消滯和中，清火熄風諸法，醫當全備於胸中，而為應變之用，斷無成方之可拘也。

癸未六月，天時酷熱，余僑寓海上，房屋逼窄，荆人拘守樓頭，多受暑熱，晚間天臺納涼，飽受風露，素體腠理緊密，從無點汗，初九日忽患水瀉，自早至晚，已十數次，畏藥而不我告，至戍刻，陡覺心腹煩攬，上吐下瀉，身冷如氷，汗出如雨，額間更多，髮為之洗，頃刻聲㾦腮縮，目陷睛圓，足附筋紫，手心泛紅，指起縐絞，左手羅小盡陷，氣火上升，兩耳聾閉，兩足轉筋，右足更甚身，冷而自覺甚熱，不許住扇，脉象由小而微，至於沈伏，舌苔薄白滿布，緊貼不浮，初進人參、芩、連、良姜、附片，服之嘔而不受，繼進胃苓湯，口稍渴而小便見，再進人參、石膏、知母、粳米、竹葉，加姜、附，吐漸止而口渴，舌苔變黃，尚未浮起，再進而嘔吐止，黃苔浮而渴甚，脉象惟嘔吐時覺其一露，旋即沈伏，至初十日午後，脉象乃起，因參王氏蠶矢解毒兩方，用蠶沙、苡仁、吳萸炒川連、地丁、益母、銀花、連喬、香豉、黑梔、通草、絲瓜絡、菖蒲，兩劑而平，十一日口渴已止，小便尚少，口泛清涎，乃改用溫膽加杏仁、川樸、淡芩、柴胡、碧玉散，至晚小便已通，乃進稀粥，十二日前方減枳、樸，加洋參、石斛、扁豆進之，十三日舌苔膩濁已退，黃色較淡，不欲飲水，仍服十一日方半劑，因其倦怠特甚，再進獨參湯加豆蔻、煨薑，諸症悉平，自此多進葠湯，調理數日，十七日已能下樓矣，是症也，余見其危險之象，無可措手，初投連附，繼進胃苓，病勢正盛，隨服隨吐，既而思之，亂者亂也，人身不過陰陽，陰陽相鬱，錯亂於中，中宮升降之機盡窒矣，余向謂霍亂，有汗為虛症，無汗為閉症，今則汗出淋漓，頭額更甚，明明氣火上飛，不得下降，清竅盡閉，火既刑金，又尅胃土，此乃火發之汗，非虛寒之微汗也，觀其畏熱，開窗不能停扇，其理可知，故用人參白虎以救肺胃，然身冷脉沉，兩足轉筋，火上飛而下寒，下寒而木鬱矣，所謂亂者，原因火不下降，水不上升，陰陽相背，而亂於中也，欲温下寒，必以乾姜温脾，附子暖腎，肝木生於水，而栽於土，木得土燥而水溫，順其上升之性，轉筋可免，火必就燥，上飛之火，亦因水溫土燥，而可就矣，藥進後，苔黃口渴，金匱云「嘔吐渴甚，其嘔必止，因肺胃液傷故也」，故用輕清宣解之法，而以萸、連、梔、豉，交通水火，以司升降之機，地丁、益母涼營，銀花、連喬清肺，蠶沙、苡仁降濁升清，通草、絲瓜絡、菖蒲，通絡利竅，無非輕可去實之義，蓋大亂初定，一進重藥，則偏倚立見，既現口泛清涎，知濕邪未清，必以和中滲濕，為調理之治，余至此，愈信霍亂一症，竟無成法可拘，必得驗表裏，察虛實，辨燥濕，別陰陽，洞明症情，用藥無一味虛設，庶幾投無不效也。

咸豐已未歲，室人因喪女悲鬱，天癸不行，起居飲食如常，疑為有孕，至新秋，偶食西瓜，吐瀉交作，四肢厥冷，一晝夜大肉盡脱，十指羅心皆陷，予投以參附湯，吐瀉漸稀，適有至友謂予曰「秋病最多伏邪，參藥豈可叠進」，惑其言，遂停藥，至晚病人自云不起，囑備後事，予問其胸中如何？但言懊憹，莫可名狀，予想如有穢濁，胸腹宜見脹痛，果有伏邪，必見口渴等熱象，疑而不决，遂仿景岳進探虛實之法，取熟地二兩，濃煎與服，服後安寢，醒來懊憹略平，乃用十全大補去川芎、附子，重用參、蓍、熟地，大劑進之，漸解神清氣旺，越五日，天癸大行，疑半產，則悚然懼，知其並無腰痛，乃經行而非半產也，則翻然喜，調理月餘，參用數觔，熟地用至四五觔，素有夜熱等舊恙，從此悉除，兩手指甲，已枯者上透，而下生新，向日瘦骨珊珊者，漸形肥晳，精神壯盛，且能任勞，不啻又一世人也，是證迄今癸未，已越二十四年，同是霍亂，前在壯年，則純係虛寒，今漸衰老，則反多實熱，病因不同，治法迥異，醫其可以成見拘乎？

癸未中秋後四日，門人曹絳人請診，病象頭重而痛，寒熱往來無閒，口渴微汗，四肢疲軟乏力，不能强起，余定方後，其每人問曰「此證欲成傷寒大病否」？余曰「以脉象病情揣之，外邪即一時難解，不過成瘧，經余早治，瘧亦未必成也」，越日視之，進藥後，已能起矣，余囑其停藥一日，觀其少陽之變現，再議處方，乃詰朝已能自來復診，雖內邪未清而外閉已解，略與調理而安，余之誌此，非因效之速而自誇也，實見夫時方之不按病情，慣用却奪津液之藥耳，滬地五方雜處，行醫者不止千人，而所稱時名者，四季中但是寒熱時症，無方不用豆卷，竟有一倡百和之風，脈案必有謹防發癍等語，服後如其言者，亦十居八九，其有陰津未竭，癍現如雲者，雖不至於致命，然氣體受虧，復原已覺匪易，若陰液內涸，癍出形如細粟，緊密不散者，一見即成不救，此非症之果欲發癍，實因藥誤，豈有四季時症，但見發熱，即係瘟疫，必至發癍者乎？夫豆卷乃麻黃所製，能治寒傷營血之病，仲景治風傷衛，用桂枝湯，寒傷營加麻杏，所謂營病治衛，衛病治營之法，麻黃用於傷寒正病則宜，若春温夏暑秋燥，誤用於太陰濕甚者，尚屬不宜，誤用於陽明燥甚者，其害何可勝道哉！况今歲節交白露，猶復酷熱異常，語云秋熱傷人，人傷於熱，而用治寒傷營血之品，有不逼而為發癍者乎？余於自夏入秋，遇有時證，察其燥濕火鬱之孰微孰甚，治效甚速，因白露酷熱，至秋分前兩日，天氣驟寒，人受秋熱，忽被新涼外逼而病發，故病象約略相似，其寒熱之來也，如風雨之驟至，頭痛如劈，目赤面紅，兩足酸疼或冷，其重者，或見鼻血，兩足癱軟，不能起立，推原其故，緣深秋酷熱蒸淫，而又當燥氣司權，較夏令暑熟，多一秋涼外束，暑伏於內，伏則火動，火無發泄而亂於少陽，少陽之火尅其肺金，燥斂之邪侵其外衛，肺氣窒塞，有升無降，相火邪升於上，則上見熱病，肺氣不降於下，則下見足病，不悟其理，并有稱為吊腳痧者矣，余治愈多人，不過內理其濕，外泄其閉，潤肺金，和少陽，再察其燥濕火鬱之勝負，隨症變通，往往一藥而平，曾未見有一人發癍者也，因同時之發癍者實多，余故不嫌煩複而再辨之。

晉泰杭莊張君桂亭，秋季深夜請診，至則一家三人均患霍亂，云因食蟹而作也，余各與一方，投之均愈，毋庸復診矣，其夫人吐微瀉甚，方中用吳萸，倍于川連，其令姊瀉少吐多，方中用川連，倍於吳萸，其令郎，嘔吐特甚，以溫膽湯加味與之，效如反掌，余向謂治霍亂之方，必不可拘於呆法，執理中以為聖法者，每多誤事，再有初起荒張，香燥混用者，亦多不治，務深悉其致亂之由，及已亂之象，對症發藥，手敏心靈，斯為治亂之道，慎勿以其易療而忽之也。

嘔吐

北泥城橋下，保嬰局閒壁，有鐵作，店主因訟罰鍰得釋，當被拘時，其贅壻遠出，其女情亟，遂服阿芙蓉膏，經大善士陳君竹坪，救治而愈，愈後情復抑鬱，得嘔吐之恙，陳君固樂善不倦者，因其父再三之求，為延醫治之，越七月罔效，陳君來余寓，余適他出未面，遂復述之他醫，醫乃授法其徒，往治之，亦不效，陳君仍為之邀余往診，見前方用旋覆代赭法，是未審嘔已經旬，水穀不入，復傷其中氣也，診脈寸大尺伏，乃嘔病正脈，且年正輕，體亦實，並無錯雜中治之證，惟嘔吐不止，漿水不進，進即吐更甚，面赤火升無汗，時保嬰局紳見之，亦以為危，余曰易治也，用苦辛泄降，兼涼散法，緣證屬厥陰，肝木以水為母，以火為子，非苦寒辛熱並用，不能和解，其面赤無汗，外衛尚閉，外衛愈閉，內火愈鬱，鬱甚則火升，而肺胃亦不能降，故用泄衛之品以佐之，藥兩進而病如失，陳君令其父諧余寓，稱謝不絕云。

馬貢翁弟媳之恙，初診其勢頗重，發熱頭重無汗，面赤足冷，嘔吐不休，勺水不得下咽，且吐蚘蟲，三日不納殼矣，詢知素不服藥，前有脾泄之恙，大便不調者三月，脈象弦細而緊，余用仲景烏梅丸意，寒熱之品並用，參入小柴胡湯，加浮萍以泄衛氣，不覺方列二十餘味，令其先服二煎，恐藥入仍吐而不受也，詰旦遣人至寓，謂藥入盡吐，余囑其將烏梅咬定齒上，急以前藥進，翌日復診，汗已解而嘔吐平，惟寒熱未清，少陽經症未罷也，即書小柴胡湯加味與之，越二日復診，病人云余無病矣，惟有肌膚作癢耳，改用輕清宣解而安。

瀉痢

清和里王姓婦，己卯秋病迎診，知其前服苦寒而病殆，余用法挽救，胸發珍㾦而平，庚辰七月請診，乃發熱而服痧藥，加以挑刮，忽然大瀉，熱勢極重，詢知腹無疼痛而氣墜，瀉時直射而出，即書白頭翁湯去川連，加淡芩、白芍、丹皮、通草、滑石等，一劑瀉止熱退，詰朝乃郎至寓改方，調理而安，此症若用治瀉套藥，藿香正氣、六和湯等，不明清三焦，和少陽，泄濕利竅之法，勢必延綿牀席矣。

緒泰杭莊，張葵卿兄，蘇垣人也，壬午正月杪請診，見其面白瘦弱之軀，前有痰喘之恙，今患頭痛，發熱少汗，不欲飲水，且有腹痛瀉痢之証，予用桂枝湯加豆卷、杏仁、苓、澤為君，加橘、半、砂仁、姜、棗為佐，一劑汗出熱退，經邪盡解，而赤痢未除，少腹疼痛，裏急後重，至圍不爽，改用苓、澤、苡仁、車前，重用桂枝、丹皮、焦查、蓯蓉佐升麻、羗、防、炙草，兩劑而諸病失，翌日親自來寓調理而安，余於此症藥進效速，爰有解焉，其人素有濕痰，咳嗆氣促，乃中陽不足，肺胃上逆之體，茲因春感外邪，發熱頭痛無汗，病邪在經，因內蘊濕邪，故不口渴，雖在春令，較春溫之燥火內應者不同，故用桂枝湯加豆卷、杏、陳，仿仲景之法，治其經邪，惟中宮久有水氣，今被外邪閉鬱，衝突於下竅而痢作，故用苓、澤滲脾濕以清其源，暫用姜砂以溫脾陽，佐橘半以降胃濁，炙草、大棗以和中，蓋脾濕之體，不温中宮，外犯之經邪，不易解也，至已成之痢，緣內蘊濕邪，鬱其木火而色赤，故易方用苓、澤、苡仁、車前以理脾濕，桂枝、丹皮疏其木火之鬱陷，佐羗、防、升麻，逆挽其下陷，順升其清陽，重用焦查，利腑氣而消滯，加蓯蓉以滑腸，炙草和協諸味以安中，其病自不難治矣，予於治痢之法，已愈多人，然症之寒熱虛實，變現不一，果能悟其理而審症明確，投無不效也。

老閘養德堂藥舖，姜巽甫病，六月二十八日，老介福綢號，葉月槎兄代邀往診，病因寶善街火警，早起受寒，又啖瓜菓，以致腹痛，挑痧後，手指麻木，邀孟河醫治之，方中用川樸、丁香等味，初進水瀉，繼而便溏，再進而大便鞭結矣，第三劑仍用丁香等味，並未審太陰之濕已去，而陽明之燥將作也，服後煩悶異常，內火益熾，另請滬上所稱名醫者治之，方首即書云濕温夾暑夾陰，有發為癍疹之慮等語，且有鴿麝熨臍之法，方用附子理中丸，兼北細辛等味，服之面赤氣粗，兩足如烙，証益加劇，始經予診，予笑謂之曰「此症乃藥病，非真病也」，與一清解方，囑其連進二劑，可向愈矣，越二日，早晨，予正應門診，而巽甫至，亦即就診，予因一面之故，已不能記憶，猶詢姓氏，渠乃微晒曰「余即日昨請診之姜某也，先生竟忘之耶」？頃閒葉月翁亦至，相與一笑，云「醫術以效為常，此案本不足存，且近於揚人之短，非吾素願，惟學術粗淺者，認証不清，往往有之，豈有負一時之盛名，而陰陽背謬，一至於是乎？醫為仁術，為之者宜何如慎之又慎耶」？

陳竹坪先生，滬上大善士也，常以活人為心，專治服生鴉片，經其挽救者千百人，遇貧且病者，恆代延醫給藥，施以錢米，人甚德之，曾診其夫人之恙，因而識予，癸未四月，邀診一倪姓童，年甫九齡，因父病，家不舉火，乞食於隣，隣人伺以冷粥，遂腹痛泄瀉，滬上有時醫子，全未讀書，僅執數方以襲父業，以耳為目者，多延之，以為名醫後必名醫也，被其戕害者，不可勝計，是症適先延之，乃進以發散消導之劑，旋即飲食不進，頭汗淋漓，呻吟不絕，問之但云胸中難受，莫名其狀耳，余謂童年並無七情六慾之感，冷粥停滯，乃最易治之証，用參、苓、歸、芍，加調氣之藥，一方而愈，原其頭汗出者，誤服豆卷發散之品也，再有查、曲、麥芽、梹榔、枳實，枯腸餒腹，何以克當，必至中氣日傷，歸於不救，直是無端索其命耳，余見此君之僅用數方，以應萬病者屢矣，欲面規之，竊恐水火不入，故嘗為論說，登諸日報，深冀此君見之，知以人命為重也。

潘鏡波先生，以醫相識也，其少君叔儀世兄，年甫弱冠，體質素柔，屢來就診，今九月中，又偕潘醴翁金蘭翁寓申就診，脈象濡浮，舌無苔垢，脾陽失運，不飢少納者，已兩旬矣，余初用和中滲濕，鼓運脾陽之法，繼增苦辛泄降之品，五劑後欣喜殊甚，飲食多進矣，是夜過半，忽肩輿促診，來者云潘客甚病，余殊駭異，至則見其吐瀉交作，吐出之水，酸穢殊甚，胸腹疼痛，按之有形，畏寒煩擾，呻吟床蓆，轉側不安，詢知至申後，未能節勞，飽啖酒醴腥厚，且食生蟹，蘭翁等見此病狀，相顧錯愕，余曰「此食鬱霍亂，不難愈也，但易去者實邪，難旺者脾陽耳」，方用製夏、雲苓、砂仁、陳皮、焦查、麥芽、枳實、雞巨子、雅連、乾薑、吳萸，引用百炙灰，藥調服，越日金蘭翁來云「病已霍然矣」，又一日自來復診，餘邪未清，腹尚微痛，大便尚溏，易方理餘邪而兼調理，但脈象尚弦，面色帶青，緣肝木擾亂脾土之故，堅囑其節勞慎飲食，藥餌可以見功，否則內多思慮，外更勞形，飲食不調，中氣難復也，人可不慎疾乎？

欬血

辛已孟夏，義和成藥號，劉佑年兄請診，脈象右濇左滑，右脇脹疼，咳痰嗆血，寒熱未清，呼吸痛不可耐，病延旬日，予詢其初起時病象，答云「初起寒熱，右耳後項腫，服前醫之藥，項腫平而脇脹甚，咳痰見血，咳時脇痛，刻不可忍，予曰「此乃風邪由項後入於風府，鬱於少陽之經，而咳血脇痛者，大部藥誤所致也」，出方視之，果川貝、麥冬、旋覆、蛤殼之類，予用薄荷、前胡、杏仁、象貝、紫苑、丹皮、茜根、牛蒡、桔梗、蘇葉、柏葉等，兩進而血止嗽減，改方去茜根、柏葉，加用半夏、陳皮、苓、草之類，三易方而病如失，調理即安，蓋血症必探其原，斷不得一見視為虛勞，驟用補濇，如此症之風邪外襲，誤成血症，若不察病情，拘於陰虛火動之見，則病象變更，不堪設相矣，世之因此而誤治者，指不勝屈也，至若勞傷血絡，血不循絡而有暴吐之症，仲景有柏葉湯，取柏葉之斂肺，止其血之上溢，艾葉溫通血絡，使血由絡而行，炮姜温其脾土，馬通汁又能斂血下行，用得其宜，效速而無後患，世以滋陰降火，涼血止血，求效於目前者，豈知血去中虛，氣機不運，陰凝之藥，積於中宮，致離經背道之血，瘀結於絡，絡不得流行，一旦崩決，血之上溢也更甚，中氣為陰膩所滯，脾陽不振，無痰之體，漸生痰涎，足太陰脾以濕土主令，手太陰肺從令而化濕，肺受濕邪，又增咳嗽，從此肺氣窒塞於上，而失其收斂下降之權，肝血鬱陷於下，而失其升達上行之性，至春木性怒，發而血升，交秋肺氣收斂而咳甚，病者信為虛症，願服補藥，醫者視為勞損，投以滋陰，體弱者多服滋補藥，一二年間，遂成扁鵲難醫之症，體强者不過帶病延年，余所見者多矣，寓滬以來，遇誤治未深之症，每用淡以滲其脾濕，辛以降其胃濁，疏肝木以清降，逐瘀滯以通絡，藉此挽囘者恒多，用特書之。

張浩卿，浙人也，癸未春來診，脉象右關獨大，已知肺胃之鬱，舌苔白膩，痰多咳嗆，偶有帶血，胸中懊憹莫名，乃勞傷脾土，浸生痰涎，土濕則木鬱，春令肝木發榮，鬱則生火而衝動絡中之血，火既上炎，刑及肺胃，則胸中懊憹，治以理脾濕為主，降胃肅肺，和火通絡，均佐使之法也，方用苓、斛、苡、滑，淡滲脾濕，半夏降其濁痰，炙草和中，加丹皮泄木清風，疏其絡中之瘀，茜草通其離經背道之餘血，杏、陳潤肺利氣，助其下降之權，浮火尅其肺金，用淡芩清之，再用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藏之路，欲其脾旺胃和，肺斂而絡無留瘀，火降而血自歸經，服至十劑，諸恙盡平。

顧壽康絲棧，華君韻香，初夏就診，脉象右關獨大，舌苔白膩，舌質淡紅，痰多咳嗆，血現痰中，胸中懊憹，莫可名狀，余以為多思傷脾，脾土濕鬱，濕鬱則木鬱，肝木性不受鬱，鬱而怒發，怒發則生風火，風火衝突，犯及絡中之血，故血見於痰中，火發於上而刑肺金，甲木不降而尅胃士，則胸脘失其冲和而胸中懊憹，右關之脉獨大矣，蓋穀入於胃而傳脾，脾氣輸穀精於肺胃，化氣血而散佈諸經，由經及絡，經謂陽絡傷則血上溢，所謂傷而溢者，緣血不能循絡而行，則絡傷，用芩、朮燥脾，杏、陳潤肺利氣，成其收斂下降之功，上有浮火爍肺，用淡芩清之，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行之路，意在燥脾和胃降肺，俾絡無留瘀，血盡歸經而已，余於血症，不憚反覆煩言，因每見治血者，多以為火盛，驟用寒涼，當時血洂暫止，迨離經之血凝結不解，漸至氣道日窒，肺氣不降而生痰，相火不藏而上燥，不悟其理，再用滋陰，遂成不治者，指不勝屈，故又書此案，而不厭重複焉。

浙甯張惠昌，四月下旬就診，自述去秋痰中見血，申地名醫求治迨徧，至正月即吐純紅，旋服止血之藥，血已暫止，午後寒熱交作，熱退無汗，黎明冷汗極多，咳痰不爽，聲瘖氣促，兩脇拘攣而痛，持所服醫方甚多，余亦不暇檢視，蓋不閱已可知也，病情至此變端百出，醫者病者皆以為宜於用補，人以為虛，余以為實，非實也，乃氣道之閉塞也，脉象弦數，細而無神，一派鬱象，不得以為虛也，舌上薄白之苔，濕而不浮，乃鬱象之明證，苔如地生之草，中氣調和，苔必升浮，不至緊閉也，兩目白晴已現紅黃之色，豈非少陽鬱火，干犯肺胃，蓋陰陽之升降，在子午之時，氣道被補藥填塞，升降不得自如，寒熱因作於午後，黎明乃寅卯之交，木氣當權，木氣升於子位，故冷汗出，木為心火之母，汗乃心之液也，兩脇乃肝膽遊行之路，升降窒塞，故拘緊而痛，甲乙兩木之火，升降不調，鬱於少陽而尅肺胃，肺胃之氣不得下降，自然痰出不爽，氣促聲嘶矣，病至此，頗非易治，但其人體瘦，頗類木形，本質火旺，尚能納食，症情之重，究為藥誤，故立方以治之，因此而憶及蘇城潘友莊兄遊滬時，談及曾患血症，余問所服方藥，友翁云「寒家列祖相傳，惟血症不准服藥，故至今未發」，予笑曰「誠哉是言」！余設醫於市，遇問病者每以不服藥為中醫相誡，蓋一經醫手，得其中者，猶或寡矣，能不嘅哉！

痰濁

甲申春季，陳濟堂王耀庭兄請診，診得脉象浮大無倫，兩尺沈伏，舌有薄白之苔，平鋪滿佈，咳痰盈碗，喘息肩聳，喉聲呴呴然，氣短語言不續，小便點滴不通，起臥均不適，舉家惶然，余以為濕痰中鬱，外感風邪也，大凡人有外邪感冒，初起必有白苔滿佈舌邊，至於舌邊無苔，濕苔在中而毛，此乃外邪漸解，或係久病變象，至於雜症，舌苔變現無定，又不能拘泥，不得與外感初起之舌並論也，此症因時交春命，外受鬱邪，皮毛閉鬱，緣風為陽邪，鼓蕩營衛，觸其當令之木火，風火相擊，濕痰在中，又因風火衝擊而升，不得下降，以致風火濕三邪，共犯肺胃，是以異常喘急，證情危險矣，治法用薄荷、前胡、半夏、杏仁、橘皮、淡芩、茯苓、澤瀉、苡仁、石斛、滑石、生草等，一劑平，兩劑愈。

輪船朱少卿，至寓求診，脈象兩尺空，兩關滑，右寸獨大，其體甚堅強，內多痰濕，兩目紅而頭脹，怔忡不寐，余用苓、斛、苡、滑、半、貝、梔、芩、前胡、元參、枳實、生草、桑葉，治之而平，蓋關滑尺小者，痰鬱火飛之象也，火被濕阻，不得下降，上刑肺金，自見右寸獨大而目赤矣，火擾於肺胃，肝膽兩火與痰濕相搏擊，因見怔忡之證，肺主衛氣，肺金受剋，衛氣不入於陰則不寐，此證如見不的確，誤用溫補，則痰火益熾，肆用寒涼，則滅其真火，若用滋陰，則助其濕邪，故燥脾潤肺降濁，而導火下行，不易之法也。

瘧疾

陳友卿，脉來虛大，舌苔白膩，質有裂紋，久瘧傷中，脾不統血，偶吐鲜紅，右脇有塊，將成瘧母，立法理脾降濁，和解少陽，而逐瘀結，方用醋鱉甲、鱉血、柴胡、雲苓、麥冬、歸身、丹皮、延胡、半夏、杏仁、陳皮、炙草、夏枯草、側柏葉，服四劑復診，脉大已和，惟右尺尚露，蓋少陽相火未能蟄藏也，瘧母已消，足腫亦減，寒熱乾咳氣促俱平，深喜，三陰瘧纏綿八閱月，已有愈期，續求調理，藥用參、斛、苓、草、杏仁、麻仁、陳皮、丹皮、前柴胡、鱉甲、淡芩、延胡、蔞皮、桑葉、生姜、元棗與之，至第三次就診，諸恙悉平，改用和中法，囑其飲食調和，毋庸認真求藥矣，余業斯道，每謂人不必求藥，且作補藥誤病論，人或視以為偏，不知藥能治病，亦能致病，病愈服藥，無益有損，且有病人元氣未漓，邪退自然正復，未嘗服藥，病亦向愈者，設病已全去，尚欲求藥，無病轉足致病，再有誤投，必至變病增病，或成為難治之病，豈非不藥為愈乎？吾見世之本無大病，因多藥而誤成病者實夥，故不惜諄諄告誠焉。

前陰

壬午小春既望，夜將半，顧容齋先生命輿邀診，至則所診者乃金陵呂秋樵孝廉也，秋翁患淋𤃉，醫云濕熱下注，方有生地八錢，畏未敢服，因自服五苓去桂加製軍之方，小溲點滴不通，至晚脹急愈甚，坐立不安，不得已繞屋而行，足不停趾，因延予治，診其脈，尺大寸小，濡濇不調，用膽草、苓皮、猪苓、車前、苡、斛、黃柏、生草，佐以桂枝、防風、羗活、柴胡、杏仁、陳皮，以薑皮、枇杷葉為引，詰朝秋翁乘興自來，小便通調，淋濁亦止，易以滲濕達木之方，調理而安，夫淋濁癃閉等証，舉世皆用利濕之法，而不思達木，豈知利濕之品，其性趨下，有愈利而風愈閉者，經云腎司二便，其職在肝，若不達其風木之鬱，脾氣之陷，下竅焉得通調，濕火何能兩解乎？故余用滲濕之品，而佐柴桂以達木，下陷已結之火，用膽草、黃柏、生草梢等以清之，再得杏、陳利其肺胃升降之氣，有不霍然而愈者乎？

周少愚，濕熱淋痛，脈象弦細而數，夫弦為風木之象，鬱而生火則數，木火鬱於濕土，濕被木火蒸淫而為熱，木生風火，不得上升，下注而泄於小便，則成淋濁，其下注者，風之力也，痛甚者，火之鬱也，方用朮、苓等以理脾，亦用柴、桂等以升木，其下陷之火，用丹皮、梔、柏以清之，兩劑痛定，而餘𤃉未清，前方去丹皮減柴桂，病如失，世於濕熱症，每每畏用桂枝，以為辛熱，不知桂枝乃木之枝幹，其性入足厥陰肝經，故肝木之下鬱者，必得此以疏通之而上行，不若肉桂辛熱，能入下焦，專治寒凝氣滯血凝等症，兩桂相較，其用迴然不同，故有濕鬱木火之証，非桂枝不為功，至於風邪傷衛，發熱無汗，又用之以和營泄衛，若遇陽明燥甚，內有木火為患，及濕鬱火升者，誤用之又為害不淺，所宜明辨也。

《李修之醫話精華》

李修之（用粹），又號惺庵，松江人，學養至深，見理獨明，為人治病，投之所向，無不合度，嘗詳述病原治法，選錄應效方劑著《証治彙補》一書。

傷寒

徐敬山，傷寒鬱熱，過經不解，愈後復譫語神昏，刺高胎黑，耳聾如愚，六脈洪大，此陽明胃熱血化為斑之狀，仍燃燈照其胸腹，果紫班如菉豆大者，朗如列星，但未全透於肌表，宜清胃解毒，使斑點透露，則神清熱減矣，用竹葉石膏湯二劑，壯熱頓退，斑勢掀發，但昏呆愈甚，厲聲呼之，亦不覺醒，全無活意，惟脈息尚未斷絕，俱云死矣，余復診其脈，兩手皆在，不過虛微耳，蓋此證始因胃熱將腐，先用寒涼以解其客熱，今邪火已退，正氣獨孤，故兩目緊閉，僵如死狀，急用補胃之劑，以醒胃脘真陽，生機自囘也，即以生脈散合四君子湯一劑，至夜半而兩目能視，乃索米粥，以後調理漸安。

妻祖黃含美，庚辰會試，患傷寒極甚，適其時家君薄遊都門，乃與診治，舌黑刺高，壯熱妄語，神思昏沈，奄奄一息，此為邪熱內盛，亢陽外灼，臟腑燔焚，血遂沸騰，斑將出矣，遂用生地、黃連、元參、麥冬、丹皮、知母、甘草，一劑而斑現，再劑而神清，三劑而舌刺如洗矣。

燕京禮垣房之麟，患傷寒五日，病勢困殆，伊親在太醫院者七人，莫能措手，延家君治之，脈人迎緊盛，右關洪大，神思若狂，舌胎微黑，此邪熱拂鬱，神思昏憒而如狂，亢陽煽熾，火極似水而舌黑，炎炎蘊隆，將成燎原，若非涼血，火將焚矣，視其胸腹，果有紅斑，遂用化斑清火，一服頓愈。

中風

分鎮符公祖恭人，形體壯盛，五旬手指麻木，已歷三載，甲辰秋，偶感恚怒，忽失聲仆地，痰潮如踞，眼合遺尿，六脈洪大，適予往茸城，飛騎促歸，緣符公素諳醫理，自謂無救，議用小續命湯，候予决之，予曰「是方乃辛温羣聚，利於祛邪，妨於養正，其故有三，蓋北人氣實，南人氣虛，雖今古通論，然北人居南日久，服習水土，氣稟更移，膚腠亦疎，故卑下之鄉，柔脆之氣，每乘虛來犯，致陰陽顛倒，榮衛解散，而氣虛卒中，此南北之辨者一，况中風要旨，又在剖別閉脱，夫閉者，邪塞道路，正氣壅塞，閉拒不通，脱者邪勝，五內心氣飛越，脫絕不續，二證攸分，相懸霄壤，故小續命湯，原為角弓反張，牙關緊急，閉證而設，若用於眼合遺尿之脫證，是既傷其陰，復耗其陽，此閉脫之辨者二，又風為陽中陰，氣內應於肝，肝為陰中之陽臟，外合於風，恚怒太過，火起於肝膽，內火外風，猖狂擾亂，必挾勢而乘脾士，故痰涎洶湧，責脾不統攝，腎不歸藏，滋根固蒂，尚恐不及，若徒事發散，是為虛虛，此真似之辨者三，《靈樞》所謂「虛邪遍客於身半，其入深者，內居營衛，消衰則真氣去，邪氣猶留，發為偏枯」，端合是證，當法河間東垣用藥，保全脾腎兩臟，庶可囘春，乃以六君子加黃蓍、白芍、桂枝、鉤藤、竹𤃉、姜汁，服二劑，惡症俱減，脈亦收斂，但聲啞如呆，此腎水衰耗，心苗舌槁，至更餘後，火氣下行，腎精上朝，方能出音，遂改用地黃飲子，服至十五劑，大便始通，堅黑如鐵，雖有聲出，狀似燕語，乃朝用補中益氣湯，加麥冬、五味以培脾，夕用地黃湯加肉蓯蓉、當歸以滋腎，調理百日，語言如舊，步履如初，但右手不能如前耳，然亦倖賴余之辯也。

暑熱

上洋王邑尊有幕賓張姓者，盛暑發熱，至六七日以來，昏沈不語，面赤兼紫，與水則嚥，大便不通，身難轉側，目閉不語，羣醫束手，皆曰不治，好事者以予名齒及，即投柬招治，診畢謂王公曰「是病雖危，脈則和順，况身體軟緩，唇吻紅潤，氣息調匀，俱為吉兆，只因邪熱傳入手少陰經，鬱而不舒，所以面赤昏呆，口噤不語」，乃以導赤散加黃連、麥冬，佐犀角少許，加竹葉、燈心煎成，用刷脚抉開口，徐令灌下，片時覺面色稍退，再劑而開目能視，三劑而語言如舊，後調理而安。

慈溪楊天生館江灣鎮，時值盛暑，壯熱頭痛，神昏發斑狂亂，不畏水火，數人守之，猶難禁止，甚至舌黑刺高，環口青暗，氣促眼紅，譫語直視，迎余往治，余見眾人環繞，蒸汗如雨，病人狂躁，無有休息，尋衣摸牀，盡屬死候，强按其脈，幸而未散，急取筯纏綿，用新汲水，抉開口，鑿去芒刺，即以西瓜與之，猶能下咽，乃用大桶盛新汲水，放在四圍，并洒濕中間空地，鋪薄席一條，使病人睡上，再用青布丈許，摺作數層，浸入水中，搭病人心胸之間，便能言頓入清涼世界六字，語雖模糊，亦為吉兆，遂煎白虎湯加山梔、黃芩、玄參與服，半月間，狂奔亂走，目無交睫，藥𦆵入口，熟睡如死，傍人盡曰休矣，余曰此胃和安睡，不可驚覺，自日中至夜半方醒，其病遂愈。

血症

徽商吳維宗，年將耳順，忽染吐血嗽痰，晝夜不寧，醫視年邁多勞，誤投參耆，遂覺一綫穢氣，直冲清道，如烟似霧，胸膈隱隱作痛，喘息不能臥下，闔戶悲泣，特遣伊侄遠顧蓬門，具陳病概，述維宗得子，尚在幼齡，一旦攖此沉疴，鞠育何人，衷腸慘裂，余憫其懇切，細為審度，知水虧龍奮，焦灼嬌臟，將見腐肺成癰，所以咳咯不止，蓋金水一氣，水火同源，乾金既可生水，坎水又能養金，惟源流相濟，則離焰無輝，如真水涸流，則相火飛越，俾清虛寥廓之質，成擾攘混濁之氣，況乎甘温助陽，愈傷其肺，宜壯水之主，以鎮陽光，使子來救母，而邪火頓息也，方以生熟地黃各二錢，天麥門冬各錢半，紫苑、茯苓、貝母、枯芩、瓜霜、甘草節各一錢，服兩劑而烟消霧散，喘息臥穩，以後加減，不旬日而痰嗽俱止。

柯靄甯，患吐血，後咳嗽連聲，氣喘吐沬，日哺潮熱，服四物、知母、黃柏、蘇子、貝母、百部、丹皮之屬，病勢轉劇，乞余治之，六脈芤軟，兩尺浮數，知為陰枯髓竭，陽孤氣浮，肺金之氣不能歸納丹田，壯火之勢，得以遊行清道，所以嬌藏受傷，喘嗽乃發，理應用六味丸加五味、沈香，導火歸源，但因脾氣不實，乃先以人參、白朮、黃蓍、山萸、山藥各錢半，石斛、丹皮、茯苓各一錢，五味子二十一粒，肉桂五分，服數十帖，大便始實，改用前方，調養月餘，咳嗽亦愈。

泄瀉

上洋鄒邑侯子舍，仲夏患泄，精神疲憊，面目青黃，因素不服藥，遷延季秋，忽眩暈仆地，四肢抽搦，口歪唇動，遍體冰寒，面黃肚縮，六脈全無，署中幕賓曉通醫理，各言己見，或議諸風掉眩，法宜平肝，或論諸寒收引，法應發散，議論異同，不敢投劑，延余決之，余曰「脾為升陽之職，胃為行氣之府，坤土旺則清陽四佈，乾健乖而濁陰蔽塞，此自然之理也，今泄瀉既久，冲和耗散，所以脾元下脱，脈氣上浮，陰陽阻絕，而成天地不交之痞，故卒然倒仆，所謂土虛則潰也，况肝脾二經為相勝之藏，脾虛則肝旺，肝旺則風生，故體冷面青，歪斜搐搦，相因而致也，若誤認風寒之候而用發表，恐已往之陽，追之不返，宜急煎大劑人參附子，庶為治本，合署驚訝，見余議論嚴確，乃用人參一兩，熟附二錢，生薑五片，煎成灌下，一二時手指稍温，至夜半而身煖神甦，能進米飲，後以理中補中調理而安。

分鎮符公祖令愛，久瀉肉脱，肢體浮腫，大腹脹痛，便內赤虫，形如柳葉，有口無目，更兼咳嗽煩躁，夜臥不甯，召余調治，符公曰「小女之疾，起於去夏，飲食又不節，淹纏半載，服利水之藥，身腫不減，用參蓍等劑，脹悶益增，諒非神手，不能奏功，敢祈一匕，以冀囘春」，余曰「中央脾士，喜燥惡濕，為臟腑根本，生化源頭，雖云至陰之地，實操升陽之權，盛暑之際，六陽外發，陰寒潛伏，加之浮瓜沈李，飲冷吞寒，使乾陽之氣鬱坤土之中，所以氣滯化濕，濕化而熱生，濕熱壅滯，轉輸不行，倉廩之精華下陷而為瀉，久則清陽愈虛，濁陰愈盛，留於中州，則為腹脹，散於肌肉，則為浮腫，上乘肺分，則為咳嗽，况脾為諸陰之首，肝為風木之司，濕熱盛則陰虛而煩躁夜甚，肝風旺則遇濕而蟲形生，頭緒雖多，不越木旺土衰之症治，常調脾抑肝，佐以升清降濁，使濕熱去而病當漸愈，疎方用白朮、雲苓、半夏、芍藥、黃連、肉桂、乾薑、柴胡、厚朴、烏梅、花椒等劑，調理而安。

張侍川，脾泄經年，湯藥遍嘗，大肉盡削，小便枯竭，勢已危殆，余往診之，左脈弦細，右脈虛微，此係乾陽不運，坤陰無權，所以脾傷而破䐃肉脫，肺虛而氣化失調，俾濁陰不降，內滯腸胃，清陽不發，下乘肝腎，由是三陰受傷，而成久泄之症，况人年四十，升陽之氣，與降陰之令，自此相半，今侍川春秋已逾五旬，不思舉其下陷之氣，反以滲利為用，則失治本之旨矣，况下久亡陰，未有久泄而腎不虛者，若單補其脾，則力緩不能建功，須得温緩下焦，藥輔其間，俾丹田火旺，則脾土自温，中州健運，則充和自布，精微之氣，上奉辛金，下輸膀胱，泌別清濁，則小水通於前，大便實於後，可指日而愈也，方以人參、黃蓍、白朮、甘草、廣皮、木香、升麻、柴胡、肉果、補骨脂數劑，小水遂通，大便亦實，後以四神丸加煨木香，調理而安。

家君治江右太師傅繼菴夫人，久泄不已，脈得微遲，微為陽衰，遲為寒甚，斯脾土虛而真陽衰之候也，蓋脾土虛，非補中則土不旺，真陽衰，非温中則寒不釋，乃以四君子加薑、桂，服二劇而畏寒如故，泄亦不減，知非土中之陽不旺，乃水中之火不升也，水中之火不升，無以上蒸脾土，故氣餒而不健，須助少火之氣，方能障土之濕，遂以人參三錢，白朮五錢，肉桂一錢，附子一錢，數劑漸愈，後以八味丸，調理而安。

痺

上洋秦齊之，勞慾過度，每於陰雨，左足麻木，有無可形容之狀，歷訪名醫，非養血為用，即補氣立論，時作時止，終未奏效，戊戌春，病勢大發，足不轉舒，背心一片麻木不已，延余治之，左脈沉緊，右脈沉濇，此風寒濕三氣雜至，合而為痹，其風氣勝者為行痹，濕氣勝者為著痺，寒氣勝者為痛痹，着痹者即麻木之謂也，明係濕邪內著，痰氣凝結，鬱而不暢，發為著痹，須宣發燥濕之劑，加以引使之品，直至足膝，庶濕痰消而火氣周流也，方以黃蓍、蒼朮、桂枝、半夏、羌活、獨活、防己、靈仙，數劑其病如失，終不復發，若以齊之多勞多慾，日服參、蓍，壅瘀隧道，外邪焉能發越，而病安從去。

德州都諫王介清，丁內艱，特患左脇頑痹，足腿麻木，按摩片時，少堪步履，服清火消痰，補氣活血，病勢不減，後服滿入京，邀參君診視，見伊腎肝脈虛，斷為腎虛不能生肝，肝虛不能榮血，水虧血耗，經隧枯濇之症，先以四物湯加秦艽、石斛、牛膝、萎蕤，不數劑而脇痹頓除，後服腎氣丸一料，永不復發。

哮喘

秦商張玉環，感寒咳嗽，變成哮喘，口張不閉，語言不續，吟呷有聲，外聞隣里，投以二陳、枳、桔，毫不稍減，延余救之，診其右手寸關，俱見浮緊，重取帶滑，斷為新寒外束，舊痰內摶，閉結清道，鼓動肺金，當以三拗湯，宣發外邪，湧吐痰涎為要，若畏首畏尾，漫投膚淺之藥，則風寒閉固，頑痰何由解釋，况經曰「辛甘發散為陽」，麻黃者，辛甘之物也，稟天地輕清之氣，輕可去實，清可利肺，肺道通而痰行，痰氣行而哮喘愈矣，乃煎前方與服，果終劑而汗出津津，一日夜約吐痰斗許，哮喘遂平，二年因不忌口，復起前症而殁。

協鎮王公生長薊北，腠理閉密，癸卯秋謁提臺梁公于茸城，乘涼早歸，中途濃睡，覺後惡寒發熱，緣無宿病，自念體強不須調養，過食葷腥，日增喘促，氣息聲粗，不能臥倒，更覺汗出津津，語言斷落，不能發聲，延余商治，六脈洪滑，右寸關尤汨汨動搖，以脈合證，知為痰火內鬱，風寒外束，正欲出而邪遏之，邪欲上而氣逆之，邪正相搏，氣湊於肺，俾橐籥之司，失其治節，清肅之氣，變為擾動，是以呼吸升降，不能宣通，氣道奔迫，變為肺鳴，一切見症，咸屬風邪有餘，肺氣壅塞之證也，若能散寒祛痰，諸病自愈，乃用三拗湯加橘紅、半夏、前胡，一劑而痰喘緩，二劑而胸爽臥安，夫以王公之多慾，誤認丹田氣短，用溫補之劑，則膩固膚腠，客邪焉能宣越，頑痰何以渙散，故臨證之頃，貴乎諦審也。

諸痛

大學士徐立巵夫人，患胃脘病，先以氣治，次以食治，繼以火治，劑多功少，甚至昏憒，良久復甦，延家君救療，曰「夫人尊恙，非氣也，非食也，亦非火也，由勞碌過度，中氣受傷，脾陰弱而不化，胃陽衰而不布，陰陽既虛，倉廩壅滯，轉輸既弱，隧道失運，所以清濁相干，氣血相搏而作痛也，若過用消導，則至高之氣愈耗，誤投苦寒，則胃脘之陽愈傷，為今之計，非補不可，古語雖云「痛無補法，此指邪氣方面者言也，今病勢雖甚，而手按稍止，脈氣雖大，而重按稍鬆，則是脈證俱虛，用補何疑，即以香炒六君子湯，一劑而昏憒定，痛亦止矣。

內鄉令喬殿史次君，自幼腹痛，諸醫作火治、氣治、積治，數年不效，後以理中、建中，相間而服，亦不效，六脈微弦，面色青黃，余曰「切脈望色，咸屬木旺凌脾，故建中用以建中焦之氣，俾脾胃治而肝木自和，誠為合法，宜多服為佳」，復用數劑，益增脹痛，殿史再延商治，余細思無策，曰「令郎之痛，發必有時，或重於晝，或甚於夜，或飢餓而發，或飽逸而止，皆治法不同」，殿史曰「是病方飲食下咽，便作疼痛，若過飢亦痛，交陰分則貼然」，余曰「得之矣，向者所用小建中，亦是從本而治，但芍藥酸寒，甘飴發滿，所以服之無效，但緣過飢而食，食必太飽，致傷脾胃，失其運用之職，故得肝旺凌脾，經所謂源同流異者也，今以六君子湯加山查、麥芽，助其健運之職而利機關，令無壅滯之患，則痛自愈也，服二劑而痛果止，所以醫貴精詳，不可草草。

一婦向患左脇疼痛，服行氣逐血之劑，反加嘔吐，甚至勺水難容，脈左沈右洪，明係怒動肝木，來侮脾陰，過投峻藥，轉傷胃氣，致三陰失職，倉廩無由而化，二陽衰憊，傳導何由而行，所以下脘不通，食泛上湧，斯理之自然，無庸議也，方以異功散加白芍、肉桂，於土中瀉木，并禁與飲食，用黃耆五錢，陳倉米百餘粒，陳皮、生姜三片，用伏龍肝水三碗，約煎一半，飢時略進數口，三兩日後，方進稀粥，庶胃氣和而食自不嘔也，依法而行，果獲奇効。

腹脹

參戎王麗堂夫人，信佛長齋，性躁多怒，腹脹累年，歷用湯丸，全無奏効，余治時腹大臍突，青筋環現，兩脇更甚，喘滿難臥，此係怒氣傷肝，坤宮受制之證，前醫徒知平肝之法，未明補肝之用，所以甲胆氣衰，冲和暗損，清陽不升，濁陰不降，壅滯中州，脹勢更增，殊不知肝木自甚，肝亦自傷，不但中土虛衰已也，治當調脾之中，兼以疎肝之品，使木氣條達，不鬱地中，而坤土自能發育耳，疎方用白蒼朮各錢半，白芍、廣皮、香附、茯苓各一錢，肉桂、木香、生薑皮各五分，服後頓覺腹響脹寬，喘平安臥，後加人參調理而全瘥。

文學包曰俞，食蟹腹痛，發則厥逆，逾月不已，來邀診告余，遍嘗諸藥，始則平胃、二陳，繼則桂、姜、理中，一無取効，反增脹痛，余曰「諸痛不一，投治各殊，感寒痛者，綿綿無間，因熱痛者，作止不常，二者判若霄壤，尊恙痛勢有時，脈帶沉數，其為火鬱無疑，雖曰食蟹而得，然寒久成熱，火鬱於中，熱極似寒，厥冷於外，此始末傳變之道，先哲垂論，昭然可考，奈何執泥虛寒，漫投剛劑，是以火濟火，豈不難哉」！以四逆散加酒妙黃連，一劑而愈。

調經

茸城王公亮令愛，血枯經閉已年餘矣，大肉半脫，飲食減少，日晡寒熱，至夜半微汗而解，余診其脈，兩手細數，證屬難療，《素問》曰「二陽之病發心脾，有不得隱曲，女子不月」，夫心統各經之血，脾為諸陰之首，二陽為子母之藏，其氣恆相通也，病則二藏之氣乘濇，榮血無以資生，故地道之不行，由心脾之氣不充也，張潔古師弟首重《內經》，一以調榮培土為主，而薛新甫將逍遙、歸脾二方為用，使氣血旺而經自通，若不培補其源，反以消堅破硬，苦寒傷胃，通癸水為捷徑法門，殊不知愈攻則愈虛而愈閉矣，生生之源，從此剝削殆盡，直至風消息賁，雖有神丹，難為治矣，不信余言，專行通導，竟至不起。

大場張公享之內，年逾四旬，喪子慟悲，湧崩如泉，或用四物膠艾，或增棕、棉灰，毫不可遏，一醫頗明義理，謂陽生陰長，無陽則陰不能生，乃用補中益氣以調脾培本，勢雖稍緩，然數月以來，仍半月一崩，大如拳塊，徹夜不寐，胸膈脹滿，勢甚危殆，求余治之，面色青，唇爪失澤，四肢麻木，遍體痠痛，六脈芤虛，時或見濇，此病久生鬱，大虛挾寒之象，夫脾喜歌樂而惡憂思，喜温燥而惡寒涼，若投膠艾止濇之劑，則隧道壅塞，而鬱結作矣，若單用升柴提舉之法，則元氣衰耗，而生發無由也，乃以歸脾湯加益智、炮薑，大劑與服，四劑而勢稍緩，便能夜寐，胸膈頓寬，飲食增進，調理兩月，天癸始正，計前後服過人參十有六斤，若處寒素，去生遠矣。

攜李孝廉沈天生夫人，血崩不止，勢如湧泉，有謂血熱則行，血寒則止，用四物加芩柏等劑，兩晝夜不減，延家君往治，診其脈息安靜，全無火勢肌體清癯，查非壯實，知為脾胃氣虛，不能統攝陰血，苦寒雜進，反潛消陽氣，須用甘温之品，以囘生長之令，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阿膠、炮薑，大補脾元，升舉元陽，二劑而崩止，後調理漸安。

胎產

朱恩皇夫人坐孕七月，胎腫異常，喘急不能言，并不能臥者月餘，舉家驚惶，投藥甚亂，一醫議用人參、白朮以實脾，一醫改用商陸、葶藶以瀉肺，相去天淵，益增疑惑，就余决之，余曰「此證似危，脈幸洪滑，產前可保無虞，分娩之後，頗費周章，舍前兩治，不過一二劑便獲安枕矣」，座中訝出言之易，各言辨駁，余據理析之，曰「胃為清陽之海，肺為行氣之籥，故呼吸升降，根於丹田，清濁輸化，賴於化土，若平素高梁太過，則中州積熱，况胎孕內結，則相火有餘，至六七月以來，肺胃用事，胎孕漸大，故愈逼而火愈旺，湊逆於上，喘呼不臥，名曰子懸是也，若用參朮溫補，則肺氣壅塞，葶陸苦寒，則胃氣孤危，均致變證蜂起，非實實虛虛之謂乎」？疏方用蘇梗、桔梗、枳殼、腹皮各三錢，雲苓、陳皮、半夏各錢半，甘草五分，生姜三片，水煎服，一貼便能言，再劑則安臥，合門信為神丹，余曰「無歡也，胎前喘呼，藥石易療，恐臨盆在邇，其喘復生，雖靈丹在握，不能為也，須預備奇策，調護真元，不致臨產散渙，乃可萬全，不數日，產一子甚覺强健，越二月，喘果復作，驚慌無措，進飲食後，略減片時，此胃土虛而不能生金之象，以大劑參、朮、苓、草、五味、肉桂，數服乃安。

痒生陸長九內，係董文敏公之孫女也，懷孕三月，忽崩湧如泉，胎隨而脱，胸腹悶脹昏沈，發熱譫語，上視見鬼，面黑流涎，已三日矣，此皆瘀血灌滿胞中，上掩心包，故黑證畢現，治法須分先後，用肉桂、歸尾、澤蘭、香附、牛膝、紅花、元胡，煎成調失笑散，去其胞中垢穢，使不上升，繼以參、蓍、芎、歸、肉桂，取其傳送，庶或有救，如方脩服，神思稍清，遂覺痛陣連腰，恍如下墜，將鵝翎探喉中，一嘔而胞下，諸苦若失。

婁江祭酒吳梅村夫人，產後下痢，晝夜百餘次，不能安寢，用攻下通導，而後重轉增，延家君治之，斷為陰虛陽陷，用六味湯加肉桂，以保衰敗之陰，以補中湯加木香，以提下陷之氣，蓋新產榮衛空虛，陰陽殘弱，咸賴孤藏之力，生血生氣，以復後天資生之本，若既患下痢，則知元陽已虛，又投峻劑，必使真陰愈竭，惟舍通法而用塞法，易寒劑而用温劑，俾脾胃溫澤而魄門通暢，倉廩實而傳道運行，自然精微變化，清濁調和矣，可見胎前產後，所恃者，脾元也，所賴者，陽氣也，坤厚既旺，乾健自復，丹溪云「均以大補氣血為主，雖有雜病，以末治之」，誠者是言也。

龔姓婦產後病痙，口歪不語，角弓反張，時或稍愈，而頃之復作，諸醫皆用風治，余曰「肝為藏血之鄉，風水之司也，肝氣為風，氣血為水，水流則風息，而筋脈自舒，古人云治風先治血，信有謂矣，况新產後氣衰於表，血耗於裏，氣衰則腠理疏，而外風易襲，血衰則肝木枯，而內風易作，故血不榮筋，則角弓反張，風淫胃脈，則唇口引動，當用滋潤之品，內養肝血，直補其虛，少佐驅風之劑，同氣相求，使易以入，乃用四物湯去芍藥，加羌活、防風、獨活、鉤藤、酒炒荊芥，兩劑而愈，若以風藥治表，則風能燥血，辛散陽氣，適滋其困矣。

《張畹香醫話精華》

張畹香，紹興人，讀書時喜學醫博覽羣書，迨中年，有求診者，着手輒效，於是由親戚而遍及陌路，一時口碑載道，著有《醫病簡要》一書行世。

傷寒

香粉衖兪策兄，十一月渠店夥屠越兄邀診，身熱舌黃，喉乾舌乾齒浮，脈浮大，患經五六日，予知為陽明症，甫診畢，其家已延以傷寒名者至，爾時戚友趨擁入診，開小柴胡雜以消導，蓋此人祇有小柴胡、達原、小承氣，不論四時六氣，舌苔有無黃白，皆此，其新人耳目者，枳壳、枳實、麻子仁、大黃、滾痰丸、厚樸、神麯、五穀蟲、蔞仁，出入加減而已，予因言此屬陽明胃經，當用葛根湯，對曰「不特陽明，連太陽亦有於方末加葛根一錢五分」，予不覺噴飯，次日則用蔞仁、桔、壳，十二日病不去，乃邀予治，其陽明經仍在，不傳府，為疏葛根湯，兩劑身即涼。

會稽明府耿修翁乃弟，十一月水瀉痙厥，神呆不省人事，脈沉弦小，舌淨，身不熱，已服過消導多多，予謂此直中太陰，未罷而傳厥陰，用理中合人參吳茱萸湯，一劑水瀉止，痙厥神呆如故，次日再診，脈浮弦小，身熱有微汗，自由厥陰轉出少陽，當用小柴胡領邪外出，兩劑神清痙去，大便暢解，正七日云。

溫病

昌安街董，五月病温，五六日舌鮮紅呃逆，脈沉小弦數，神昏口舌燥，不飲水，予謂邪在血分，將發斑也，用玉女煎，石膏加至一兩，麥冬五錢，生根地一兩，犀角一錢五分磨冲，羚角三錢，複大青以託斑，柿蒂以除呃，兩劑斑出神清。

府橋泥水匠鍾大成，舌鮮紅，呃逆，脈洪數，面紅氣盛，是邪在心肺上焦，黃芩湯加大力、甘桔根、生地一兩，生石膏二兩，麥冬五錢，犀角、羚羊角、柿蒂，兩劑呃除身涼。

營橋丁發，頤大如馬刀，喉赤腫痛，舌黃厚，脈數大，說疫所謂疙瘩瘟也，病經十餘日，由於失下，普濟消毒以人中黃易甘草，加製大黃五錢，不應，加至八錢，大圊血而解。

教場沿高，病温多日，舌白薄，神昏迷，口不渴，脈伏小，予謂邪在上焦，將欲作汗，須領邪外出，黃芩湯加薄荷、大力、羚角、石膏、甘桔一劑，次日大汗，大渴，飲水無度，胸腹脹滿，小便不通，用白虎湯加瓜蔞皮一兩，帶皮茯苓一兩，一劑小溲如注而解。

范可齋，四月間，上焦温邪，用辛涼法，戰汗，體冷如冰，人不能支，又可所謂體厥也，診脈靜小，余囑其家勿驚擾，疏沙參、麥冬根、生地、花粉等，滋肺而愈，蓋書以汗後脈如蛇者死，若沉部似有似無亦當死，又云脈不為汗下減者死，上城隍廟道士，温邪舌黃，脈沉小無力，予謂明日當戰汗，脈太弱恐戰而不得汗也，次日果作戰，不汗而死。

大坊口趙，患温邪三日，其兩脚大痛，不能起立，予謂說疫中所云瓜瓤氳、疙瘩瘟、大頭瘟皆有方，又有極重者，謂之軟脚瘟，患必死，無方也，然予思總由腎水之虛，肝家血分之熱，用張石頑先生下焦肝痛方，加炒小茴香一錢五分，川楝子三錢，酒延胡一錢五分，於黃芩湯中，三劑後，足痛去，温邪亦漸瘥，嗣後無論男婦，遇軟脚瘟，用此法俱效。

凡温邪或暑濕，一見舌尖鮮紅，即為邪走心包，速須紫雪截其來路，如神至昏痙，多用亦難見效，宗滌翁郎似青，弱年時脈無神，予與劉友仙二兄深慮之，道光庚戌六月，患温四五日，辰刻診，予謂其戚王珠翁云「此症下午必入心包，紫雪香散恐不克當，不得已用人參湯送，遲則不救」，予以原料紫雪付之，不即服，黃昏痙厥大汗，起立無常，脈虛小，予覆以不治，殊不知珠翁之夫人為滌翁之妹，三月間患温邪，予以紫雪治愈，是年温邪犯心即危，見機早用或效，或問何以與又可法不同，予謂嘉慶年間，所謂任大黃者，用又可大劑承氣得效，以天運交，七赤八白，七赤屬大腸金，八白屬脾土，今則交九紫，火屬心，故邪亦走心包，即肝厥肝痛之多且甚者，亦由心火盛，盜其母氣，肝虛易於致病，鴉片烟之盛行，舒其肝鬱耳，明萬歷平間，閩人至京售一粒金丹，所稱阿芙蓉，即鶯粟漿也，惟任翁用又可法大發財，名為傷寒世家，其實真正傷寒，辨經別絡，恐難雪亮也，城鄉各鎮尤而效之，不過達原一飲，承氣一湯，複以消導逐穢，不分四時百病，概謂傷寒無論老幼强弱，均用此法，無論舌苔有無與黃白，無不攻消，於是人人知醫，個個插嘴，其術愈卑，其業愈賤，孔子云小道必有可觀，今則小之欲無，觀之沒有，故有志者遁而之他，萬不習醫而醫乃絕。

倉橋孔小山先生，乙丑冬季，年八十四，患風溫多日，身熱無汗，舌黑口齒燥甚，大便水瀉，脈洪大，是其本色，蓋高年未有脈不洪大為六陽者也，閱所服是葶藶、蘇子等瀉肺，雜以消導，致邪陷下焦，故不得汗，不得汗則身不得涼，今津液已涸，當救其陰，用黃芩湯複以增液湯，瀉止再以葳蕤湯，得汗身涼。

治一孩三歲，二月間辰刻，身熱嗜臥，呼喚不醒，至黃昏，惟聞喉間痰聲壅塞，水漿不入，予以馬勃一兩，以病起勃然，故用勃然而興之藥，碎為小塊，紗包鐵物壓煎，又以箸掉，以手揉，緣輕浮之物，不易煎汁耳，煎數大碗，將孩抱起，仰天灌一瓢，聞喉中聲尤響，逾時向地傾之，又灌又傾，二更後喉忽開，大叫乃醒，天明不出汗，身涼，竟不服藥，又治世姪范定甫甫週歲，三月患風溫，越五十日氣絕，委諸地尚温，又抱之，予診脈小數，虎口紋紫細，直透三關，舌黑燥，其祖母囑毋開方，以逢藥食必吐，絕食已一月，予問不食何以活，云見碗必欲飲，飲水耳，因思藥之如茶水者必不吐，於是以病久氣虛，用燕窩一兩以代元參、麥冬、羚角、竹葉，以代川連，黑穭豆皮一兩以代地黃，茯苓、通草以通小溲，皆無藥氣味者，恣飲之，三日舌黑為黃，溲通瀉差，再三日竟愈，食粥飯，至今抱子多多。

水溝營馮樸園姻兄，二月間在諸暨幕中，身熱咳喘，病如伏寒，路間又感風雨，至家則諸筋絡掣痛失紅，脈數弦，舌黃薄，是肺衛心營皆感，然營較衛為重，當先治其紅，用根生地一兩，麥冬、銀花、羚角、山茶花、絲瓜絡、元參、赤芍、丹桑，兩劑紅止，再以涼解衛分風熱，身涼而愈。

暑證

予六十九歲，七月十三日先嘔，腹響痛大瀉，瀉出如痰甚多，兩足麻木拘攣不能開，所貯來復丹、霹靂散、正氣丸，自覺於症不符，因記袁子才詩集患此，薛一瓢令服木瓜湯即愈，遂恣飲之漸愈，葉云扶虛進參附，張石頑先生云暑症誤藥，皆有救法，誤服附子為難解，曾見有下咽即死者，然予治會稽明府范公之封翁，八月間轉筋，用大順散、參、附、姜、桂，得效，大抵治病須辨別確切也，又表之汗不易徹，徹通也，曾見八月間患頭痛，頭如破，服各表藥無效，一朝大汗，即痙厥不治，是犯仲景之戒，蓋病屬伏暑上焦，當用薄荷、絲瓜葉、竹葉、淡豆豉、葱頭，以柴胡、葛根、羌活等殺之也，又見陰虛人，七月間服小柴胡三四劑，大汗如浴不救，城鄉醫者治暑，無不以小柴胡湯，每至久纏不已，即用法諸恙悉解，而引入少陽之賊，反寒熱不去，予仍用柴胡截之，反致人詰，詎知即仲景附子瀉心湯，治誤下結胸，內有大黃，喻氏治酒病仍用酒引，解鈴仍用繫鈴人也，予治吳又軒，在嘉興府內患上焦症，頭痛身熱，無汗口燥，海鹽廩生朱案云用吳氏條辨法，辛涼微苦，字句書法均妙，而藥乃甜杏、甘草、秦艽，與案不符，歸家予用葉法，應候乃解，又攻之便易溏瀉，蓋遵河間法，至七八日，自能溏瀉，為濕邪自化，可接用通溲藥，為開支河之法，予遇久患暑濕，六七十日，誤攻大便，似痢非痢，用葉法即得暢解，譬如羣小成聚，一見君子漸散也，又過清則支冷嘔惡，邪未化火，烏得不以羚角、川連清之，當中病即止，過劑則支冷嘔惡洞瀉為不治，予曾仿丹溪噤口痢法，以遼參入瀉心湯治嘔惡，以遼參入扶脾藥救洞瀉，往往無效，大抵遂參無真者耳，抑雖真亦不治耶？至誤服承氣，傷脾及胃作瀉，舌雪花不食，有用參、朮、炮薑得愈者，又治胡姓服承氣後大瀉，舌鮮紅脱液，口燥欲裂，為腎陰之傷，仿甘露法，二地、二冬、肉桂、茯苓、生米仁、滑石、石斛，瀉止津囘，又治富合盛伏暑，肓醫誤下瀉水，舌鮮紅，脈弦小促，呃從小腹起，響而緩，為傷及肝腎，覆以不治，其父下跪磕頭求救，予擬胡姓得效方，適肓醫又至，被留合商，彼診畢告予，謂食未淨，予曰烏知其有食，曰若食淨身當涼，不涼故知其未淨，予曰子食飯必有食，何以身不熱，彼所病者暑濕也，非食也，養人者食也，殺人者病也，子何以不治殺人之暑濕，而治養人之食，彼不能說，以呃逆為肝氣，開旋覆湯而散，嗚呼！醫若是，亦生人之大不幸也，然而臣門而如市也，則為不可解之事，嗣病家又邀一醫，以犀角地黃湯，下咽即死，亦一盲也，此二人若照醫門法律，當入無間地獄，又八月問治松林老慕師薛朴堂先生之孫，盲醫先生已有方，予不知也，診脈數，舌黑燥，口渴作瀉，身熱有汗，予案云「此屬伏暑，濕邪已化之候，而肺液胃津先涸，當增液通溲，若誤作挾熱下利，便非治暑濕法程」，用根生地、生白芍、麥冬、生米仁、生穀芽、地骨皮、益元散、通草等藥，朴堂並不知醫，以與彼之青麟丸、蔞仁、麻子仁、枳壳大異，因曰「天下醫祇一理，何冰炭若是」？請問攻瀉何意，以彼之不會立案也，彼云「急下存津，緣不早攻，故致舌黑，今攻之，或可救也」，又問夫子何為？予曰「予意在案，請觀案可也」，彼云「能開方何以不能說」，予曰「子所言是《傷寒論》，此所患是暑濕症，丹溪先生云，暑濕從無大便攻瀉之理，譬如刑名，案情罪輕重不等，豈皆殺耶？傳曰山有木，工則度之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，主人擇之可耳」，朴堂先生以予言為長，服予方四五劑即愈，又治西郭嘉餘典內一婦伏邪，誤服大黃致危，予以葉法，多日治愈，身涼能食，或食後傾囊吐出，吐後仍食，間數日又吐，予用仲景炮薑甘草湯，一劑即止，蓋炮薑三錢，炙甘四錢，以大黃之傷其胃也，又過燥則唇齒燥烈，燥藥以蒼朮為最，厚樸、半夏次之，川連苦以燥之，燥亦甚，米仁、滑石、茯苓，雖燥不裂，上焦症易於化燥，患久須重用根生地兩許多劑，救其津液，方可得汗通溲，予治三財殿前朱石翁，患伏暑，五六十日，不汗不涼，不食不便，用根生地兩許，佐以麥冬、元參，多劑始得汗得㾦，且大解而身涼能食，若遇陰津素虧之人，舌淨光潔者尤忌燥藥，蓋伏暑患在秋時，正當燥令，豈可過劑耶？又蒼朮本草謂其濬血，凡婦女經後，即遇水瀉，萬勿加用，用必液涸，雖大劑增液不可救，暑濕發㾦者多，夾風者亦發疹，須託疹，大力子、蟬退、晚蠶沙、木防己等類，予曾於六月間遇發斑者，大便必瀉，往往不治，當時不過一二人，並非沿門合境，則非瘟疫可知，至今尚未解其何故，暑症最忌指尖怕冷，其人陽氣必虛，最易洞瀉，用藥不可不慎，暑濕有化脹者，當遵《內經》脹起於上焦而甚於下焦者，當先治其下焦，而後治其上焦，治上焦麻黃湯，治下焦五苓散，然予試驗，當改云須始治其上焦，而終治其下焦，若用麻黃，必重用生石膏，為大青龍、越婢等法，以麻黃性溫，於暑未符也，此予之心得，治愈頗多，又治覆船山俞六十外年紀，伏暑化脹，已月餘不能行走，不能食用，張子和桂苓甘露飲二十餘劑愈，又富陽醫者馬姓，自述在軍營當差，受暑化脹年餘，自服《金匱》腎氣不效，慕名求治，予曰「《金匱》腎氣治腎脹，於病不符，暑脹在下焦，當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，所謂桂苓者，古法肉桂一錢五分，泡濃汁滲入茯苓片六錢，晒乾入煎為君，每劑如是始效耳」，乃揖謝曰「不差不差，合好合好」而去，未知其究竟愈否，第無論何脹，切須忌口，葷油麵食尤忌，鹹味可毋忌，然不可過鹹耳，又暑濕有夾瘡瘍者，治朱詠泉世姪，八月間患暑，而濕邪尤重，溏瀉，肛門患瘡，考金鑑云名鶴口疽，但治其濕瘡，當先愈，用生茅朮、生冬朮、猪苓、茯苓等，果瘡先結痴，而後身涼，伏暑有兩腿腫脹，浮大痠重，不便行走者，須用木防己、石膏、澤瀉、炙桑皮，桑皮須自於桑根上掘取，藥舖皆身上剝皮，非下焦藥，故無效，又滿身患暑濕爛瘡，用根生地兩許，羚角、連翹、川連、地骨皮、六一散、茯苓皮、晚蠶沙、木防己、澤瀉、通草、竹葉，不過十劑愈，余友某文理絕通，醫名亦有，其家中有患暑，久而未愈，邀治，診脈合症是上焦，予曰「治之某日必愈」，是逢每五日為一候之期也，用葉法，果至期解，嘆以為奇，殊不知渠確遵準繩治暑用六經法，葉案未經目也，故余集醫鍼一書，各病以一專長者為主，以眾說彙之，如傷寒以仲景六經法，遵柯韻伯說，諸温邪以河間法，遵張喻吳葉，論及吳氏條辨，肝胃陽虛遵東垣，肝胃陰虛遵丹溪，暑濕風溫遵葉氏，諸疝遵張子和儒門事親書，吐血遵繆氏廣筆記，古人各有專長，吾輩幸生古人之後，當統觀而效法之，若坐井觀天，曰天在是，天豈盡於是哉！

痢疾

錦鱗橋毛婦患痢，舌黃口渴，痛在濟上下，用脾痢法，杏仁、厚樸、枳壳、銀花炭、香連丸、陳皮，至第七日，脈沉實，用製軍、枳實攻之，詎病家申刻即睡，所議方，每於次日始服，第八日服下藥，則小腹大痛，予謂是轉入肝經，藥在病後也，再以當歸黃芩湯合金鈴子散，加柏子仁、炒小茴香，又七日乃愈，是先脾後肝也。

山陰吏書陳步雲，患痢多日，所服皆消導攻痢等藥，舌雪花，呃逆不食，脈兩尺獨大，餘弦小，此久痢傷及肝腎也，用熟地、龜板、歸、芍、阿膠，補其肝腎，薑、五味、炙甘、陳皮調其胃，以胃為腎之關，仿胃關煎法也，複以刀豆除其呃，十餘劑愈。

予祖基本江南，遷紹二百餘年，即居此，與劉姓為鄰，懷川世叔五六世交好也，患休息痢四載，日四五行，解出甚難，多轉矢氣，痢即隨出，如漿色紫，其休時糞如筆管，商治於予，予謂須春分前後治之，至期診脈弦滯大，予謂濕熱未淨，傷及氣分，用漢防己、焦茅朮、川連、茯苓、澤瀉，袪其濕熱，廣木香、縮砂、陳皮利其氣，文黨參一兩，以升麻一錢煎濃汁浸烘黨參，升補其氣，七帖其病如失，由是凡城鄉患休者，每約至春分，治愈頗多，又松林張年四十餘歲，患休息痢兩年，是傷及肝分者，用當歸黃芩湯合香連丸，加製香附、縮砂舒肝而愈，又松林薛四兄作官江西，患休息痢已兩載，秋時歸里，求治於予，予以治須春分，現恐湯藥不能效，當用丸緩治之法，用川連一兩，台烏藥一兩五錢，焦茅朮三兩，廣木香一兩五錢，澤瀉一兩五錢，淡黃芩一兩五錢，研末，米飲為丸，每服五錢，服七兩，餘痢亦愈，緣渠痢中夾紅，為濕之在肝者。

孕身患痢，治之極難，古人有五禁三審之法，三審者，審身之熱否？胎之動否？腰之痛否？一禁檳榔、厚朴破其氣，氣破胎下也，二禁製軍破其血，血破胎下也，三禁滑石、通草通其竅，竅通胎下也，四禁茯苓、澤瀉利其水，利水必傷陰，胎不保也，五禁人參、升麻兜塞其氣，痢愈滯，胎撞心也，法當涼血利氣，雞頭山周，七月孕身，患痢，皋埠諸醫無效，邀予，予以前法，二劑即愈，病家以方示諸醫，皆云非痢疾方，何以得愈，噫！正惟非痢疾方，乃所以治孕身之痢也，幼科周七香兄，其兩媳孕身，同時患痢，予以前法，皆兩劑愈，予友朱穀堂，寒士也，如君孕八個月患痢，雖不犯大黃、檳榔，然皆厚朴、枳壳、蔞仁、麻仁通套藥，並非遵古治孕痢法，黃昏邀余治，正在腰腹大痛，勢欲作產，穀堂手足無措，予診脈浮大而舌淨，今胎動一產，即母子皆傷，因憶景岳全書內有治孕痢欲產，用當歸補血法，用蜜炙綿蓍一兩，炒當歸三錢，炒糯米一合，幸藥鋪不遠，予為之搧火速煎，下咽逾時痛止，再診關尺尚大，恐五更乃產，令再一劑，五更服之，次日午刻穀堂至，稱醫為仙，五更果大痛，下咽痛止，以此方為妙，又服一劑矣，予謂中病即止，過劑即屬兜塞，此痢胎前不能愈矣，果產後大作水瀉，又邀予，予以痢為水瀉為將愈，毋須，診授以五苓散即愈。

大雲橋周二十三歲，其家前門緊對任氏後門，患痢，惡任氏專以攻奪，延姚姓治之，姚則不分肝脾，概以當歸、白芍、黃芩治之，治十日不愈，不得已邀任氏，以脾治法，又十日更甚，始邀予，時正九月初也，予診脈弦大，舌白浮，面灰色，喉痛口渴，其瀉出頗多，予以病在上焦，肺與大腸表裏，用肺分濕熱法，喉痛舌黑雖去，而痢總不愈，日邀治，治總不得其竅，一日病甚危，臥床少腹中有塊頂起，喜人以厚棉褥用力按住，而糞乃下且多，旁人告予其囊縮入少腹，此時房內聚集婦女，不避生人，予見床側有裝飾如新婦狀者，詢係何人，其母云係病者之續室，三月間娶，八日初六在店中病，初七日歸，初八日重，予日夜陪，予云初七夜，汝未必陪也，乃不答，於是知病不謹，故囊為縮入，用大熟地八錢，吳茱萸一錢，肉桂、五味、龜板、歸身、淮藥，二劑塊隱瀉大差，再以脾腎法而愈。

向橋朱述，患痢多日，服痢藥多劑不效，予診時聽腹中有响聲，詢响幾時起，述初起即有，予云痢無响聲，若一响痢即愈，此非痢也，其家以糞有五色詰予為非，予云「响者風也，凡腸風下血，風木乘脾，皆作响，此痛在臍上下，痛响即瀉症，名風木乘脾也」，以仲景建中湯，白芍五錢為君，當歸、桂枝、甘草、烏藥、木瓜、烏梅輔之，二劑痛瀉大差，三劑乃愈。

俗言吃不殺痢疾，張氏云「痢能食者，脾病胃不病，治之易愈耳，總須忌口」，《本草彙言》云「瀉病食鴨則成痢，痢食鴨為難治」，予治姚家埭方嫗，八月初患痢愈，囑勿食鴨，逾月誤食復痢，其家人囑再邀予，病者畏予笑其饕餮而止，遂不治，予見方書云，夏時少吃瓜果，秋時可免痢，後遇酷暑，飯前後過食西瓜，致成似痢非痢，解出急滯不爽，糞如鴿蛋色紅，日六七行，諸藥不效，患至兩年，嗣以茅朮、川連、歸、芍、烏藥、澤瀉、廣木香、砂仁，米飲為丸，服七兩而愈，忌口半載。

瘄子

瘄子皆風感肺分，葉天士先生云「即屬風感肺分，與發疹治法一樣耳，當按四時法治之」，在冬令發瘄，當用冬温法，夏時用暑風法，秋時用秋燥法，春時用風温法，則當用辛涼法甘寒法，薄荷、連翹、炒大力子、桔梗、生甘草、杏仁、麥冬、石膏、知母、玉竹、沙參、細生地、象貝、橘紅、金銀花酒、黃芩、冬桑葉，或大便作瀉加淡滲法，則生米仁、茯苓，又炒銀花最妙，或火盛則羚角、犀角、丹皮、焦梔子，或用葦莖湯、白虎湯，夏秋用，冬春斷不可用，桂枝、白虎、竹葉石膏湯，或又加蔗漿、梨皮，各因其輕重而用之，又有入心營，則犀角地黃湯，加紫雪，或至寶丹，大抵初起大便水瀉者，不必服藥，大便燥結不通，謂之悶瘄最危，俗法用西湖柳，性熱，《溫病條辨》大忌之也，至棉絲線、櫻桃核，不知出於何書，兒科用之可笑也。道光癸卯間，五月考時，考客患瘄，兒科用桂枝，無不鼻衂，予用辛涼合甘寒，無不即愈，而竟不用西湖柳，可見葉法不誤人，又若初見怕冷，加荊芥亦可，有寒邪故可用，余每風白蔻壳以軀壳病，故用壳藥去壳寒也，若初起作嘔，大力子易於作嘔，用之嘔更甚，然《內經》在上者因而越之，風痰嘔出，瘄疹出透矣，何妙如之，若怕其嘔，加白蔻仁八分，即不嘔，又本草大便瀉者，大力子禁用，以大力子能作瀉也，然瘄子出瀉者，不藥可愈，愈瀉愈妙，又瘄後水瀉，亦不碍，用甘寒複以淡滲，加銀花炭最妙，誤用溫熱及參朮必危，最怕吐血。

經產

毛姓一婦孕八個月，霜降後患伏暑，黃昏寒熱，似瘧非瘧，無物不嘔，是上中焦症，其陽之不通，以禁用滑石故也，然日用厚朴、藿梗，更多醫，嘔總不除，後予以喻氏進退法，一劑嘔止，即告辭，以極於上者，必反於下，一產即為棘手，病家再三囑治，用安胎清暑法，不彌月而產，產後母子均吉，惟惡露點滴則無，予思病經一月，今欲求其血，是迫飢民而徵斂也，理當加本求利，於是以丹參八錢，當歸三錢，川芎二錢，再加沙苑子一兩，以代地黃，經血大至，服十劑惡露已淨，黃昏寒熱又作，予謂是極於下必反於上也，用薄荷、滑石，辛涼解肺而愈。

世交張魯封六兄，醫學高明，凡戚友中病至棘手，延至立法即愈，一媛尚在室，患温邪多日不愈，邀治，舌黑燥，神呆，脈滯大，予認為邪入心包，當用犀角、地黃，魯翁對以業已服過，或劑輕之故，再議以大劑不應，予又診細問工婦，病中曾經走經否，對以十餘日，上至服主人藥，予知其必不用醫通法也，於是以舌黑為津液之涸，腎水之乾，耳聾者，水不上升也，神昏者，精不上交於心也，兩腿不能自移，衣服著肌肉即大叫痛者，為血分之虧也，用吳氏《溫病條辨》下焦篇中復脈湯加減，內大熟地用至八錢，炙甘草用至六錢，魯翁嫌手筆太重，予謂「其書謂甘草不應加至一兩，曾經得效多人」，竟用之，一劑即知，魯翁竟以此湯日進，不過十餘日全愈，予即以《溫病條辨》轉贈，緣此書京城所刻，吳鞠通與世伯胡水雲先生交好，今下黿胡心亭明府水雲先生之令嗣也，蒙其屢次下贈，今寧波有翻刻者，後晤魯翁云「曾以大定風珠治血崩得效」，此媛適陽嘉龍孫寶號，七月間患暑濕，致小產經血不下，魯翁自診後，又邀予，魯翁此次手筆亦不輕，當歸用至七錢，予謂「究屬性溫，不如易以丹參一兩，且產由暑熱逼下，須用涼劑，若不以涼，即熱入血室矣」，加以丹皮、梔子、六一散、木通等，竟霍然。

《姚龍光醫話精華》

姚龍光（晏如），丹徒人，幼從庭訓，專心制藝，繼抱怯症，為時醫留難，乃矢志習醫，閱書既廣，求理亦深，疑難雜症莫不應手見效，亦出類拔萃之才也。

溫病

趙少希，余至好也，其太夫人賢德知大體，治家勤謹，夏間忽患温症，一發寒熱，則抽掣難堪，通身疼痛，頭痛如錐，心中煩躁，不飢不渴不便，舌本深紫無苔，右脈弦數無力，左脉弦數有力，余曰「邪之中人，乘虛而入，如水之就下也，此症由陰虛之體，受時令温邪，深入陰之血分，故一發則心肝兩臟，為邪所傷，因見煩躁抽掣，寒熱往來，脈象弦數等脈症，《温熱經緯》中論此症最為詳明，余因按法施治，用鮮生地五錢，麥冬二錢，元參心三錢，青蒿三錢，赤茯苓一錢半，銀花二錢，連翹三錢，山梔仁三錢，酒炒白芍三錢，甘草五分，當歸五分，竹葉捲心者八片，蓮子心八分，連進四帖，寒熱抽掣，身痛俱止，舌苔漸生，惟懊憹心跳，體軟，咳嗽痰多，脈象柔和，是陰分温邪已退，見脾虛痰泛之象，適吾發舊患，不能出門，乃請吾鄉推許之王某名醫繼吾診治，見吾前方，頗不滿意，云「時氣之病，焉有開首便養陰而用血分藥者」，改用涼膈散去硝黃，連服四帖，愈覺疲困，值少翁由店囘來，因邀予往診，其脈仍如前，余曰「不妨，此脾虛較前稍甚耳」，用六君子湯加厚朴八分，緩以調理，不難全愈，此時少希二妹亦病四日，服王君方亦四帖，王君在余前一刻診視，尚云病將退矣，較母病輕甚，一二日便可全愈，余俟其去而入房診視，見病者勉强坐起，訝其躁擾不安，有類陰躁，面色夭白，兩顴皆紅，身亢熱，四日未得一汗，唇與舌本皆白而無血色，上有薄苔，焦枯板貼肉上，問夜能睡否？曰「日夜煩躁，兩夜不能瞑目矣」，兩脈沈細而數，一息約十二三至，出房私謂其兄曰「令妹之病，法在不治，其變即在早暮，陽越於外，故身熱無汗，煩躁不寐，陽越於上，故舌白苔焦，顴紅面夭，脈數至十餘，是陽越而陰竭矣，凡陽虛之體，誤服涼藥，多致孤陽脱出，而飛越於巔頂之上，與肌膚之外反顯熱象，而變動極速，此為不治之症矣，王名醫見令堂哼喊不安，故云病重，見令妹安睡無聲，故云病退，此智者千慮之一失乎，越一日，僵臥如尸，又一日，寂然而逝，此女心性和平，見地明達，調停家事，實阿母之良佐也，早二三年夏間患瘧，間日一發，市醫為治月餘罔效，後挽予診，服藥二三劑便愈，愈後便止藥，藥止便又發，發即服藥而愈，如此又遷延月餘，適少希囘來，訪問病情，并屢止屢發之故，余曰「令妹之瘧與時瘧不同，時瘧多由痰食積滯所致，令妹實由脾陽不足，故瘧來寒多熱少，先由手足冷起，無頭疼身痛口渴便秘等症，惟面色痿黃，身倦肢軟，惡食汗少，脈來濡弱，加之前醫多用尅伐之劑，脾氣傷而又傷，余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錢，溫補脾陽，故服二三劑便愈，然瘧雖愈而虛未能囘，故藥一止則病復至矣，若連服十餘劑，虛氣亦囘，便不再發，少希因日煎一劑與服，連服八日，果不再發，為開丸方調理，二年無病，是年死於七月，因斷丸藥半年，初病時又服苦寒藥，致真陽飛越，陰火焚身，可哀也夫！

痢疾

趙少翁之表嫂解姓，孤苦零丁，無所依靠，常住趙府，其人寡言語，慎舉止，樸實勤勞，得少翁令堂之憐愛，秋初患白痢，裏急後重，小腹瘀痛異常，冷汗淋漓，初意志在必死，誓不服藥，數日後求死不得，痛又難忍，故聽予診治，其脈沈微，似無似有，面青神憊，汗多惡寒肢厥，均屬陰盛陽微之象，乃用熟附片五錢，白朮五錢，炙甘草三錢，炮姜一錢，肉桂二錢，酒白芍三錢，青皮一錢，木香八分，二帖而愈，予問趙府曰「此陰寒之疾，今驟得此，當必有故」，答曰「表嫂刻刻求死，日飲冷水，食冷飯，吃冷粥，夜臥當風，不覆厚被，不穿棉衣，已有年餘，前日初病時，自喜曰可以死矣，與諸人永別矣，至痛極難捱，始肯診耳，予聞之不勝愴然，逾二年又病紅白痢，服藿香正氣散六劑未愈，聞余囘里，急迎為治，六脈俱弦數，兩尺尤有力，唇紅口渴，腹痛下墜，余曰「前次乃病寒，此次乃病熱也」，用酒炒黃連二錢，酒炒黃苓二錢，酒炒白芍三錢，青皮六分，香附六分，柴胡四分，亦二劑而愈。

結胸

宦治桐，性誠篤，工寫真，長媳王氏，秋季患温症，因有孕七月，未敢服藥，延至七日，病勢危篤，來懇予診，詢知惡熱七日，曾未一汗，面紅有光，胸悶躁擾，詁妄叫喊，人事間或清醒，大小便俱閉，嘔噦連聲，滴水不能入喉，診其脈兩寸洪滑，兩關尺弦數，舌本深紫，潮滑無苔，合脈症參之，定屬温病，然口不渴，舌潮滑，滴水不能入喉，則又何也，就此推測而知，此為溫病之水結胸，如傷寒水結胸之病也，但傷寒由於寒而誤治，此由於熱而自成，水氣因熱上升，填塞胸膈，故舌潤而洪滑之脈見於兩寸也，上竅為水氣所閉，則下竅亦閉，如壺內貯茶，大口蓋緊，小口即點滴不出，故便溺俱無也，水氣上沖，氣亦上逆，故嘔噦不止而水難下喉，心為水逼，神明無主，故人事不清，且面紅為溫，有光為水，但瀉水之藥，均能損胎，雖有故無隕，亦無隕也，然與流俗難言之，故婉言辭謝，囑請高明，乃桐翁再三相懇，又邀王炳南為作說客，為用葶藶子三錢，杏仁泥三錢，枳殼一錢半，法半夏二錢，大黃三錢，芒硝三錢，水煎與服，因囑之曰「此方皆損胎之藥，然有病則病當之，於胎無傷也，若胎氣未動，則病去胎存，最為妙事，若胎氣已動，則胎病俱去，亦屬無傷，若不服藥，則胎去病存，人必不保，此方毋輕示人，恐聽人言而自誤也」，藥煎出一碗，竟能緩緩服下，無一滴嘔出，事亦奇矣，歷一時餘，腹中大痛，其翁復來問治，余曰「上焦開發，氣下行矣，無害也」，又歷時許，痛定安寢至天明，小便下行甚多，大便又下行多水，果汗出津津，身倦欲臥，病大退矣，反致眾口沸騰，謠諑四起，吾聞之，因不再診，後醫治不中竅，餘邪未淨，逾年餘轉別症而殁，冬月生子，亦未能存，此病後失於清理，安胎之未得法耳。

昏厥

余咽親蔣伯渠之姪女，年二十八，秋間病寒熱，市醫為之表散，二劑而愈，隔二日，天將明時，忽來叩門而速予往，予至則病者神識昏迷，已如尸寢，據云三更時，一覽煩悶，便目閉神昏氣絕，片刻則醒，醒片刻又絕，半夜已氣絕五次，診其脈六部俱無，面色一團黑滯，舌苔穢濁而厚，此本伏邪因受感而見寒熱，一為表散便解，其伏邪猶未動也，然是即藥線也，為今夜發病之兆矣，其穢濁有形之邪，伏藏既久，蓄勢必緊，如地雷火發，勢之暴烈，難以言喻，故一發則上犯心肺，五臟皆邪氣瀰滿，焉得不神昏竅閉，如尸寢乎？但邪在胸膈，難用下奪之法，令急刺其四末，透風泄邪，另用黃連等極苦極辛之劑，以清降上焦，俾濁邪下行，神氣稍清，然後再按法正治，刺後即連灌煎藥兩劑，果神氣稍轉，明日復診，脈仍未出，病仍如舊，乃倣達原飲方，用川厚朴三錢，蒼朮三錢，草果仁打碎後下一錢，枳殼二錢，川黃連一錢五分，黃芩二錢，大黃五錢，芒硝四錢，木香一錢，水煎與服，週時始得大解，糞如爛醬，臭惡不堪，人事始清，但下後惡寒戰慄，床帳動搖，舉家忙亂，予初聞之，亦頗驚駭，以下後復作寒戰，古人謂為犯忌，在下後三戒之內，繼而自悟曰「此病與傷寒大承氣症有別，承氣症邪熱燥糞結於腸胃，一下則熱清結解，不當再見表症，若再見寒熱，非認病不真，下之不當，即正虛而成壞症，故下後忌此也，此病乃伏邪為患，穢濁污垢之氣，蓄之既久，非獨臟腑間邪氣積滿，即經絡中邪氣亦皆充斥，臟腑窒塞之時，氣機壅閉，經絡之邪，無可發泄，故病雖極重，而無寒熱頭痛症也，今大便一行，腑氣稍通，經絡之邪，始得外發，此刻既有大寒，寒後定有大熱，熱後定有大汗通身，外邪皆可因之解散，實此症之幸事也，大熱大汗，汗直至足，果如所言，是日即未服藥，第四日復診，脈則浮弱而數，不甚受按，面上黑滯未退，肢體軟弱，心煩腹痛，溺仍未清，舌苔仍垢腻，舌本深紫，此邪氣尚重也，原方加大腹皮三錢與服，至三更，行大便甚多，仍臭惡不可近，第五日腹診，各症俱減，面色稍轉，脈反實大數而有力，舌苔厚腐浮起，知其積滯已動，乘勢利導，不難掃除盡淨也，原方減去芒硝二錢，再與服一劑，服說連行大便兩次，幾有半桶，舌苔退盡，脈來弱小，人事安妥，亦能稍食薄粥，前此數日，粒米未能入口也，但神虛體弱，終日欲寐，惡聞響聲，知邪去正虛，為制健脾利氣之方，加以飲食調理月餘，始能起床，兩月始能健旺，其受病之深，發病之重，不多見也，若非體壯年輕，何可望其生全哉！

關格

陳道生，忠厚人也，與其父皆以好義見稱，數年淹蹇，事多掣肘，患關格症，服藥數十劑，病勢日重，予自鄂囘，聞其病而往視之，見其面色痿黃，飲食入腹即吐，午食至戌則出，暮食至早則出，所吐皆酸腐宿食，絕無新食一粒，兼有痰涎甚多，大便十餘日一次，有如馬糞，小便赤濇，診其脈，兩關滑大而遲，重按無力，餘部均不應指，前所服藥，類皆苦寒一派，余曰「此非真關格也，乃胃氣虛弱，運化失職，陰霾之氣，晦塞三脘，痰水涎沫，填滿胃中，飲食入胃，為痰涎所裹，不能運化精微，時久則味變酸腐，為胃所惡，新食芳香，為胃所喜，故新食一入，則宿食去而新食留，且胃失健運，其渣滓無由下達大腸，津水無由滲入膀胱，故大便艱，小便濇，勢所必然，若用理中以振胃陽，用重藥以鎮胃氣，脾陽一復，便可挽囘，乃用潞黨參五錢，白朮五錢，附子三錢，乾二錢，炙甘草一錢五分，以補脾陽，煎出另用赤石脂細末五錢，以鎮胃氣，方出，市醫竊議曰「大便已艱極，再服此補濇之藥，大便當不通矣」，余囑令煎服，毋為人言所惑也，服三劑，果便溺通利，服六劑，果便瀉痰水，日十餘次，食粥不吐，惟硬物不能食，兩關脈已斂，寸尺俱起，但濡弱耳，余曰「可望生矣，胃中陰邪由大便下行，其勢最順，然濁邪一去，則寥闊空虛，有如新造之區，故硬物不能消受，其先大便結硬，愈服苦寒下劑則愈窒，今服補濇之劑，則反下泄者，是脾陽己囘，胃氣已復，中下焦陰霾之氣，痰水之積，皆無地可容，盤踞不得，如紅日一昇，羣魔避舍，有此氣勢，此所以用補濇藥而大便反瀉之理也，若再服十餘劑，將空洞填滿，胃復升降，脾復健運，便復其常矣，詎料其妻進紅靈丹與服，又請王名醫診治，視為濕痰，用三仁、五苓等湯，不十日壞症復見，兩月而逝，死後家徒四壁，子不克家，律以天道，誠茫茫矣，豈可問哉！

水氣

西碼喬梓閣王接庵二令媳，年二十餘，四月患病，直致九月初間，歷易名手數輩，百治莫效，奄奄一息，已豫備凶器，余在孫府，再三敦請，至其家，有張君潤之陪余診視，告余曰「初病發寒熱，間日一次，欬而微喘，身疼頭眩運，飲食漸減，肢體軟弱，心中動悸，所服方藥甚雜，如建中湯、桂枝湯、桂枝加龍骨牡蠣湯，而養陰平肝之方，不可記憶，漸至身瞤動，手足搐搦，粒米不進，心跳神憊，臥不能起，如弱症矣」，余進內診脉，搐搦無定，其夫執持手膊，任余診之，脉則似有似無，陽微實甚，面色白而微黃，舌苔薄白而潤有水氣，體瘦如柴，皮膚尚潤，寒熱均在支干陰日，逢陽日則稍安，亦可略進米飲，余商曰「此極重水氣病也，傷寒曰『心下有水氣，乾嘔，，發熱而咳』，又曰『咳而微喘，發熱不渴』，又曰『其人仍發熱，心下悸，頭眩，身瞤動，振欲辦地者，皆水病也』，此症俱見矣，水氣入經絡，故搐搦振顫，水氣凌心，故動悸頭眩時久，又為藥誤，故陽氣衰微，神疲倦怠，得支干之陽以助之則安，得支干之陰以刦之則重，是本體陽微，求助於天時之陽氣也，若補陽驅水，尚可救治」，請張潤翁執筆，為開真武湯加細辛一錢與服，竟日有起色，得獲全愈，其功全在張君，張君本泰州名秀才，醫理亦精，此次非辨症不實，乃因名手之見，均不相合，不得獨行其志，及聞予言，方贊其成，勸主家毋為人言所惑，故得病愈生全，皆皆張君潤翁之力也，其雅量不超人一等乎？

虛熱

堂嫂嚴氏，燮和四叔夫人也，病寒熱往來，大便難，小便赤，喉痛噁心，不欲食，煩躁，請王佩廷先生來診，方用藿香正氣散加減，內有厚朴八分，服訖面紅氣急，喉痛煩躁有加，因更請名手王十七診視，力詆前方燥熱之誤，用銀翹散加黃芩、寒水石等，連服四劑，面愈赤，氣愈急，心煩躁擾，愈不能耐，且兼呃逆，闔宅惶恐，適予由西碼囘，急往視之，診得兩寸脈浮數無力，兩關脈滑大而緩，兩尺脈沉滑，時寒時熱，身未得汗，頭頸間有汗出，頭如裹，身重不能轉側，神迷欲寐，便閉溺濇，口苦不渴，舌苔油黃滑膩而滿布，胸悶腹滿，予曰「據脈症參之，種種皆屬太陰寒濕，中焦之滯，下焦氣鬱，而心陽上浮，此內有真寒，而外顯假熱之象，見未精者，每為所惑而誤治傷生，王佩箭用藥甚當，但厚朴等分兩太輕，不能宣化寒濕，使心火下降，反助心陽之勢以上升，故反見熱象，王十七則不知辨症，不知憑脈，膠執成見，漫議前醫，妄用寒涼，致擁者愈擁，升者愈升，寒濕結於中，心陽化火而上迫，故煩躁面赤愈甚，胃氣不能下降，必與心火上逆，故氣急呃逆愈加，如煤火然，以水由爐底澆上，則浮火上升一二尺許，即此理也，為用川厚朴三錢，蒼朮、茯苓、陳皮、澤瀉各二錢，草菓仁、黃芩、知母、枳實各一錢半，滑石五錢，生甘草、黃連、姜汁炒，各五分，車前草一株，服一劑熱象全退，轉見寒象，連進八劑，始便通飲食漸進，月餘始能健旺，其胞弟嚴桂齡受業於先君，與余同窓三載，因清晨空腹，為姊吹喉藥傳染，病症如一而輕，不信予言，延一前輩而有時名者診治，生死倚之，前輩逕用寒涼而不知返，漸至粒米不進，小便不通，面赤氣喘，躁擾不安，日夜不寐，兩月餘，舌黑如墨，潤滑光亮如鏡，恣飲梨汁、蔗漿，致脾陽全敗，龍雷陰火上升，舌苔由黑而燥而裂，燥裂之下，尚有潮氣，其氣急神揚，刻不能耐，叫喊之聲，四鄰皆震，目赤直視，心內火焚，苦楚萬端，令人不忍聞見也，又越二日而卒，由起病至死，共三月餘，此病由寒濕而化熱而化火，直至上升巔頂，陰陽脫離，津液耗盡，始得神亡而逝，閱時既久，受苦最深，吾見病此死者甚多，余故誌之，以告天下，凡病家醫家皆當以此為炯戒云。

腹痮

王炳南，通命理訓蒙，秋初病瘧，僅發兩次，用俗傳截瘧法止住，吾曰「邪未退而截住，定有後患」，十日後腹脹而痛，身倦怠，飲食減，尚不為意，一月後支持不住，邀余診治，其脈兩寸部滑弱，兩關部弦，兩尺部弦勁搏指而緩，腹中疼，小腹硬如鐵石而冷，小便清利，大便滯，用補中益氣湯與服，兩帖寸脈稍起，餘仍如故，余思陰邪結於至陰之處，非温不開，非下不去，乃用附子三錢，乾姜、小茴香、吳茱萸各一錢，肉桂、當歸各一錢半，川椒鹽炒八分，大黃酒製三錢，為一劑與服，一帖大便暢行一次，腹內稍寬，三帖後，一夜大下二十餘次，色晦臭惡，如魚腸狀，人不能近，彼甚恐，黎明來召余，急往診其脈，六部微弱而平靜，問小腹如何？云小腹已温煖而軟，痛亦止，余曰「脈平邪退，愈矣，何恐為」，適余有西碼之行，彼食松菌湯麵，肢體浮腫，服朱醫補劑，兩日喘滿不安，余囘而向予零弟，余曰「無傷也」，令服防己黃芪湯，二帖腫消喘定，日向安好。

瘧疾

許家村有老婦陸姓，年近六旬，秋間病感，愈醫愈劇，迓予為治，寒熱日發一次，午前發寒，二更始退，胸悶腹滿，氣逆心煩，夜不成寐，終日迷困，粒米不進，二便皆通，診得左脉弦弱，右脉滑大而空，三五一停，日輕夜重，舉家忙亂，已備辦棺衾矣，閱其前方，多瘧門例藥，因告之曰「脉却不佳，然為藥所誤，脾胃大傷，氣尚未絕，急和胃補脾，猶可救治，以六君子湯加肉果仁、益智仁、撫芎、桔梗為劑，連服兩帖，熱退能寐，知飢欲食。

堂兄壽山之姨姪女，年十九歲，夏季患瘧，午初發寒，當即轉熱，二更始退，發寒熱時，心中煩躁懊憹，便不能支，其苦楚情狀，自己亦形容不出，面赤氣急，身微有汗，大便如常，小便色赤，兩手脈俱弦數，惟左寸獨滑如豆，數而有力，舌色鮮紅，上有淡薄白苔，余思此症，惟心中獨苦楚難受，脈惟左寸猶滑數如豆，是乃邪氣攻心而成心瘧也，夫邪由四面而攻心藏，幸初年輕病，心血未虛，心氣未餒，時時與邪相攻擊，而邪氣猶未敢遽來相逼，袛四面圍繞而已，如賊人圍城，城中兵精餉足，未敢邀來薄擊，僅能遠遠圍困，而城中防範維嚴，日無寧晷，勢難安枕，故瘧症一來，則心中苦楚萬端，職事故耳，然此亦難恃也，孤城坐守，外無救援，餉耗力疲，勢難持久，若一旦潰散，其禍便不可測，故宜及早圖之，因用蜀漆三錢，為衝鋒陷陣之將，直破賊壘而解其圍，使兵民將帥潰圍而出，故以為君，用生地、連心麥冬、元參心、當歸、酸棗仁，以養心氣而厚其兵力，使賊邪不戰而自潰，故以為佐使，但服訖，瘧來時當更加劇，須忍耐兩時之久，則自愈矣，此藥服下，果如所言，是日瘧退甚早，汗亦出透，從此便愈，即令勿藥而安。

肝火

陳道生，江西人，兩淮侯補也，其尊翁輪閣老先生，辦鎮江洋務多年，忠厚和平，春初仙逝，遺愛在人，吾鄉每津津樂道焉，道翁夫人冬月病感，醫治十餘日，病勢劇甚，殷春台為之介紹，而迓予為治，其時病經半月，申酉潮熱，天明不汗而退，通夜不能瞑目，心中悶脹煩躁，大便未得一通，小便赤濇，頭左大痛如裂，五心乾熱，汗未一出，粒米不進，口亦不渴，神氣虛羸，面色青薄，舌色鮮紅，舌尖如竹刺，搔破隱見血痕，舌根有黃苔，左手關尺脈弦數搏指，右手虛數，視前所服藥，均辛燥重劑，余曰「肝火旺極，陰血傷極，若不急養陰血，速清肝熱，恐火燃血耗，將見亡陰之象矣，以青蒿三錢，鱉甲五錢，鮮生地搗汁二兩，麥冬、元參各五錢，酒白芍三錢，生甘草、蓮心各一錢，水煎和汁與服，一帖安臥兩時之久。

失眠

越河圩王益之長媳，徐耀庭之姪女也，亦吾表兄夏德生之親戚，秋初患痢，治愈後而夜不成寐，近處名手遍請診治，而病轉危篤，擬勿藥而待斃矣，忽聞吾名，托夏德兄為之介紹，敦懇再三，予往診時，目不交睫者，已近三月，口不能食者，已有月餘，家人勉以鷄肚濃湯勸進，强咽數口，反覺脹悶，所最雖堪者，抽搐驚恐兩事，一經大抽大搐，震動跳躍，則氣絕僵臥，靜待片刻便甦，日夜抽厥，共二十餘次，其驚恐則如在刀劍叢中，即數人挾持擁護，膽亦不能稍壯，頭眩運不能坐起，二便俱通，身無寒熱，但面色通赤，肌未消瘦，中心煩熱多汗，腹脇脹悶，經水久閉，其舌本深紫無苔，而光亮如鏡，其脈則左寸關弦小而沈，右寸關濡弱，兩尺部滑大滿指，重按有力，視前所服藥，惟治痢用木香、檳榔之類，餘皆滋陰平肝養血斂神之劑，數醫一轍，約服七八十帖，故病勢當此極耳，病者有小叔王壽祿亦學中人，予因與之論病，曰「令嫂痢症，本肝經血痢，服木香、檳榔等氣分之藥，邪在血分者，反深藏不現，故痢止而不能寐矣，人寐則魂藏於肝，肝有伏邪，是魂之舍為邪所居，魂無窟宅之所，陰陽不能相抱，以致夜不成寐，與心脾血虛，神魂飄蕩之不寐症，逈不相侔，此時若為清理血分，使邪外散，數劑便愈，乃醫者反用辛涼補濇之劑，而血為之凝，痰為之滯，肝膽之氣，壅塞不通，肝主筋，筋攣則抽搐大作，肝心兩臟，木火相連，肝邪上逆，則心竅閉而氣絕僵臥，胆府清淨，則氣壯心安，胆為邪據，則氣餒心怯，而驚恐特甚，木來尅土，而痰又滯脾，故腹脇脹大，飲食不思，得鷄肚之湯而反不適，肝脾壅滯，升降失職，腎水不能上潮，致心陽獨亢於上，故面赤煩熱，心如火燒，方書云舌光如鏡，胃陰將亡，但亡陰之舌色必嫩紅而滑，此色之深紫，血之瘀也，其亮如鏡，痰之光也，非熱非虛，故肌膚未消，脉亦不數，且尺部滑大有力，顯是有形之痰血，伏積於下焦肝胆之部，今二便尚通，脈未大壞，胃氣尚存，猶可為也」，王壽翁以予言為是，因立方用柴胡、滑石各五錢，桃仁四錢，大貝母醋炒，五靈脂、半夏、鹽煑水姜黃各三錢，枳殼、桑白皮、陳皮、丹皮、茜根、山梔仁各二錢，生甘草一錢，為煎劑，另製當歸龍薈丸八錢，分兩次服，煎劑只服一帖，兩日乃大便暢行，每日兩次，所下痰積瘀滯甚多，經水亦通，夜能安寢更許，抽搐止，驚恐愈，人漸向安，煎方服十帖，脉亦大起，尺部漸平，此冬月下旬事也，病家因喪事延緩，至今正復診，人已虛甚，脈尚未靜，為用甘溫補益之藥為君，以利氣清邪為佐，服數帖後，週身發瘡，飲食漸加，精神漸旺，令仍以前方調理，似可無慮矣。

帶下

耿壁翁夫人，年四旬，自頗知醫，春初患病，歷夏徂冬，疊經名手醫治，即孟河費馬諸名家，亦皆親往就診，服藥百餘劑，病日加重，冬月下旬，已囘家待斃矣，後聞吾名而來就治，曰「始祇食少體倦，腹脹溺濇，白帶時下，現白帶如注，小便極難，努掙許久，祇有點滴，渾濁如膏，小腹墮痛，幾欲自盡，腹不知飢，口不能食，每日早晨神氣稍清，至午則疲憊不能動作，醫藥備嘗，百無一應，吾已耳知不起，而罪實難受，不如早去為妙，請診視而示我死期耳，吾見其肌消氣弱，目鈍無神，診其脈六部俱微，惟兩尺略滑，余曰「病久神傷，因誤治而致此，幸脈症相符，非死候也」，彼曰「吾不畏死，先生母誑我」，余曰「我非行道者流，不求名不求利，欲賺爾何為，貴恙本脾虛濕重，故溺濇腹脹，醫見小便不利，為用五苓利濕，詎知脾陽不健，濕氣壅遏，愈服淡滲之劑，脾陽愈傷，壅遏愈甚，濁氣下流，清氣亦因之下陷，醫雖屢更，藥仍一轍，故愈治而病愈重也，又或因飲食日減，肢體倦怠，認為脾虛，用參、朮等味，詎知脾濕已重，參朮不能補脾，反來助濕，是脾愈困而濕愈生，腹脹便秘，惡食愈甚也，今清氣下陷，濁氣下壅，痰濕下流，故白物淫淫而下，小便艱濇墜痛，中虛而有阻滯，則心腎不交，故不寐肢冷，先為升清化濁，後為交通心腎，須至木氣得令，春温升發之時，方得全愈，用川厚朴、枳壳、陳皮、半夏、牡蠣、苦參、破故紙、升麻、柴胡、柏樹東行根皮、煆白螺螄壳煎服，連進六劑，果墜痛減，小便通，為易方常服，又開丸方補心腎，令間日服至三月，果愈。

產後

殷春台夫人，產後失調，遷延年餘，服藥罔效，時時畏寒，欬嗽痰清，肢體倦怠，夜不欲寐，口不欲食，神疲不離枕席，時吐白沫，胸中悶塞，經水久閉，診其脉兩寸弦緊博指，兩尺俱微弱，舌本淡紫，苔白厚而乾，余曰「此上實下虛之候也，上實者，脾中之痰濕，擁於上焦，下虛者，陰中之真陽，虛於下焦，惟下焦真陽不足，不能蒸水上潮，肺氣無權，脾濕又將竅遂阻塞，故舌乾而白沫時吐，血不能生，氣不能利，故經閉而倦怠也，為用丸劑清上，膏劑補下，以白朮、炙草、枳殼、橘紅、貝母、桑白皮等，水泛丸，食後服之，以肉蓯蓉、枸𣏌、杜仲、鹿角膠、鹿角霜等熬膏，空心服之，一月餘，頗見安好，忽又延畢醫診視，服滋陰降火，兩帖反覺沉困，因仍服吾之丸劑膏劑，八月餘，經水始通，諸症皆瘳。

《張希白醫話精華》

張希白（仁錫），青浦人，後遷嘉善，作寓公焉，以儒術行醫，精于診切，著有《痢症彙參》、《四言藥性奪錦瑣言》、《醫說》等，會紅羊亂起，不克壽棗。

傷寒

余表弟媳，冬月患惡寒，頭痛如破，腰痛如折，周身骨節痠痛，怕冷異常，舌無苔，脈緊而細，五日絕不發熱，詢知平日飲食甚微，即夏月不離複衣，余曰「此正太陽寒傷營症，與張石頑治陸氏病無異，想因素體虛寒，不能發熱，從來治法，未有正發汗之理，爰以景岳大温中飲，去熟地、麻黃、肉桂，加桂枝，一劑而寒罷，再劑而熱作，復診從石頑，用補中益氣加熟附，數服而諸恙霍然，因知古人醫案，皆足為後學法守，業醫者奈何多口頭滑過。

溫熱

丁家柵朱姓，年四旬外，平昔氣陰本虧，三月初得風溫症，醫投辛涼疎解之劑頗應，越旬餘，身熱復作，乍輕乍重，體倦神煩，醫因其原虛，改用滋陰藥十,餘帖，身熱更熾，昏憒日出，時余適往其地，伊友見而招之，診得脈形沉數，謂其友曰「體雖虛而邪未達，張介賓云『陽邪獨亢，陰氣不至，而虛中有熱者』，殆即是退也歟？因留犀角地黃湯加黃芩、麥冬一方，半月後，始知此方連服三劑，諸症漸症。

程姓子，病溫熱旬餘，身熱不退，舌黑生刺，鼻如烟煤，神志昏亂，手足微厥，六脈沉細，此必承氣症，而誤服白虎也，白虎無破結之能，徒戕胃氣，反鬱其陽，致令脈道不利，腑熱壅閉難解，遂與大承氣，連進兩劑，大便得通，下後脈見浮數，余謂家人曰「邪達於表，汗將大至」，連煎白虎加人參湯灌之，覆杯，果汗至如雨。

一木作李姓，身熱漸和，而神識昏昏如醉，脈沉數有力，舌赤無苔，頻喜出口餂至鼻尖上下，或口角左右，欲索刀以自去勢，與之言，初則似清，繼乃昏亂，歷治多人，皆嘆為異，余曰「此邪熱傷及心營之重候也，不必疑其症，但以脈舌憑之，即可得其治法，《傷寒舌鑑》中所謂紅餂舌者，大率類此」，爰宗其意，用黃連解毒湯加生地、雲苓、連喬、燈心等味，連投二帖，病機稍退，漸次向安。

斑症

朱里蔣友，病經數日，煩躁面赤，身雖燥熱，時發畏寒，語言如狂，舌苔焦灰，醫進白虎加味，心中痞悶，腹大痛，一日夜下利清穀十餘次，醫改用五苓加滑石、車前，連服兩帖，面之赤者變為青矣，下利雖似稍緩，而手足漸冷，氣息微續，家人驚惶無措，聞余返掉，急來邀治，按脈浮大不鼓，謂其家人曰「寒邪錮結，勢欲發斑，但元陽大虛，深慮正不勝邪，若非峻補托散，則邪陷日深，必致危殆，仿大温中例，用大熟地、潞黨、冬朮、當歸、炙草、柴胡、葛根、煨姜，服後汗出如雨，遍體赤斑始透，痞悶畏寒泄瀉等恙皆除，仍以原方去柴葛再服，明日余欲囘善，授以理陰煎加參朮。

丙午初夏，朱蒼山身有微熱，面白神呆，口渴喜飲，語類鄭聲，腰腹間有淡紅色如斑狀者，約百餘點，醫用葛根、柴胡、牛旁、杏仁、蟬衣、赤芍等味，連進四帖，而病不增不減，伊兄兼山，就余商之，余曰「證因作强太過，而又感冒微邪，邪乘虛入，伏於少陰，亟宜填補真陰，略加透邪，可免許多周折，不爾，非特邪無出路，真陽不能潜藏，勢必釀成格陽重候。

痰

陳某，四旬外，素無疾病，忽一日遍體刺痛，痛甚，身寒而戰，戰罷則熱，熱退無汗，是夜必夢其亡友，大哭而醒，或十日一發，或五日一發，于今三年矣，咸疑為祟，百計祈禱，終歸無濟，同居有馮姓者，勸伊來寓求治，診其脈沈滑而實，此李士材所謂痰飲之疴也，馮問有崇否？余謂崇豈能為病，實病似崇耳，用滌痰丸不應，改用礞石滾痰丸，每服三錢，連進四日，得下稠痰數十次，此症遂不發。

徽友汪永年子，四月下旬，頭疼惡寒，臥榻不起，定屬伏邪內發，醫因壯熱不解，便與發汗，見有赤斑，驟用寒冷，寒冷不已，繼以攻下，正氣轉傷，邪熱結而身汗如油，唇燥舌黑，神識皆昏，切其脈皆不應指，想素體本有濕痰，又得邪熱鬱蒸，胃中津血悉變為痰，氣為之阻滯，脈道因是不通，脈症細參，當從痰治，遂用黃連、胆星、枳實、菖蒲、竹𤃉、半夏、陳皮等味，一劑而神識清，再劑而大便得下，後即以此方加減，服數劑，而漸瘳。

血症

西塘伍姓，年二十餘歲，體壯力强，初夏鼻衄如湧，勢殊危篤，三日來，芩、連、知、柏鮮不備嘗，余診時見其面白息微，脈形虛弱，身冷如氷，鼻中猶涓涓不絕，余以為此氣虛不能攝血，定非火症，若不急進溫補，恐去生不遠，正古人所謂有形之血不能即生，無形之氣所當急固者也，用黃芪二兩，黨參、炙草各五錢，熟附三錢，煎濃汁頻服之，衂逐止，繼以四君子加歸芍，服數劑而安，越月新埭吳秀成亦患鼻衂，旬餘矣，遍求方藥無效，時余初遊善地，尚未著名，以許衡如荐就診于余，余曰「是非錯經妄行，乃陰虛格陽之重候也，宜益火之源，以消陰翳，庶幾有濟」，用六味地黃湯加肉桂、淮膝，服兩劑而衂止。

錢湘吟，於冬月血溢上竅，勢若湧泉，其尊甫急遣人來邀，其脈數大而弦，余曰「此症朱丹溪所謂陽盛陰虛，有升無降者也，用大生地、炒蘇子、炙龜板、焦山梔、連喬、茜草根、炮姜、杏仁、藕節、童便，連進三劑止，唯漸加欬嗽，湘吟頗有憂色，余慰之曰「陰分本虧，血又大去，是虛火上炎，嬌臟受熾，而嗽作矣，陰復則嗽自止」，用熟地、沙參、麥冬、淮膝、川貝、雲苓、龜板、花粉、白芍等味，服數帖而嗽亦除，越月北上，途中不便煎劑，遂以此方加減合丸。

衛姓婦，年四旬外，經來腹痛，淋𤃉十餘日，忽然大崩，有塊色紫，或以血熱妄行，用生地、川連、黃芩、地榆、丹皮等藥不應，或為氣虛不能攝血，用補中益氣湯，又不應，余診之脈得浮大，肝為風臟，陰不蓄陽，肝風妄動，非溫補何以熄風，因以人參、生地、阿膠、𣏌子、杜仲、蓯蓉、麥冬、歸身、石斛、白芍、肉桂，連服兩劑而止。自後即以此方加減，調理半月，面色精神皆能如舊，按崩中症，凡屬風者有二因，此內風也，而外風乘虛內襲，鼓蕩血海，亦有是症，不可不辨。

腫

松江徐君令郎，十四歲，風邪入肺化火，欬逆多痰，往來寒熱，醫進辛温疏解不效，繼因足腫，從濕熱治，大投黃連等劑，亦屬無功，漸漸頭面肢體皆腫，陰囊極大，其色光亮，小溲全無，身熱欬嗆，有進無退，用分利之劑，醫見無效，皆辭難治，因延余診，予思經云肺熱如火燎，又云上焦不治，水溢高源，可知其熱在肺，肺熱則失其下降之令，不能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，水因聚于皮膚，用麥冬在耑清肺氣，琥珀、淡竹葉、通草，下達膀胱，加白梗米以培其母，兩劑遂愈。

新篁沈某，來萬就診，氣粗色白，腹如釜，囊如汁，腿如柱，脈形沉弱不振，正屬氣虛下陷之疴，而用牛膝、車前等味，可以愈服而氣愈陷矣，清陽不能升，濁陰焉得降，因用調中益氣湯，去木香，加附子，甫兩劑，腫去其半，後仍以此方加減，調理半月而病除。

痢疾

張香岩令堂，深秋得下痢，暖中陣痛，肛門重墜，延至初冬，臥床不起，形容憔悴，飲食漸少，微有寒熱，治病諸方幾乎遍嘗，香岩轉懇秋堂邀余，診其脈沉遲而滯，余曰「鬱怒傷肝，思慮傷脾，證屬肝脾兩傷，原不可與濕熱下痢同治，蓋木陷土中，土木為仇，轉輸條達，兩失其職，胃中糟粕，不能運化，遂滲入大腸而下，即金匱所謂氣利也」，用逍遙散加香附、砂仁，連服三劑，病衰其半，再以原方去香附、薄荷、砂仁，加參、地、柏子仁、遠志等味，數劑而安。

庚戌季秋，閔松坡以產後下痢症見招，據述前數日，驟起腹痛，所下如魚腦，或如煉膠，晝夜凡五六十次，昨產一男，敗血不下，而痢如故，余以生化湯加味與之，明晨復診，惡露雖通，而下利仍多，見其頭面及四肢微腫，口不渴，唇不焦，脈形細軟無神，因謂松坡曰「中焦陽氣本虧，又傷生冷，因之升降違常，陰寒獨結，飲食所生之津液，不能四布，而反下陷，不進溫補，則陰氣日長，陽氣日消，將如大地羣芳，有秋冬而無春夏，其能生機勃勃乎？以附子理中湯大劑與服，服後兩時許，腹如雷鳴，陡下敗血斗許，仍用原方加當歸、川芎，兩劑後，惡露漸少，痢亦頓止，調理數日，康復如舊。

小便

婁署慕友李君，患小便數而多，且有時不禁，色白體羸，邀余診之，按其脈大無神，陽虛也，升少降多，法宜補火，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，加桂、附，明日署中，有宗姓者，亦患是症，脈虛數，色亦淡白，余謂氣為水母，水不能蓄，以氣不能固也，為投補中益氣，各服數劑，症皆霍然。

淋症

顧次香，患血淋，兩月餘矣，每溲便必先凜寒，形瘦食減，自服滋腎養營之劑不效，醫以為若不通利州都，則濕熱從何而去，因用生地、萆薢、木通、石葦、車前等味，病反增劇，最後索治於余，診其脈沉細而弱，兩尺為甚，問其色則瘀晦無光，不鮮不紫，余曰「此膀胱虛寒，陽不化陰之候」，用《金匱》腎氣丸，每服三錢，以黨參、當歸、血餘灰、製丹參作湯送下，連進數劑而痊，丹溪謂諸淋皆忌補，此說余不敢深信。

胎產

孫春洲令媳，懷麟九月，忽下紅積，色甚晦瘀，日夜百有餘次，小溲全無，胸膈煩悶，腹中急痛，腰痠後重，且胎氣不和，諸醫以為此症，升之不可，降之不能，頗難用藥，不得已，邀余診治，余謂春洲曰「脈浮，舌苔白滑，定屬風邪乘人營分，證雖危殆，尚可療也，用防風炭、炒荊芥、薄荷梗、桔梗、枳殼、當歸、查炭、小生地、荷葉梗，午後煎服，至夜半遍體微汗，腹痛稍緩，痢亦大減，因即原方去薄荷梗、查炭，連服二劑，痛止痢除，能進稀粥，再以人參、白朮、淡芩、生地炭、阿膠等味，調理數日，而起居如故，踰月始舉一雄。

丙午秋夜，都人來叩戶，云作日午刻，內人生一男，身體頗安，飲食亦不減，忽於今日酉刻，連叫數聲，遂發狂怒，大言罵人，因問其惡露有否？曰「甫產頗多，今尚未止」，又問其頭上有汗否？曰「無」，老人思索良久曰「是殆胎前所聚之痰飲，未得與瘀齊下耳」，彼懇用藥，爰以半夏、胆星、橘紅、石菖蒲、旋覆、雲神，即前輩所新謂六神湯者授之，明晨其夫來，曰「三更服藥，睡至黎明始醒，病遂失也」。

一婦坐草後兩日，惡寒發熱，以輕劑疏解，遂汗至如雨，越日汗收食進，毫無所苦，醫議停藥，豈知三日夜，頃刻間，腹中緩緩作痛，大便溏泄數次，神志不安，自云熱極渴極，苦難言狀，脈應細而數，余至已二鼓後，病家急於用藥，將欲下咽，索其方，乃去瘀生新，皆產後之通套，余曰「此脫陽也，證屬少陰無疑」，遂以熟附、炮薑、炙草、炒白芍、人尿、胆汁為劑，服完即睡，醒來熱渴頓除，後以四君子去朮，加桂枝、歸、芍、懷膝、牡蠣，二帖而痊。

《魏筱泉醫話精華》

魏從泉（樹春），興化人，博覽醫書，不拘跡象，而於疑難雜病，能自別出機杼，人競稱之，著有鶴山書屋筆記，未傳。

傷寒

江北鹽阜一帶，地近海濱，居民感濕素重，若或受風寒，每發寒熱如瘧，兩胯間必結核腫痛，或腹亦痛，俗呼為發寒濕，實即方書所謂類傷寒之一種，壬子春，阜甯李輔忠知事邀予診病，予留阜時，該處以症乞治者，日有數人，用柴胡桂枝湯合五苓加味，以散寒利濕，服之無不立效，考四方水土不同，所患之病亦各異，如江北之類傷寒，及江南之軟脚病，皆其明證，此近今西醫所以有易地療養之說也。

溫病

表姪季景江温病愈後，頑痰填塞心竅，瘖不能言，用密陀僧一錢，研細末，茶清調服，入口即能言，去秋兒子宏焱治輿夫某甲，因觀劇廟中，小台忽倒，幾被壓傷，致驚氣入心，亦瘖不能言，仍服前方而愈，按密陀僧一物，能鎮驚祛痰，凡病痰迷心竅及驚氣入心，致瘖不能言者，服此無不立效。

東門外木商黃姓，溫病誤表，不得汗，邪熱鬱於肌表血分，周身遍發錦斑，繼起膿泡，破流膿水，燥煩大渴，舌乾紅無津，咽痛便秘，脈見洪數，此名陽毒，予進化斑湯合犀角地黃湯，加竹葉煎服，服二帖，諸症均減，膿泡亦漸次收斂，再加蔞皮三錢，大便亦通，繼用養陰調理之品，未旬日而愈，查此症患者甚少，先嚴百泉公臨症數十年，僅見陽毒一次，予年六十餘，亦始治黃姓陽毒病，此雖不經見之症，然治之稍不如法，輒有生命之虞，可不慎諸。

霍亂

北門外黃姓，陽霍亂誤服熱劑，周身遍發錦斑，其大如錢，疎密不一，煩渴，利下臭惡，舌黑無津，脈伏，肢不溫，其家謂病將不治，而病者必欲邀予一診，予倣陽症誤服熱藥發斑例，用化斑湯合竹葉石膏湯，加清絡之品，服二帖，諸症悉平，斑亦退盡，予以霍亂發斑一症甚少，故特表而出之。

瘧

癸丑冬，予應京師沈雨人侍郎之聘，為其公子診病，道經白下時，有甯人張姓者，瘧以日作，不熱而但寒，已發數次，時醫以治瘧套方治之，不效，乃乞予為擬一方，予謂此症由其人陽氣素虛，夏間又貪涼食冷過度，致陰氣益盛而陽氣益虛，故瘧來但寒不熱，而牝瘧以成，當用柴胡桂薑湯，服一帖，瘧即止，再服醒脾化濕之劑數帖，而氣體復原。

泰縣黃某，丁巳春，瘧後失調，邪入肝經，挾瘀血痰濕，結塊脇下，是屬瘧母，前由其友人介紹來絕，予令服鱉甲煎丸，陳皮湯下，彼不慣服丸，請改與湯藥，乃用石頑老人治瘧母方，即柴胡、鱉甲、桃仁、三稜、莪朮，俱用醋製，合二陳湯，加砂𦸅衣、防己等味，以疎通血絡，兼祛痰濕，服數帖，瘧母全消而氣體健强逾昔，予以此方治瘧母，較鱉甲煎丸等方，見功尤速，特濡筆而記之。

秦郵章書甫之夫人，患瘧，經月不止，瘧來熱多寒少，心煩作噦，口乾渴飲，脈弦且數，此症由陰氣先傷，陽氣獨發，名曰癉瘧，予用陳修園氏治瘧二方，即柴胡、粉草、茯苓、白朮、橘皮、鰲甲、首烏、當歸、知母、靈仙，服兩帖，瘧即未作，繼進清熱養陰之品，調理而痊，此後凡傷陰瘧病，用此法無不應驗。

黃疸

先嚴百泉公，為秦郵趙雙湖先生之入室弟子，醫學精深，宅心仁厚，曾傳治疸驗方一則，凡濕鬱發黃，濕邪彌漫三焦，胸脘悶塞難堪者，用加減宣清導濁湯治之，無不奏効云，方用赤苓、豬苓、杏仁、苡仁、茵陳、滑石、寒水石，庚戌仲冬，丹徒李雨孫，患黃疸病，其見症與上述相同，延醫與藥無效，乃乞予為之診治，予即用前方加川貝、鬱金、通草、澤瀉等味，以滲濕邪，兼利氣分，服不過數帖，胸次已舒，小水暢利，黃亦盡退，旋身體强健如初，爰述此方，以補方書治法所未及，而為海內患斯病者之一助。

頭痛

六合洋貨業劉某，病頭痛數年，前器或清肝熄風，或養陰滋腎，均不應，其岳父柳某素信予，促其來興就診，予疑其語法備嘗，何以不效，乃詢以曾患花柳症末未？伊云「未病前一月，曾在秦郵宿一妓，此妓係患梅毒新愈者」，予曰「病根基于此也，即用金鑑結毒紫金丹，加銀花、粉草、苡仁、木瓜、滴乳石煎服，以敗毒止痛，服後痛即大減，後為擬一丸，令其囘里調養，伊叩謝而去。

予壻洪靜山，秋間燥邪上擾，清竅為之不利，頭痛耳鳴，目赤口苦，彼以微疾不敢來瀆予，先延他醫診治，服清肝熄風藥不應，乃乞予為調理，予用吳氏治燥邪化火，清竅不利之翹荷湯，加菊花、夏枯草、苦丁茶，服二帖，其病即痊，此昔人所謂治病必先歲氣，無伐天和者也。

怔忡

阜甯縣署幕僚張君，因案牘煩勞，心營有損，怔忡不寐，自汗健忘，深以為苦，先延西醫診治，西醫謂為心藏血脈亢進，令服藥水數瓶，而卒無效，乃託其友人某，轉懇予為之調治，予用天王補心丹，以養心血為主，服藥僅一月而諸症悉除，是則中西醫之藥力，對於見症，但視施治之得當與否，固無從軒輊也。

臌脹

甯國李雲門太守，患少腹脹大，肢體盡腫，兩脇刺痛，吐痰多至盈碗，凡理氣行水之藥，均遍嘗不效，羣醫以此病難治，皆相率辭去，其幕僚趙君與予善，因薦予往診，予思昔賢論腫脹之因，有氣血寒熱痰濕蟲積之不同，若腫脹腹大，而又脇痛吐瘀者，其為血臌無疑，予即用歸尾、桃紅、乳、没、旋覆、鬱金之屬，以通絡消瘀，服兩帖，瘀止痛平，仍依前法增損，再服十餘帖，而腫脹盡消，夫醫者臨症，能辨明病因，則施治自可獲效，如辨因不確，則藥不中病，未見有能治愈者，如李太守血臌之類是也。

疝

西城趙某，秋季因受外邪，引動疝氣舊患，寒熱似瘧，右睪墜大，牽引少腹而痛，凡解表及治疝之藥，均遍嘗不效，特遠道求診於予，予用柴桂各半湯，加川楝、茴木香、吳萸，以和解少陽，兼散寒行氣，服二帖，寒熱即退，疝痛亦輕，再服補中益氣湯加味，而疝全除，按前方見《溫病條辨》，凡寒熱似瘧，而又疝痛者，用此無不應驗，是不可以不記。

二便

寶應華少臣夫人，產後清濁混淆，大小便易位而出，病名交腸，言大小腸交之謂也，其家以新產體虛，不便出外就診，特遣人詢方於予，予用五苓散，令每服三錢，溫酒調下，使清濁分利，則二便自可如常，後月餘致禮來謝矣。

丹徒楊雲甫，便秘帶血，脱肛腫痛，已歷年餘，時作時止，前醫不知為大腸蘊熱，而謂為氣虛下陷，誤進補中益氣湯，而脱肛腫痛益甚，乃求治於予，予用黃連解毒湯加槐花、柏葉，腫痛脱肛均愈，再進五仁法，而大便如常，此後遂永不復發。

產後

丙辰夏，予往臨川，寓友人陳韞山處，其甥婦患病重，以予年老，不敢勞遠行，即延兒子宏焱往診，旋歸以病狀及方治告予，謂產後發熱逾旬，少腹微痛，前醫用解表及補血之藥，而熱皆不減，乃詢以產後病行多少，瘀者云瘀行甚少，其為停痰發熱可知，當與以枳實芍藥散加澤蘭、丹參、桃紅、青皮等味，以行瘀清熱，兼止其痛，不卜服後果能獲效否？予曰「凡產後惡露未淨，而致發熱者，服消瘀藥無不立解，此症效可必矣」，次日又延復診，詢之果熱減痛平，即依此法調理而瘥。